



聖誕之書

廣學會出版

謝頌羔編

聖
誕
之
書

廣學會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再版

聖誕之書

每冊紙面國幣九角
硬紙面一元八角
(寄費另加)

編輯者 謝頌羔

出版者兼 廣學會
上海法租界
陸院路一二八號

昆明發行所 雲南昆明北門街七十八號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版權所有▼

SELECTED STORIES FOR CHRISTMAS

By

Z. K. Zia, M. A.

Second Edition

Price: { Paper cover .90
Board cover 1.80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40

Kunming Depot: 78 Pei Men Kai, Kunming, Yunnan

聖誕之書

謝頌羔編

(一九三七)

三二六面

紙面九角
硬紙面一元八角

關於聖誕的故事，要找一本比『聖誕之夢』，『第四博士』，『荷都麥克非根的聖誕』，『聖誕的禮物』，『聖誕樹和婚禮』，『冬天的樂園』，『小孩和老人』，『馬奇的禮物』，『聖誕老人』，及『聖誕樹的傳說』，又有趣，又有意義的，恐不易有吧！再想像這樣的譯筆生動，辭藻美麗的聖誕故事，更是鳳毛麟角。敢說本書兼而有之，本書將上面的十個故事合訂一冊，使讀者便於欣賞各大作家之最精采的聖誕故事，誠是一本不可不備的書。

Selected Stories for Christmas, edited by Z. K. Zia

(1937)

326 pp.

Paper cover .90

Board cover 1.80

An excellent selection of Christmas stories, ten in all, that will be popular with many readers. The stories in this selection are by well known writers:

“A Christmas Carol” by Dickens

“The Other Wise Man” by Henry Van Dyke

“The Christmas Gift for a Child” by Stephen Leacock

“The Gift of Christmas” by O. Henry

“The Christmas Tree and the Wedding” by Fioder M. Dostoyevsky

“The Legend of the Christmas Rose” by Selma Lagerlof

“Children and the Old Folk” by Ivan Cankar

“The Gift of the Magi” by O. Henry

“The Legend of Santa Claus”

“The Legend of the Christmas Tree”

“Teacher Jensen”

In translating, much of the original style and beauty of the stories has been kept.

(82,000)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	初版	1500本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	再版	1000本

序

這集中有十篇聖誕故事，內中有一篇聖誕老人的傳說是創作外，其餘的大都是西洋名著。這些故事雖然起源於西洋，但是對於聖誕的精神是不分中外，前後一貫的。聖誕的精神是甚麼？我們可以說是愛，是送禮物，是和平，是互助，是同情於平民。

我在以往十多年中所搜集的就是這十篇故事，先後編入各書裏面，如今匯集在這一冊中，並且適在廣學會五十週紀念期中出版，幸何如之。

這本聖誕之書是獻給我中華民國的平民，作爲我們聖誕節時微小的貢獻。

主僕

謝頌羔，於上海廣學會九樓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八日

聖誕之書

目錄

聖誕之夢·····	一
第四博士·····	一一一
荷都麥克菲根的聖誕·····	一七五
聖誕的禮物·····	一八三
聖誕樹和婚禮·····	一九九
冬天的樂園·····	二二〇
小孩和老人·····	二五七
馬奇的禮物·····	二六五

聖誕老人的傳說·····	二八一
聖誕樹的傳說·····	二九一
姜生夫子·····	二九七
關於聖誕老人的古傳·····	三二三—三二六

聖誕之書

聖誕之夢

(A Christmas Carol)

Charles Dickens

一

馬雷的死期已經過去好久了。當他死的信息傳出來之後，首先由牧師在報告單上簽過字，後來替他辦喪的執事們和地方官都也簽了字；就是史可治，那張紙單上面也已有了他自己所簽過的名字，證明馬雷是的確已經死了。

馬雷生前原和史可治合夥開了一爿商店，因為他們彼此的脾胃十分相合，所以史可治就是馬雷生前唯一的朋友；當馬雷

死了以後，史可治自然也就是他的獨一底執紼的人了。

現在我們大家都須當明白一件事，這就是馬雷是果真的死了，決沒有一點可疑，因為他的死一定不會有什麼『冒名頂替』的事的。

『馬雷和史可治，』這就是他們合開的那爿商店獨一的招牌，馬雷現在雖然死了，並且是永不會再來這座店裏，但那塊老的招牌，卻還是仍舊的懸着。這事在史可治固一點不放在心上，他也並不是要表明記念老朋友的心腸，但遇着有人來找馬雷的時候，史可治卻總是毫不遲疑的去招呼，因此，老的顧客們就不會失落了。

史可治是怎樣的一個人呢？若是不要攙什麼客氣，就可以

老老實實地說他是一個有罪的人。他是那樣的自私自利，竟絲毫不會替別人打算一點。任憑你怎樣哀求、乞憐、訴苦，別要希望能打動他那永遠冰硬的心。他的外貌，無論是誰見了，也要不高興的。人家見了一個兩頰瘦削，嘴唇薄而泛藍色，滿面乾皺得像一顆胡桃樣式的這副容顏，定會聯想到那深山裏的千年猴精出現，而自認爲倒楣的。他走起路來，更不會討人歡喜，他是永不活潑，只這樣像機械般的動作。並且，他的衣帽是十分的敝壞和齷齪，無論怎樣的天氣，他總不會對他的衣服上有什麼大更動。這也足以表明他那不畏寒暑的特性了。他對於風、雨、霜、雪、和一切的自然風景，都漠不關心；什麼花、草、樹木，在他都沒有欣賞的必要。那無數的乞丐，從來沒有

從他的手中得過一點賞賜；也從來沒有一個小孩到他那裏問過時刻；並且，從來沒有一個男人或女人在他面前這樣問過：『先生，請告訴我，到某地的路程從那道去？』其實，他原是歡喜這樣，甘心度他的孤寂生活罷了。

這一天，——是聖誕節的前一天，老史可治在他的店中十分忙碌。那時天氣是十分的寒冷，並且陰沉沉地沒有一些陽光，行人們都用兩足加力底擊着地面，並時時縮緊了他們的頸項，想必是可以因此得着些暖意啊。這是已將近黃昏的時候了，街上更覺得陰森昏黑。史可治自己坐在他的帳房裏，可以看見他的那個正在小屋中謄寫信札和帳目的書記。他自己的火爐裏原已很少火焰，至於那個可憐的書記，就更形冷淡了；因為那

隻敝舊的小火爐裏，僅僅有一小塊煤炭，並且是已經燼過了小半了。但是煤炭桶卻緊緊地收在史可治的房裏，那縮頭縮頸凍得快僵的書記，寧可凍死，也不敢想到那裏去拿一點煤塊。倘使他竟要這樣嘗試一下，那麼，那嚴酷而難堪的呵斥就要從他那位東家口中發出了：『喂！請不要取煤，若是定要煤塊烘火，請你回家去罷！』

『伯父。恭賀聖誕！』忽然這種聲音在店門首發現。這是史可治的一個姪兒，特地恭恭敬敬站在門外向史可治道賀。史可治只冷冷地一瞥。就開口說道：『這是什麼一回事？』恭賀「聖誕」，哼！竟是些胡說罷了！

『哦！聖誕怎麼是「胡說」呀！這恐怕是你老人家誤會了

罷？」姪兒只這樣溫柔地說。史可治索性板起面孔，大聲說道：「哈！我誤會了！聖誕有什麼快樂？——我們這樣的苦惱，有什麼恭賀的理由？」

「你有什麼理由在聖誕日不快樂呢？你已經是很富足了，伯父。」姪兒只溫柔地問。

「去，去，去守你的聖誕，我只守我的好了。」史可治覺得無話可說地勉強這樣支吾着。

「哈哈！你守什麼聖誕啊，只這樣苦惱地忙碌着，伯父？」姪兒不禁好笑地說。

「去！去！你怎能干涉我的事！有快樂，你自己去尋取罷了！」史可治已經發怒，這樣呵叱着說。姪兒見了這樣的勢派

，知道他那伯父的頑固性很深，徒然觸怒他，反無益處，就緩地解說道：『請勿生氣，伯父。』他更覺十分婉轉和藹地說：『雖然在聖誕節，沒有人給了我一袋金銀，或贈我一筐珠寶。但是，聖誕節日卻給普世人以最大的快樂，這是真的。……在這一天，大家都要樂善好施，和一切貧苦的人表同情；彼此歡喜……況且聖誕節的來源是十分聖潔的（指救主誕生事——譯者，）所以我們應當在今天都要謹慎的守着，彼此祝福喲！』他說的時候，書記頻頻點頭。表示贊許的意思；聽到後來，竟忘記了東家在旁，不覺拍手。但立刻覺得這樣是惹犯了東家，隨即俯下頭去，做他自己的事。但這實在是已經遲了，史可治已經看見，就厲聲說：『你瘋了麼？你若是贊助他的話，你可

以快些回家去享受聖誕的快樂，我的店裏並不缺少你哩！」又回頭看着他的姪兒，說道：「你的口才很佳妙，但你何以不到議院去？」姪兒見史可治已經十分生氣，自己也覺得再無什麼話可說了。就陳述他的來意，說：「實在抱歉，因為我已經惹動伯父發惱；但請聽我說，……明天請到舍下午茶，務必不要推卻！」史可治如同沒有聽見的一般，只用一種冷淡而含奸意的態度問他的姪兒：「我問你，你爲什麼要結婚？」

「結婚？我結婚只是爲愛情……」姪兒詫異着的回答。

「哼？原是這樣的！」史可治不等他的姪兒說完，就這樣截斷了說，並且冷笑不止，好像他的姪兒結婚這件事在他看來是十分的奇異，而又荒唐得比聖誕節更加厲害的一般。

「伯父何以竟這樣薄情！我現在已有了家室，你爲什麼總不到我那裏去？」姪兒已經用過十二分忍耐的功夫說出這句質問的話。

「再會！」史可治只直截了當地說。

「我們原沒有什麼過不去，阿……？」

「再會！」

「好，我們再會，快樂的聖誕！伯父，恭賀！……快樂！

……」

「再會！」

姪兒被他一頓拒絕，是再也站不住腳了。史可治眼看姪兒走得遠了，就開始和書記談起聖誕的事來。書記是十二分的謹

慎，用盡了方法去避免他那東家的怒焰，但到底不能合着史可治的意見，所以到了結果，他還是搖着腦袋，氣憤憤地這樣說：

『哼！真個怪絕！這窮鬼（按指書記——譯者）一星期只有十五個先令的工價，還要說什麼「快樂聖誕」的話！哼！……』

過了不多一歇功夫，從街上來了兩個人，他們很像紳士的樣式，忽忽地進了史可治的店，逕走到帳房裏來，他們向史可治脫帽，十分恭敬謙和地行禮。他們手裏拿着紙和筆，就和史可治攀談起來：

『請告訴我們，先生，這寶號不就是「馬雷和史可治」麼？』

『是的。』

『那麼，先生是馬雷？——抑是……？』

『啊！馬雷？他，他已在七年前的今天晚上離開人世了。』

『那麼，你是可以做他的代表的了，先生。』其中有一人問；那另一人就把手中的紙筆握緊一下，堆下滿面的笑容來，說道：『唉，說也傷心啊！今年聖誕節那些無衣無食的苦人兒真是多到幾千百萬……』

『哼！他們爲什麼不到監獄裏去？』

『監獄？監獄也不能容下呀。況且……』

『難道貧民工藝廠也都關了門嗎？』

『沒有，沒有，自然不會是都關了門。……不過現在善心的人是太少了。——你願意怎樣寫呢？先生。於是，他就攤開他手中的捐簿，把筆放在上面，看着史可治，只等着他的命令。』

『有什麼好寫的！』

『那麼，是不要寫出你自己的姓氏罷？』

『不！不！決不！我很不願你們來攪擾我。我老實告訴你們，我的錢是決不給那些懶惰的游民們享用的！』他一直說了出來，隨後又接着說，『我已經在監獄和貧民工藝廠裏出過捐了，現在不要再想我分文！』

『因為，現在的貧苦人實在太多了，並且那監獄和貧民工

藝廠，也不是人人能去的。再說罷，還有多數人就是寧願凍餓以死，也不願進那些地方去的哩。」

「死嗎？很好，很可讓他們去死！……但我也不知那些地方究竟是怎樣的情形；但是，現在的人口實在是太嫌多了，死了些卻也很好！」

「那麼，這樣說來，你是已經很知道那些地方的情形了？」

「再會！」史可治一點不客氣的下了逐客令。兩個客人也很見機，就戴上了帽子忽忽地走了。史可治於是繼續忙着他的事，好像沒有遇見一些事的樣子。

天是真晚了，並且是很晚了，因為史可治竟收了店。他既

收了店，就在帳桌上坐下，叫書記把蠟燭吹滅了，於是就和書記開起談判來：

『你明天是不是要全天休假呢？』他開始這樣問着。

『今天休假。……先生，若是便當，那是我所願意的。』書記吃吃地回答。

『便當！那裏的話！假使我要扣除了你的半元工錢，並且是不爲了什麼，那你也願意麼？你不想做工，卻還要工錢，那是正當的事麼？』

『是的，……是的，……但是一年中只有這一天，……先生！』書記十分窘迫地吃吃的說。

『豈有此理！這都是那裏的話！一年中只有這一天，就應

當這樣癩皮！』他說時，用力解開頸下的鈕釦，但又因爲冷風不住的向頸裏鑽，就又用力的扣上，好像十分氣憤，而受了最大的委屈似的。但他卻又轉換了口氣，用一種特別赦免和警告的腔調，如同訓飭一個囚犯似的向他的書記說：『全天休假，是一定的了；但是後天必定要早點來！』

書記走了，屋裏只剩下他一個人。他吃過晚飯，看看報紙，又翻翻帳簿，就進了寢室。

那間寢室的屋是太陳舊了，而且裏面也是十分混雜的。這屋原是他的那位七年前的死友馬雷的居所，四面盡是些商店，這些商店到晚間是沒有什麼人肯留在裏面的，所以竟是杳無人跡的一個地方。要是別人，不要說今晚是聖誕節的前夜，就在

平日也不肯住在這寂寞孤獨而充滿鬼氣的屋裏呀；但是史可治是永遠不知道什麼叫做無聊，什麼叫做恐怖的，所以他能夠獨自一人住在這樣一所四方能夠發出回響的空穴裏，絕不感覺到一點什麼不自在。

他這時是持着一枝蠟燭進去，但因為屋裏是過於黑暗了，竟使他手中的燭慘淡無光。不過這原是他所深自慶幸的，設若不喜歡這樣地獄般的黑暗，對於金錢方面不將消耗很多麼？所以他是十分甘心，因為光明雖好，但比起金錢來卻終有些不及咧。他進了屋以後。隨卽轉身把房門緊緊地關閉，他十分注意地下了門，用一種特別的姿勢——利鷹隼般的姿勢——謹慎小心地把屋裏巡視一遍。然後就穿了睡衣，戴好睡帽。

他在榻上仰臥着，差不多快要朦朧睡去，忽然睜眼一看，只見掛在屋頂上的那口古式的鐘，——這是原爲敲起來好通達到上層屋裏去的一種東西，——很奇怪地自己鏗然地響了，並且，旁的屋裏也都響應起來，一直合奏到半小時之後，方纔停止。這時屋裏的景象十分的幽暗，忽聽樓下有拖拽鏈條的聲音，至覺淒厲，他不禁想到平日慣聽人說的各種鬼魅起來，心裏覺得很是害怕。鏈條的聲音越來越近。這時已經抵到寢室的門外，他雖想出多少的解釋，勉強打起不信的心理，但是他設若能夠在這時看見自己的顏色改變，也就很可明白自己是怎樣的恐怖了。那寢室的門陡然的開了，鏈條的聲音竟進了屋裏，一直趨到他的面前。這時燭光忽然大亮起來，史可治不禁大叫說

：『馬雷……』但燭光又漸漸地暗了下去。他已很清楚地看見馬雷站在他的面前，腰中繫着一根很長的鏈條，這鏈條上拴着各種東西，有：鎖、箱子、小匣子、契約、帳簿、紙票、銀幣，另有一大把鑰匙和一長串金錢。這些東西貫穿在一處，都繫在腰裏，互相撞擊，和那在地上拖拽着的一齊發出極複雜的繁響來。

『你要什麼東西？』史可治故意裝作一點不怕的樣式，發出冷冷的聲調。

『並不要什麼！』這實在是馬雷的聲音！是一點不必疑惑的。

『那麼，你是誰？』史可治問。

『不必這樣問，你自然是認識我的。』

『你到底是誰？』

『雅各馬雷，是七年前你的夥伴。』當馬雷這樣回答時，史可治忽然記憶起鬼是決不會坐着的，所以他就這樣請求着問：『你能彎下你的腰來坐下麼？我的朋友。』馬雷竟出乎意外的如言坐下，這實在使史可治十分的震駭了。

『天呀，這個厲鬼！』他禁不住的脫口喊出。馬雷如同生前一樣的。很熱心的問史可治：『朋友，你這屬於世的人，現在可也信服我了麼？』史可治戰兢兢地答出一個字，——只有一個字：『信。』馬雷接下去說：『人在生前的時候，他的靈魂是不能脫離身軀自由行動的；但到死後，靈魂卻必定要走遍

世界！——呀！我真好苦呀！」於是，用力的搖擺他的鏈條，且發出極銳利的大聲狂嘯。史可治毛髮盡豎，就又問說：「請告訴我，你爲什麼必定要帶着這長且笨重的鏈條？」

「鏈條麼？唉，這都是我生前自己做成的，這上面的一節一節，都是我自己七年前親手所造，現在又怎能免掉呢？——但是，朋友，你的鏈條卻比我更大更重哩！」馬雷感動地說。

史可治自顧身邊，並看不見有什麼鏈條。就哀求似的向馬雷說：「馬雷，我的唯一的老友！請你不要再驚駭我了，可能說幾句話安慰我的心，——唉！我的心是怎樣地顫慄呀！」

「安慰？實在是無從說起哩！安慰的話，是從別的地方來的；從我的話裏決計找不出一點。所能找着的，只有失望、悲

哀、痛苦、懊惱、罷了！但是，別人的安慰，況且你也是得不着的。——我不能在這裏十分的耽擱，現在，立刻就要起程行經一條極遼遠、極艱辛、的路程了！」馬雷說到末後，音中含着悲酸的意味。

『那麼，朋友，你走得也太慢了，難道七年來，還沒出我們的店門，只走過這一點路程麼？』史可治十分奇詫地問。

『唉！我在這七年裏，並沒有一點安逸，沒有得着一些安慰和快樂！……』馬雷現出十分痛苦懊喪的形像。

『那樣說。這七年中想必經過了不少的路程了？』史可治更關心的問。

『這七年中，我只做了些苦工，我是一個罪惡、墮落、縛

綁着的人，沒有一些慈愛能在我身上尋出，總之，這都是前世所爲，現在懊悔已晚，不可以救贖了。』馬雷說時，手持鏈條，十分悲傷。『唉，爲什麼我在七年之前想不到仰頭看天，好像那東方博士仰看明星一樣。我只看重這混濁的世界呢？』史可治聽了，覺到有些好笑，因爲他平時聽過許多人都曾這樣傳說過哩。但馬雷不容他多想，就接下去說：『現在，我的時候快要到了，我將把關於你的要緊的話，告訴你，請你牢記不忘！』史可治點點頭，並向馬雷說：『請你說時，不要太張揚，那是太駭人了；但也不要過於矜飾，請坦直的說出罷！』

『我在你的身旁已經有好多日了，但是，今天晚上能給你看見，我自己也不曉得這是什麼緣故。』史可治聽了，十分害

怕。身上已經熱得淌汗了。馬雷又接下去說：『或者這是因爲我有悔罪的心了罷！……無論怎麼，這是你的一種機會，我是你的好友，所以也不能不來警告你的。』史可治只答應着，很留心的聽着。馬雷復繼續着說：『不久，將有三個靈來會你，』史可治大懼，馬雷只是不斷地說：『明天，這屋頂上的鐘響的時候，留心罷，那第一個靈就要到了。』

『能不能請他們一起來呢？若能這樣，我就好在一起發付他們，省卻許多擔驚受怕了。』史可治情急地插入這一句話，但馬雷絲毫不睬，只接着說：『當第二晚上，鐘再響的時候，那麼，第二個靈就又到了。至於第三個靈當在第三晚那鐘剛敲十二下之後，也就到了，——記着罷！我的老友，我是不能再

見你了，這三個靈來見你，都是和你本身有極大關係的，切不可錯過了！」馬雷的話說完了，就站起身來，從壁上的窗中出去。史可治就隨着他跑到窗前，向外一望，只見天空中有無數的鬼靈，都各各身繫鏈條，十分淒慘。內中有多數人在生前，史可治都曾認識他們。他又看見裏面有一個年紀很老的，身上穿着白色的衣服，腳上掛着一隻很大的銀箱；於是，就想到他——那個老的——在生前曾經拒絕過一個小孤女懇求的事。他更十分地明白，這鬼靈現在都是想能夠替別的人出力服務，以減輕他們身上的負擔，但是，已經不能夠了。隨後好像一陣風雲般的都消散了。他離開了窗口，見屋裏一切如同平日一樣，又覺得這不過是一種幻覺罷了，但他卻沒有這樣的力量說出來。

，如同從前的氣概。他又因爲十分的疲乏，就倒在牀上睡去，但睡時衣服卻未曾整理咧。

一一

這將要說到那第一個靈快來了。

當史可治睡醒了之後，見窗外的天色仍舊十分黑暗，並聽見禮拜堂的鐘正在鳴了十二下。他自己忖度大概是已睡了一個晝夜了，他這時雖靜臥在牀上，但他的腦中，思潮卻正在翻得厲害。這自然是受了馬雷的靈魂出現的攪擾，使他心中十分煩惱。但是，他這時思想很覺朦朧不清，自己也不知道是夢呢不是？只是有一件事，他始終不能忘懷的，就是他回憶馬雷所告

訴他的話：『明天，這屋頂上的鐘響的時候，留心罷，第一個靈就要到了。』他既不能放心入睡，就索性坐起來等候着。

不錯，屋頂上的鐘果然響了，但是卻毫無一點動靜，不過自從鐘響了以後，屋裏竟忽然明朗了。不一刻的功夫，他那臥牀上的帳幕忽然分開，就出現一隻手來。這帳幕就在史可治的身旁，他只見忽然的自然分開，又從帳幕裏現出一隻人手來。就十分驚怕，於是，第一個靈就發現在他的面前了。

這個靈的形態，初看起來好像一個嬰孩，但決不是的，而實是一位老人。他的頭髮已經蒼白了，但容貌卻十分姣好，那美麗的面龐上，卻找不出一些皺痕來。他的兩臂很長，兩隻手也很大，看了他手臂上的筋肉，自然知道他的膂力是很大的了。

。下面的腿和脚也現出十分強健的樣子。身上全穿着雪一般白的衣服，腰中卻束着一根放光耀眼的皮帶。他手裏拿着一棵綠色底很美麗的小杉樹（按這就是聖誕樹——譯者，）上面滿裝着各種夏日盛開的鮮花。其最奇怪的，乃是他的頂上的帽子，發射出極大極明亮的光，這光籠罩他的全體，致使全體都能清楚的現出。

「你是不是那第一個靈，——馬雷曾向我所說的？」史可治問。

「是的。」回答的聲音十分和藹，並且很低，絕不能叫人害怕。

「你到底是誰呢？」史可治問。

『我是過去的聖誕之靈。』靈答。

『你是已經很長遠的「過去」嗎？』史可治又接着問。

『不是，是你自己的「過去」。』靈更和藹的答。

『那麼，你爲什麼今天到這裏來呢？靈。』

『是爲你的幸福而來。』靈說了這句話時，史可治不禁自語說：『爲我的幸福而來，很好！這是很好的消息呀！』但靈已經聽見，所以他就接着申明底說：『是的，我原是爲了你的「救贖」而來，你必須十分留意！』於是用了他那强有力的右手，緊持着史可治的肩臂，向史可治說：『起來！跟隨我去！』史可治因爲外面的風雪正大，自己又沒穿着什麼厚的衣服，表示不願出去。但靈的手卻極牢固的持着，堅不肯放，史可治

既擺脫不掉，並且覺得靈的手溫膩如同處子的一般，知道他決沒有什麼惡意，就起身隨着他；走到窗口，靈就從窗口走出，史可治見窗下黑魃魃地不知有幾多高低，不覺懼怕起來，靈就轉面向史可治說：『不要懼怕，若是不離開了我的手，你是永遠不會墜落的。』史可治乃大着膽和靈一同從窗口飄然而出。

他們不一刻就離了城，來到一個郊野的地方，這時天色已經大明，卻真是一個爽晴而使人快樂的冬日。

『我所親愛的好靈呀！我很感謝你把我領到這個地方來，這裏原是我幼時生長的本鄉咧。』史可治十分感動地說。靈這時的態度更覺溫柔，握着史可治的手，又拍拍他的胸前。史可治乃覺察天空中有很多的異象，都是自己幼年的往事，並且早

已忘懷了的。

『哈，你的脣顫動。你試摸摸你的臉！靈這樣告訴史可治。史可治就用手摸摸自己的臉，卻有了一個小的贅疣。於是，就記起自己小時的狀態，心裏也覺得高興異常。就求靈說：『我所親愛的靈，願你把我領到我從前做小孩的地方去。』靈立刻現出笑容。問史可治『那地方你還能認識麼？』史可治一點不遲疑的說：『自然，就是用物把我的眼睛遮起來，我也能認識的！』靈很覺得有些稀奇，好像詫異。史可治忘懷了許多年的地方還能記得，並且極容易認識，實是出乎意料的事。就起身領着史可治向前走去。史可治覺得沿路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十分熟識和親切，後來就到了一個小城的裏面。

這城裏有平房、有高樓、有教堂、學校、……等等。路中有農夫們趕着牲口，駕着馬車搬運他們的農具和雜糧，更有很多的小孩，都是快樂活潑，或有的騎着小馬和小驢在路上跑。並且，城裏的處處曠場裏，都奏着極歡喜的音樂。史可治心中很覺快樂。靈又向他說：『這都是你的從前底影事啊。我想你該不至於忘記了罷。你看這許多人，你不是都認識他們麼？但現在我們在這裏，他們卻不能看見罷了。』那是的確不錯的事。史可治在路上所遇見的行人們，實在都能夠認識，甚至於連每一個人的名字都能呼得出來。他這時實在快活已極，心中十分感動，竟至流下淚來。這些行人們遇見的時候，必定笑着歡呼：『快樂聖誕！』彼此很親熱的握手，互相慶祝。史可治的

心熱得跳起來，因為他已完全回復到幼時過聖誕節的情景了。

『那邊是一個小學校，裏面的小孩很多很多，我們可以去看看。』靈領了史可治向一座小屋走去。路中遇着一個可憐的小孩，獨自伶仃地走着，靈就指着告訴史可治說：『這是一個孤兒。』史可治這時已經改變了他的心腸，對着這樣的小孤兒，竟表同情，熱烈地說：『是，他是我所熟識的。』他因為感動得厲害，說時，不覺聲淚俱下。

他們漸漸離開了大路，循着一條小徑，就走進那所房屋裏。這屋的牆壁和頂，原先是用紅磚造成的，但是因為年代太久了，磚的顏色變成深黑了。屋裏那架古式的鐘，還是高高地懸在屋頂上。這屋已經十分的毀壞，屋裏有一種極污穢的霉氣，

撲人鼻管。牆上也已遍生深藍色的草苔，窗戶都已破裂。幾塊木板製成的門，也都損壞傾斜，離了本來的地位了。左首廊下的馬房裏，盡做了野鳥的巢穴；小院裏的草，長可過膝。屋裏雖有幾件什物，卻也毀裂凌亂不堪，灰塵堆積。這實在是一所殘敗得極淒冷的地方了。

他們穿過了廳屋。到了一間長而且狹的室中。室中有一張書桌，桌旁坐着一個小孩，正在那裏讀書。史可治忽然醒悟，明白這就是自己兒時的影象。他看了小孩身旁的火爐裏的煤已經燒完，只積下些冷灰；那小孩孤苦不堪，天氣又十分寒冽，竟會令人不忍看見那種縮瑟窮愁的樣兒。他忍不住的十分傷感，悲切切地說道：『唉，我現在實是懊悔得遲了！』……說時

，又用手從懷中探出一條手帕來拭他的眼淚。靈深覺出奇，就問他說：『你這是做什麼呀？』史可治吃吃地說：『因為……昨天晚上，有一個窮苦可憐的孩子，曾在我的門前唱「快樂聖誕」，我實未曾給了他一些什麼，現在想起，很覺心裏難過罷了。』說着，尙且有些歎獻，表示他心裏的追悔。

『好，我們現在可以再到一個地方去，』靈只笑着想了片刻，搖搖手，這樣招呼史可治。於是，眼前的景象陡覺改變，那讀書的小孩也已長大了起來；那屋也更覺朽壞，窗戶盡都破碎，牆上所敷的灰粉，也完全剝落；屋中的光線也驟然暗了許多。史可治深深知道：這是一點都不錯的，學校已經腐敗到不堪的地步了，校中的同學現在都已各自回家，過他們的『快

樂的聖誕』去了，惟獨落下自己，卻無家可歸，只在這學校裏發愁。……他正在追想往事，不勝傷心的時候，那屋的門忽然開了。有一個小女子，活潑潑地跳躍進來，伊是很美麗的，伊的容貌、笑顏、都可表明伊那極柔和慈愛的性格。伊的年齡比那屋裏的男孩（即兒童時代的史可治——譯者）小些，但伊的衣飾卻華美得多了。伊這時跑到那男孩的面前，和他互相擁抱，作最親愛的接吻，伊說：『我所親愛的，親愛的哥哥，現在可以和我一同回家去了！』男孩因為快樂到極點，竟致不敢相信，只猶豫的反問伊：『怎麼，我和你到你家裏去麼？』女孩天真盡露，歡笑着回答他說：『是的，親愛的史可治，當昨天父親十分開心的時候，我已經向父親懇求，並且得了他的允許

了。現在我們的馬車正在門外，這是特預備着來迎接你的。」

女孩說得十分甜美動人，伊自己也更覺須當體貼他，就又接着說：『我想，你現在的年齡已經長大，也不必還在這裏讀書，……不過，第一要緊的，就是請你務必開懷快活，以紀念我們今天這種快樂的聖誕！』

男孩心裏十分的感謝和欣喜，就對伊說：『我親愛的凡茵，你實在是一個極可愛的女孩！』

凡茵聽了，更加高興，就攀着他的頸頸，翹起伊的小足，和伊的哥哥接了無數的吻。當他們將要出去的時候，屋裏忽然發出一種很大而可怖的聲音，竟把他們嚇了一跳，原來是學校裏的教師出來了。教師和男孩握手，說道：『史可治，再會，願你有快樂的聖誕！』於是，他們就出門，同乘了馬車而去。

『這姣好的小女孩，雖然是弱不禁風的體質，但卻有一個極大極熱烈慈愛的心，……伊在死的時候，當已成爲一個美好的主婦，或者將有了兒女？』靈這樣向史可治說。

『是的，伊僅遺下一子。』史可治說。

『伊的這個獨一的兒子，就是你的姪兒嗎？』靈問。

『是的。』史可治答。

他們隨即也離開此地，走到了一座大城的裏面。這城中有極多的人和車輛來往不息，好似電影一般。史可治明白，這又是聖誕節的景象了。這時天色已晚，街上的燈火都已明亮起來。靈領史可治到了一家店鋪的門首，指着問他：『你認識這裏麼？』史可治連忙答道：『怎麼不認識？這就是我幼時學徒的

商店哩！』靈含笑點點頭，就攜着史可治進了這店。店裏有一位老人；身軀很高大，假若再長二寸，——只要二寸，——那麼，那屋頂的天花板就要被頂穿了。史可治見了，不禁喊了起來：『呀！這是老費極爾克哩！』這時，費極爾克正在寫字，一時寫完，放下筆，看看鐘，見已經到了七時，微微地笑了一笑，就高聲喊道：『笛克！（史可治的小名——譯者。）』於是，從裏面來了一個年紀很輕、體格強健、的少年，和另外一個伙計，一同走到費極爾克的面前。費極爾克柔利地說：『孩子們，現在天氣很冷並且今晚是聖誕節的前一夜，你們可以不必去作工了。現在我們就上起門板來。』少年笛克和伙計就共同搬門板，一塊，兩塊，三塊，四塊，五塊，六塊，七塊，八

塊，九塊，……直到十二塊門板一齊上好了，費極爾克又高興的說：『現在，我們可以收拾屋子了。』於是他們又將屋裏一切什物整理齊備。地上的垃圾和廢字紙，也都一一檢起來丟在火爐裏燒了。這時，屋裏真是十分地整齊而清潔了。忽然從門外進來一個胡琴師，手裏拿着胡琴和樂譜。費極爾克夫人也笑盈盈地跟隨在後面。夫人的後面，又跟隨了費極爾克的三個女兒。於是，店裏的男女伙計也一齊來了，男僕、女僕、和女僕的表兄弟，——就是那個賣燒餅的，——和男僕的兄弟的朋友，——就是那個牛乳女郎，——還有鄰居許多人，也都一齊擠着進來。這裏面有些年輕的姑娘們和婦人，心裏恐怕正覺着有些不好意思，就想借着推推擁擁地遮蓋着似的，所以屋裏更

覺熱鬧得有趣了。他們開始跳舞起來，隨後擺出大的蛋糕，嫩而肥的燉牛肉，和很厚的脂油凝結着的燒烤肉，還有菓子餅、菓子醬、葡萄乾、水果……等等，請來賓們隨意吃着。並有極有興趣的遊戲胡琴師又獨奏起來，他因爲十分的賣力氣，竟致大衆都鼓掌和喝彩。這樣，一直到十一點鐘，快樂的遊藝會方纔停止。於是，費極爾克和他的夫人齊站在大門口，和每一個來賓握手，彼此祝福說：『恭賀！快樂的聖誕！』來賓們都散盡了，只賸下兩個學徒，——少年笛克和他的同伴。費極爾克和他的夫人最後也和他們兩人握手，祝福，方纔出門走了。史可治見了這一幅少年的影象，心裏快樂已極，竟被少年時代所融化，而忘記自己已經是個老年人了。忽然間一切景象盡杳，

只有靈站在他的旁邊。

『這是極普通的小事，但人人卻能感激費極爾克，不也奇怪麼？』靈嗟嘆的說。

『小事？極普通的小事麼？』史可治很不以為然的說出這話來，於是，耳邊就聽見那少年的笛克和他的同伴互相稱讚費極爾克，並且互相慶賀能夠得着這一位慈善和愛的東家。

『你不信麼？費極爾克只花去幾鎊金錢，就值得你們這樣的稱讚和感謝麼？』靈又反詰史可治。史可治只覺這時自己就是笛克，及用笛克的口吻答辯說：『費極爾克。我們那慈善的東家，他原有使我們快活和痛苦的權柄，但他卻能叫我們高興和快活，這實在是他的仁愛和同情，這種慈善的心情，是多麼

可貴呀！」史可治說到這裏，心裏忽然一動，又見靈很注意的
看着他，就不禁變了顏色。

「你爲什麼改變了顏色呢？」靈這樣地問他。

「沒有什麼，……不過，我想此後待遇我那可憐的書記，
也應當慈悲點罷了。」史可治說時，很覺慚愧。

一切的景象都沒有了。他們這時已回到郊野。史可治這時
既實在覺得自己的年紀已經衰邁，心裏十分難過，那嚴冷乾皺
的面上，就泛出不盡的嘆息和悲哀。

「我的時候已經不久了！」靈說了，史可治覺得又換了一
個環境。

史可治自己覺得正是壯年。在他身旁坐着一美麗的女子。

這女子的衣飾很是樸素，面上也現出憂鬱的容顏，伊全身在靈頭上所發出的光裏，因為受了很大的刺激，就瑟瑟地顫動。

『這原是不緊要緊啊，……倘或你的意中人果真能夠安慰你，真心的愛你，如同我從前待你的一樣。……只求不要是一尊菩薩就是！』女子徐徐地嘆息着說。

『唔！怎麼是一尊菩薩？』壯年的史可治問時，顯出高興的樣子。

『唉！……這不是很顯明的麼？一尊金子的菩薩！』女子稍微興奮而悲傷地說。

『唔……但是世界上原是這樣的，貧苦總是被人厭惡，富貴總是人們所想要的。……我現在所做的，也是人的常情罷了

。』壯年的史可治支吾着說。

『你！你這人也太重看了利慾，盡忘記了你的神聖和道德的愛情了！』女子十分哀慟奮興地責備他。

『這也不甚要緊，我現在已經不比從前的糊塗了，——但我敢發誓，我對於你，卻還是如從前一樣，沒有一些改變啊。』他被責備覺得有些刺耳，並且分辯着說。

『難道我已經改變了嗎？——我還能清楚地記着：我們在從前訂約時，彼此都是處在貧苦的境遇裏；那時，你我都想互相幫助着以度過困難的苦境。現在僥倖境况稍好。但你的心也隨着改變了！』女子帶哭聲的訴說。壯年的史可治已經十分地不耐，氣憤憤地說：『那時，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孩子！……所

以一點都不明白什麼。』女子聽了，更覺傷心，就接着說：『啊！原來你自己也還覺得啊！你自己也明白你和從前已經不同了啊？但是我現在和從前還沒有什麼兩樣。我想從前我們雖是兩個人，但卻只有一個共同的心，所以只是一個人啊。我那時實在是非常的快樂。但在今日，我們已經分爲兩個人了，……我的心也碎了！我已細細底思量過，我很願意饒恕你，從今以後，任憑你的意思做去罷！』

『我在什麼時候和你說我們要解除婚約的呢？』他說。

『言語上雖然還沒有說，但在你的心境上、環境上、已經和我的希望相衝突了。』女子又急切地說，『我怎能相信你要一個不解放的女子做妻子，而不後悔的呢？現在我已經知道你

必定要後悔，所以願意釋放你啊。——但是，我也實在是因爲愛你的從前爲人……」於是兩人的影像分散而滅。

『靈啊！我不願再看見什麼事了！你何以這樣使我心碎！請你領我回去罷，我實不能再遇見這樣的事了！』史可治十分難過的埋怨靈，但是靈卻回答他說：『我所給你看見的，不過都是你從前所經過的往事；現在你見了，或喜，或愁，或悲，或怒，正犯不着怨我呀！』史可治煩躁已極，大叫道：『快些帶我回去，我不能再在這裏稍留了！』他說時，看見靈的面色，忽然蒼老的可怕，姣好的丰姿一點也沒有了，更覺恐怖，就大聲喊着說：『帶我回去罷，不要再迷惑我了！』

史可治十分覺得疲倦，極想睡眠，忽然間覺得已經到了自

己的臥室，於是，就上了臥榻，睡得極酣熟的。

三

這快要說到那第二個靈了。

史可治疲困已極，忽然醒來，坐在榻上，正在回想前事，而屋頂的古鐘忽響。他很歡喜，因為知道那第二個靈快來，而自己卻未曾睡過了時刻。於是，就把所有的帳幕盡拉開了，因為想不要使靈先看見了他；而他卻可先看見了靈，這樣，就可以不生什麼恐怖了。

什麼事都已預備妥當了，但靈卻還沒來，時計上的針，不停地向向前移動，過了五分，六分，七分，八分，九分……十五

分，……三十分鐘了，卻仍舊沒有一點動靜。史可治心中忐忑不寧，竟有些害怕起來。但靈既久久不到，他就又復睡下。當他睡下的時候，忽見牀上有大光照耀，其實，這光在鐘初響的時候，就已照耀起來了。不過除了這光之外，到底是沒有什麼別的事。他心裏猜測，這光或者是從隔壁鄰居家中射入的，就爬起來，走到房門跟前，吐了一口唾液，正想旋開握手，出去看個究竟，忽聽腦後發出一種極洪亮的呼聲，正是喊着他的名字：『進來！史可治。』就急忙回轉頭來，只見屋裏已經改變了。屋裏全是碧綠的顏色，天花板和一切的什物都已不見。只有遍地的菓木，如：櫻桃、梨、橘、……等等。還另有無數籐類的綠葉，裏面掛着纍纍的葡萄。牆旁的火爐裏，雜燒着許多

樹葉、木屑，火焰極旺，就是馬雷利史可治合夥開店以來，也從未見過的這種旺火。屋的正中，陳設着一張橫案，上面滿供着各種食品，如：火雞、鴨子、魚、豬肉、火腿、羊膏、牛肉；和各色麵包、饅頭、餅干、極大的蛋糕、蛤蜊、糖芋；還有朱紅的橘子、蘋果、梨、桃子、梅子、……等等水菓、都是十分鮮美、十分碩大的。所以屋裏充滿了香氣，就是史可治也免不了要連連嚥下口裏的饞涎哩。案的正中坐着一位碩大無朋的巨人，手中高舉一根直形的火炬，史可治進來時，那火炬的光正照耀在他的頂上。那巨人就又喊：『史可治進來，可以仔細的認識我！』史可治很覺驚駭，戰戰兢兢地立在旁邊。雖然那巨人的眼光十分和善，並沒有一些兇惡，但史可治只覺恐怖已極

『我是現在的聖誕之靈，你可曾會過我的？』靈說。

『不，從來沒會會過。』史可治恭謹的回覆。

那麼，你可曾和我的哥哥們，——前幾年生的哥哥們——

來往過呢？』靈又問。史可治漸覺活潑起來，就仰頭問靈道：

『你有許多哥哥嗎？請問。』靈笑了，『我已經有了一千八百多個（原本是在一八四三年出版，故云，——譯者）哥哥了。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家族了！』史可治吐了吐舌頭。

靈已經站了起來。

『靈啊！你如果願意領導我，我願意跟隨你到無論什麼地方去。昨晚我去的時候，實是出於不得已；現在卻明白了，今

晚願意跟隨你，希望能夠得些益處。』史可治只誠懇地向靈表示他的心意。靈就點了點頭，很簡明的說：『可緊持着我的衣服！』

現在已經不是屋裏了，這卻是一條街上。並且，確實是一個聖誕節早晨的街上。這時，天氣雖是十分寒冷，但人家門口那些掃雪的人，卻都顯出很快活的樣子。他們把衣袖高高地擡起，把掃帚用力地掃着積雪，那有規律的聲音，好像奏着合拍的調子。小孩們也各拿着竹桿或他們父親的手杖，在階前敲着冰凍，發出『叮噠……叮噠……』的響聲；有時屋簷上落下一塊冰着很結實的雪塊，碰在階前的石上，就會發出一聲大響，小孩們就必要歡喜得一齊拍手狂笑。

靈把史可治領到他那書記的家裏。靈在門口替這家人祝福以後，方纔一同進去。

書記郭郎溪的妻已經一早起身，穿着一件裏和面翻轉了兩次的舊呢衣，但伊身上卻裝飾着很美麗的緞帶；這卻是很漂亮的，雖然緞帶的價錢是極低微的。伊的第二個女兒，和伊一樣地把緞帶披戴着，很整齊地裝飾着。另有一個小兒子，十分淘氣的把刀叉向燻肉盆中去找那賸餘的肉屑。那一對最小的兒女正在廚房裏廝守着煮鵝的氣味，因為他們已經知道這鵝原是爲他們煮的，嗅着這種香氣，正好和吃的時候作個比較哩。

『你們的父親小弟弟小泰姆 (Tiny Tim) 到那裏去了呢？並且還有馬沙也沒有來！』妻這樣不耐的問，——或者也可以說

是伊自語的說着。

這時，馬沙——伊的大女兒——已經來了，小弟妹們都跑出來歡迎他們的姐姐，並且爭先着告訴伊說：『那邊煮着一隻大鵝！』『大鵝！姐姐！』……

『你怎來得這樣遲呢，——馬沙？』妻親切地說了，就和馬沙擁抱着接吻，並且幫助伊脫去外套。馬沙方纔告訴伊的母親：『因為昨夜有許多事，所以今天就起來遲了。』伊的母親聽了，十分憐惜，柔和的說道：『不要緊，親愛的，可以坐到火爐旁邊去，煖煖你的手。』

『父親來了！』小孩們這樣歡呼着。

『快些藏起來，馬沙！』妻充滿着興味的急切招呼說。於

是馬沙急忙躲入門後。

書記的衣服是很陳舊了，不過因為刷得仔細。所以還有些發亮。小孩們爭先着把他的手杖接了過去，那個小的女孩子，很迅速地搬了一張小凳子放在他的脚前，預備他搭着脚的。

『馬沙那裏去了呢？』他坐下後，急急地睃視了一下，這樣發問。

『還沒有來哩！』妻故意地裝作不高興的樣子。

『怎麼，唉，聖誕早晨還不回來，這孩子……』他有點失望，但馬沙不等父親說下去，已經歡躍出來，抱了父親的頸頸，作親熱的接吻。這時他已完全忘記剛纔從禮拜堂一路歸來的疲乏了，因為心裏歡喜，臉上就格外的笑着。小泰姆也已從他

父親懷中下來，和那小姊妹們在屋角裏頑着。

『今天，小泰姆在禮拜堂可曾胡鬧麼？』妻關心的問。

『沒，一點都沒有什麼胡鬧，並且，在回來的路中，他還告訴我，「很希望禮拜堂裏的衆人都能看見我，因為我是一個跛足的小孩，爸爸，耶穌不會醫好了跛足麼？他們若是看見了我，自然會不忘記耶穌了。」』他述說的時候，嘴唇很顫動，這正足以表明他的心是受了可憐的小兒子感動得很深了。

不一刻的工夫，那隻煮鵝已經從鍋裏拿出來了。妻就捲起了兩袖，用手撕着鵝肉，好調他們各人都要吃的一碗湯。因為鵝肉是太熱了，以致伊時時把伊的那雙被燙了的手放在口前吹噓不止。這時大家都各自不閒地忙着：那大兒子把燂肉的爐

子加上了炭，火焰生得旺旺地。兩個小的女兒在蘋果裏添了糖。馬沙在收拾盤、碟和碗具。書記抱着小泰姆坐在桌旁。那一雙小兒女正在地上忙個不歇，把坐位上的椅子既都安整好了，又把他們自己的小凳子也都放得妥當。見還沒有到吃的時候，就把湯匙放在口中喋喋地舐着。

大家入了坐，寂靜無聲地祈禱了，妻就用刀把鵝的肚腹剖開，熱騰騰地取出裏面的臟腑，大家都十分快樂。那小泰姆見了，也把小刀敲着桌面，歡呼『呼而拉！快樂！呼而拉！』書記吃着，笑孜孜地說：『這隻鵝！真的，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好鵝！又肥，又好味，並且，價錢也便宜，……』一霎時把鵝也吃完了，湯也喝盡了，燔肉、菓醬、也都沒有一點剩餘了。

妻見桌上還有一塊小骨頭，就打趣着說：『很好，到底還有餘賸哩！』但是，大家也實在是都吃得飽了。就都笑着放下手裏的刀叉和湯匙，於是女兒們把盤子碟子又重新整理好了，席面上又覺更變了新的樣式，於是妻起身入內，取出布丁，擺在桌上。書記很莊重的對兒女們說：『聽着，你們的媽媽，這次真有了極大的勝利，這是我們結婚後第一次的好手段啊！』妻受了丈夫的讚美，更覺舒服，笑着說：『只怕麵不好罷！』大家都稱讚這布丁的好處，但沒有一人想說這布丁是太小，不夠這許多人分配的。點心也吃過了，又有水果，如：梨、葡萄、橘子……等類。各人都離開桌子，把椅凳隨着火爐，擺成一個大圈，然後圍爐坐地。小孩們用鐵絲箝着葡萄放在火裏燒着吃

，書記笑着看了一看，然後放出父親的資格，向大家祝福：『快樂的聖誕！上帝祝福我們。』於是大家都歡呼起來，小泰姆也快樂地高聲叫着：『快樂聖誕！上帝保佑我們！』

小泰姆坐在他父親的身旁，父親握着他那枯瘦的小手，現出一種極慈愛的顏色。好像怕這可憐的孩子不久在人世的樣子。因為小泰姆實是一個體質很弱而又有殘疾的孩子，無論誰見了他，定會想到他的生命不知在什麼短促的時期內喪失哩。

『靈啊！請你告訴我，那可憐的小泰姆是不會長大的麼？』史可治熱切地問。

『你看那火爐旁放一根拐杖，若是這件東西不挪移到別處去。那麼，這小孩是會死的！』靈說。

『我所敬愛的靈啊！你可不可以看着我的懇求，叫那小孩不死呢？』史可治憐憫着懇求說。

『唔！這些影子若是不自己改變，我們是不能夠盡什麼力的。』靈又譏誚着說，『「死嗎？很好，很可讓他們死去！……現在的人口實是太嫌多了，死了些也好！」……』史可治十分羞愧，懊悔的低了頭。靈就又接着說，『你這人若非是鐵石心腸，必不肯隨意的說人是應當死的。我問你，你既不知什麼人當生？什麼人當死？又怎能隨你的意思，用惡毒的咒詛呢？你須明白，在上帝的眼中看來，在幾千百萬貧苦人的當中，你該算是一個最卑鄙的人了。像你這樣的人，真像一棵樹上的一個葉上的一條小蟲罷了！而你卻偏要妄說人的生死，真是太不

自量；並且實是上帝所厭惡的！』史可治更覺慚愧，並且恐懼得發抖。忽然聽見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就趕緊擡起頭來。這是書記正在對他的家人說：『我要告訴你們，今天我們這一頓盛饌，實是我的東家史可治先生賞賜的……』

『怎麼！是他賞賜我們的麼？他若是來了，我將把我的心給他吃，使他嘗嘗其中酸辛的滋味，以酬答他厚意哩！』妻憤憤地咒詛似的說。

『我愛，不要這樣！孩子們都在面前，並且，請不要忘記今天是快樂的聖誕節啊。』書記趕緊向他的妻這樣解勸。但是『史可治』這個字，實在是他們全家人最厭惡的字；所以只要一提到，就足使大家發氣，並且，很能引起各人的悲觀來。這

種不好的空氣，陡然地瀰漫在他們中間，直過了五分鐘的光景，方纔回復了原先底快樂的狀態。並且，經過這一番刺激以後，他們因爲心理上的反動，就更覺得暢快。

『我們的大兒子將要有一個位置了，這是我在最近纔找得的。』書記對着他的妻這樣說了，就引起小兒女們頂大的快樂，都自然地把眼睛看着他們的哥哥，以爲他不久就要在商界中做一個人物了。彼得（大兒名）也頓時覺得臉上生了光輝，又沒有意思的在火爐裏看着火，因爲他這時已經想到將來如何儲蓄他所賺得的金錢，如何發展他的家業了。

那女兒馬沙是一個很苦惱的女工，伊整天整夜地在衣裝店裏作工。伊這時正訴說伊作工的苦況，並且，要趁着明天是個

假期，將要多睡一刻，以休養體力。馬沙述說伊在那店中生活時，曾說到：『一天，有一位侯爵和他的夫人一同到我們的店裏來，那侯爵夫人真是十分華麗，身量正和彼得彷彿……』彼得在火爐旁聽了，急急地把領帶掙好，使高過於自己的頸額；但因爲太掙得高了，竟把頭都埋在領帶的裏面！

一會兒，他們又合唱一首詩，這詩是說一個迷了路的小孩，在雪裏行走的故事。小泰姆也用了他那細小而清越的聲音和着。

他們這樣的家庭，絕沒有一點令人羨慕的事情，他們家裏一切的什物都已朽壞，他們的衣履既少，而且是陳舊得不堪的，並且，彼得還要不時拿些舊的東西到當典中去。但是，他們

的生活是快樂的，他們在聖誕節日，都存着極真誠底感謝的心；並且能彼此和睦，歡欣地聚處着。當這一幅快活底家庭的影像，在靈的手中所持火炬的光裏，愈趨愈遠的時候，他們的快活也越遠越覺加增。史可治注意的看着，他所最注目的就是那個可憐的小泰姆，一直到那景象杳滅不可再見的時候。

這時，天已經十分的黑暗了，雪下得很大，地上已經有了很深厚的雪堆。史可治和靈一同在街中走去。只見沿街人家，無論在客堂、廚房、或是別的地方，都有熊熊旺焰的火爐，這種火爐從玻璃窗裏望進去，那是怎樣的美觀和幸福啊。

他們走到一號，靈用手中的火炬照亮一家門首。這家正在預備晚餐，桌上陳設着極整齊的杯盤，刀叉都潔白得閃閃發亮

。那紫色美麗的窗簾，已經放了下來，這是表明他們快要吃飯了。屋裏的小孩們都跑到階前迎接他們的兄弟姊妹和表兄弟姨姊妹們。……

史可治忽聽見屋裏發出一種大笑，這笑聲是十分熟悉，以致引起他的驚詫，因為這就是他的那個姪兒的聲音。正驚疑間，忽覺自己已經進到屋裏來了，並且靈也正站在他旁邊。屋裏的笑聲是十分的宏朗而快樂，『哈哈……哈哈……』使人聽了，心裏就能十分滿意，而發生歡喜的情緒來。總之，這種笑聲是我們所沒有聽見過的，倘有人聽過，我們都務必要請他介紹給我們，好領受這愉快的滋味哩！

不錯，這笑的正是史可治的姪兒，在他身旁站立的，是他

新婚的妻子，也是十分的歡笑。並且全屋裏的人都在大笑：『哈哈……哈哈……』的不止。這因為姪兒正在述說一件事，這件事竟能引起他們這樣的大笑。

『纔可笑哩！哈哈……』他說了又笑個不住。『他竟這樣說「這是一回什麼事，恭賀聖誕，哼！竟是一些胡說罷了！」他說的時候是那樣的固執堅定，切實得不可動移啊！……』

『他呀！這個倒楣的人！這個可厭的老人！』姪媳顯見有些生氣了，所以這般厭惡地說。伊確實是一個活潑而美麗的婦人。伊在笑的時候，臉上現出兩個圓而小的淺渦，伊那玫瑰色的豐潤的頰上，永遠是令人生愛。伊有一雙極明亮清朗的俊眼分，能夠看得人十爽暢。伊的言語總是令人滿意的，雖然伊有

時是很會嬌癡恣縱而犀利的說。

『我那史可治伯父，雖然是一個可厭的老人，』姪兒強爲解釋地說，『但我到底是很可憐他，極願意寬容他的。』但伊卻總有些不快，所以仍舊這樣地說：『但是，在我對於這種人真是一點生趣都沒有，——我是極不願意和他接近的！』別的人都贊成伊的話，並且有人恨恨地說：『這個老不死的鬼！』

『史可治老人真是令人生厭！』這也有不少。

『但是。』姪兒獨這樣不肯附和衆人地說：『我對於他到有十二分忍耐的性兒。並且，我是極替他擔憂。他雖然有時使我氣憤不過，但我始終不願意向他發怒。這原是他自己吃虧罷了，他那古怪的壞脾氣！譬如我好意請他來吃飯，他不肯來，

這在我也不算一回什麼事哩。」

『哈哈！』姪媳輕爽地笑了，並接着說：『這實在是自己吃虧了，不能有福氣來享受我們這樣的盛饌！』衆賓客因爲剛纔吃過，還沒把滋味從口裏消失，聽了伊的話，就都說：『對了這樣的好菜餚，他不肯來，真是沒福哩！』這時點心已經擺上，但大家還沒動手。伊聽賓客們稱讚餚饌，就格外高興起來，並且用女主人的腔調這樣說：『好，這是很好了，我很歡喜聽見諸位這種批評的話，因爲我正在擔着心，不知道廚子的手段怎樣？合不合諸位的胃口？現在卻放下了心。——貝脫先生，你以爲怎樣呢？』貝脫先生是一位尙未訂婚的少年，這時正在注視着姪媳的一個妹子，這是一位體格豐腴、衣飾上花邊最

多的那一個姑娘。他聽見女主人向他說話了，方纔把眼睛稍稍離開那姑娘，有些不大高興而又含着羞態的說：『我麼？我實在沒有批評人家菜餚的權利，請恕我，因為我還沒有妻室哩。』那穿花邊的妹子聽了，就紅了伊的臉。

『唔，怎麼就停止了？請接下去呀！』姪媳見姪兒這時站着不說話了，就催促他快些把沒說完的說出來。

『我的意思，』姪兒就接了下去，『就是他來，也不關什麼緊要，只要我們把這心盡到罷了。但是，他真的失了一個機會，因為在他那帳房裏，臥室裏，大一點說罷，全店裏，也實在決不會找出像我們這樣的樂趣的。……我原來打算，在每年的聖誕節日都去請他到我們這裏來，和我們一同快樂。但是

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他在過去的聖誕節裏總會罵人的那樣脾氣，已經漸漸地改變了。因為我在每年聖誕節去請他的時候，總是這樣地說：「伯父，快樂的聖誕！」或是「伯父，恭賀聖誕！」這樣的請他的安，但是他雖未曾有什麼相當的回答，然而他這輕視聖誕的心理，在他的言語裏，已可以看出是漸漸地減少了。昨天，或者已經受了我的感動。倘使他因此而能贈給那個可憐的書記以五十鎊金錢，那麼，我的希望已經是得着了，我在他身上的效果，已經現出了！……」

這時他們大眾的心裏都是十分地快樂，並充滿了熱烈的感情，所以無論說了什麼話，都足以引起大家的歡笑，並且是笑得個不止。他們已經把點心和茶都吃過了，於是就奏起樂來。

姪媳的鋼琴彈得極妙，聽着頗覺動人，他們各人也各彈出許多極普通的調子，唱着極通俗的歌曲，這些調子和曲子，就是最不喜歡音樂的史可治聽了，也不禁迴想他幼時所聽過的，於是幼時的情況，就一一現在他的面前。他這時良心發現，盡露出他那久經理沒的天性來，自己問着自己說：『倘若我從前能多多地聽了這些快樂的音樂，或許心腸也不會變到這般冷硬，人生也更有些意思了。……』

他們現在又開始遊戲了。這是顯明而極普通的，並且，在他們現在竟也玩起這個『捉迷藏』來，就更覺有趣了。

貝脫先生被用手巾把眼睛紮了起來，在場中跑來跑去捉人。他的眼睛到底能不能看見，別人實在不敢斷定；但他卻時時

看着他自己的脚，並且會仰着腦殼。還有，最奇怪不過的，就是他捉別人，只跟着那位體格豐腴、穿着花邊最多的姑娘身邊捉個不歇。他跑起來的時候，能把火爐旁邊的煤塊踢到相當的地方，並且能躍過椅子，衝過門，決不會像一個沒有眼睛的樣式。他的脚步緊追着那位豐腴的姑娘，說真切一點罷，那位姑娘竟好比一塊吸力最大的磁石，他卻變成了一塊鐵了！有時別人雖是故意的讓給他捉，他也虛假地周旋周旋，但他到底是不捉別人。

『這實在是不公平！』姑娘跑着，銳聲的笑着說了伊也實在是不容易捉得，因為伊所穿的衣服，盡係絲質，非常的油滑，並且跑得很快，伊一面跑一面笑，早已有些嬌喘了，但貝脫

先生卻真有方法，竟把兩手左右平伸着，好似趕鵝似的，把伊直趕到一個屋角上去。這是不能再跑脫了，於是他就老實不客氣的上前將伊抱着，用一隻手摸着伊的頭、頸頸、與手上的戒指……這是要試猜這被捉的是誰。『放手！……別人看着哩！』伊覺着難爲情的低聲說。

做這種捉迷藏的時候，姪媳卻沒加入，伊是坐在一隻安樂椅上看着，也覺得十分好玩。史可治和靈就站在伊的椅後。

別的游戏又開始了，伊這時方纔加入進去，伊是那樣的聰慧，每次和別人比賽，總是佔着勝利，竟能超過了所有的人。

共計屋裏有二十多人，史可治這時已經忘其所以的竟加入他們的團體，在猜謎的游戏裏，也被他猜着好幾次，他快活得

叫了出來，但別人卻不能看見他和聽見他的聲音罷了。他本想在着這裏多耽延些時候，但靈卻不允許他久留，就攜他出去。這屋裏的景象也就不再見了。

他們走得很遠，又經過了許多人家，這都是些快樂的家庭。靈到了病人的跟前，病人頓時就快活起來。他們又到了外國地方去，那些最遠的地方，走起來，都好像近在咫尺似的。史可治見了無數稀罕的人物和事情。又見靈站在苦力工人的身旁，那些苦工竟忘記了他們的痛苦，而快樂得歌唱起來了。又到過許多孤老殘廢和病院中去，靈也都一一地給那些可憐的人們得着意外的幸福。並且，指示史可治應當怎樣做人，應當怎樣幫助人的方法。

一夜中經過了許多的事，走過許多的地方，這真是一個不可疑的長夜了。但史可治卻十分疑惑：怎麼能把各地聖誕節的景象都合併到一處；並且，更覺奇怪的，就是靈的形態也漸漸地變成蒼老了。他忽然又看見靈的衣服，就十分驚訝起來，忍不住的問道：『靈啊，請恕我唐突，我看見你那長袍下面，忽然長出兩條長得像一雙腳爪一樣的東西，那是什麼呢？』靈點了點頭，說：『請你看一看！』就從衣服下面拉出兩個小孩來。這是一男一女的兩個小孩，他們是那樣的可怕，他們的臉都黃瘦得如同狼臉一般，從他們眼光中看出憐憫、貧苦、卑賤，各種難堪的景象。在平常的小孩們自然是很美麗活潑得可愛，但這兩個小孩，卻真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了，他們的手瘦得如同

麻稽一樣，頭骨也嶙峋地露出來了。史可治看了，不覺退卻幾步，心裏雖勉強要說這是兩個好的小孩，但口裏到底不能這樣說出來。就滿懷疑慮的問靈道：『靈呀！這兩個小孩是你自己的麼？』靈十分鄙夷的說：『他們是世人的，』他說時看着兩個小孩，『他們現在跟隨着我，男的名叫無知，女的名叫需要，你當留意他們，你尤當留意在無知這小孩身上！』史可治叫着說：『他們有什麼需要麼？我可以爲他們盡一點力麼？』靈冷笑了一笑，只這樣回覆他：『哼！他們爲什麼不到監獄裏去？……難道貧民工藝廠也都關了門嗎？』這時，鐘忽然敲了十二下，靈不再見。

史可治聽見鐘敲過了十二下，忽然想起第三個靈必定要來

了。

不錯，第三個靈是已經來了，他（指靈）從頭至腳，都用黑布密密地嚴裹着，好像一團陰影似的。

四

第三靈已經到了。

這靈很莊嚴神祕的悄然進了屋，默無聲息地站着，史可治恐怖已極，就跪了下來。

靈是用黑色的衣服，密密地包裹了全體，只露出一隻手來。其實，也幸虧有這隻手，倘若連這隻手都不漏出來，那麼，真不能叫人看出了。這靈的身軀十分高大，滿含莊嚴和神祕的

意味，一聲不響地站在史可治身旁。史可治有些迷惘了，他並不知道要做怎樣的事，只得仰着頭問道：『你……你大概就是未來聖誕之靈了？』靈悄無聲響，只用那隻手向前面指點着。史可治如有所覺悟，就向靈說：『你是將要以未來的景象指示我麼？』靈只微微地動動他的頭，好像是承認這話。史可治已經遇過了兩個靈，在理是不應再有什麼害怕的了，但是這個靈實是太覺得陰森怕人，他竟不覺戰慄起來，直到不能夠立起他的雙足。這靈好似也很知道他的心理，就站着不動，等待他恢復原狀。史可治更加害怕，只覺前途茫茫地，不知將有什麼不好的事發生了，又瞥見靈黑魘魘地站在身邊，除了一隻手之外，任憑什麼都不能看見，竟像一團陰影似的，就不禁大叫說：

『未來的聖誕之靈喲！我覺得你是比前面來過的兩位更可怕得多了！……但我曉得你來是幫助我指示我的迷途的，我的心中充分地感謝你，我已經立志勉力去做一個好人了。請你明明白白地告訴我，指教我，能麼？』靈到底沒說一句話，只用手向前面指去。史可治這時無可奈何，就爬了起來，硬着頭皮向靈說道：『請你領着我走罷！夜也快要完了，我們也應該節省些時間，好罷，請走罷！』於是靈就動身前行，史可治緊緊地跟隨在這黑影的後面。忽然間就到了一座城中。

這城中有無數的商人們，來來往往地在街中不絕。他們的袋中都有鏗然作響的金錢，並且有沈甸甸地的金錶，錶上盡繫着金的鏈條。他們彼此遇着，招呼得非常熱鬧；或有些人，是

在一陣走着談心。這些人，史可治都熟識他們，有些卻是曾經和他做過交易的。

靈站在幾個商人的旁邊不動了，只用手指着這幾個正在傾談的人，史可治連忙跑上前去看看，只見裏面有一個大胖子，他的下腮是非常闊大的，這時對着別的人說：『我不很曉得他，他大概是已經死了。』

『他是幾時死的？』別一人問。

『我想，恐怕是在昨晚。』闊腮的胖子說時，摸摸他的肚子。

『那麼，請告訴我，他的錢到那裏去了呢？』這是一個鼻頭紅得像火雞冠子的人銳聲的問；並且補上一句說，『是不是

給公司裏拿去了？」

『我實在是不知道那些事，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句實在話：我實在是沒有得着他一個錢啊！』胖子說時，引起大眾的笑聲。於是他又改變了聲調說，『我想，他的喪事恐怕是很簡單的罷？恐怕沒有什麼人去吊問他罷？我們都去幫幫他的忙，好麼？』紅鼻頭的人笑了，他笑着這樣說：『去倒可以，不過我總要有飯吃；並且，能夠吃得肚飽纔行！』胖子把闊腮連摸了幾摸，很正經的說：『其實，想起來我也應該去的，這並不是存着什麼壞心，我是從來不會帶着黑手套，拿人家的東西的。不過，我想起他在生前有時遇着我，也還招呼招呼，並且，有時還談談天，我想，恐怕世界上只有我還能和他弄得來罷

……！』於是他們都去了。

這些人，史可治雖然都認識，但不能明白所說的是誰？和這件事到底是個什麼真象？心裏很想靈能明白地告訴他，但靈是不會的，他只一聲不響很安靜底站着。史可治決定這回事是和自己有密切的關係罷了。他想這死的人到底是誰？是馬雷罷？但這是早經過去的事了，好像不必在現在又現出來呀。他着實有些不安了，但因為靈已經在他前面走去。只好跟隨着前行。

他們到了一處很偏僻的地方，這地方的屋宇都是破壞的，簡直沒有一間整齊些的樓屋或平房。街中沿路也是垃圾滿堆，污穢的氣味，到處撲鼻。其中的居民，衣履都是敝舊垢膩得不堪入目，這自然能令人一望而知，這裏面是充滿了黑暗、失望

、悲哀、罪惡和犯案的事了。史可治很覺奇詫，這地方實是他從未曾到過的。他們曲折地進了一條小巷，到了一家門前。這家的屋裏滿擺着破衣、爛鞋、壞的木櫃，沒有腳的木櫥，折了腳的木椅；……地上也陳列着破爛的氈子，鏽得黃了的鐵鎖、鏈條、皮尺，和各樣的釘、小刀、筍子，……這大概是一所舊貨店了。屋裏坐着一個鬚髮盡白的老人，手裏拿着一根短的煙筒，時時把牠放到口裏去吸，又時時從口裏噴出濃厚底間着青白色的煙氣；他就坐在這破貨堆的裏面，消受着這種煙氣的滋味，默默地沒有一點動作。

忽然間來了兩個女人，都各挾着一個大的布包，一先一後的進了這所舊貨店；隨後又進來了一個男子，手裏也有一個彷彿

佛大小的包。伊們所穿的衣裳都是灰黑色的，男子的衣服也很潔淨。他和伊們不期然的遇見，就都大笑起來。

『幫工的在第一，洗衣服的在第二，棺材店夥計第三：——呀，好像原先約定似的！真好笑，哈哈！……』第一個女人笑着這樣說。別人也就笑了起來，那店主人——那正坐在那裏吸煙的老人，——也笑了。他們就談起話來，老人的煙氣也就格外濃厚，裹着他們，並且充塞了屋裏。

『這樣的結局，真可嘆息哩！唉，那死鬼，他這時是早已不知道的了！……』第二個女人抱着兩手，說得有些感慨。

『你還替他嘆息呀！他若在生時待人忠厚一點，也決不會這樣收場的了。這個老螺絲釘！他這樣的結局，正是他的刑罰

哩！』第一個女人狄兒威把頭扭了幾扭的說。別的人也都點點頭，表示十分承認的意思，於是狄兒威更冷酷的說：『這樣，我還覺得他是便宜了哪，我很願意他受刑罰更厲害一點！』就向着老人說：『請你先把我的包解開來看一看！』但是那男子卻早把自己的包打開，裏面有兩隻綠色的瓷瓶，一根別針，一個裝鉛筆的小匣子，兩個鈕釦，還有些零零碎碎的小東西。老人都一一看過，就和那男子講價，價錢很是低微，老人給了他一張紙，上面是開着價目的，就算是價目單子了。他遞給那男子的時候，還一手拿着那根煙筒，這樣說：『喏，這是已經很貴的了，要再多六個辨士，老實說，我就不能買了！來，第二個……』於是第二個女人把包解開，裏面拿出來氈子、舊衣服、一

把古式底銀湯匙，另有兩個吃糖食的小簞子、和幾隻破的皮鞋，老人用鉛筆把各樣的價錢開在牆上，並說道：『我總是常常肯多給些錢把女人，現在竟因此折了許多本了，——喏，這是你的價單，如果你還要加一個辨士，那麼，我就將在原價上減去一點！因為這實在是虧折得太多了。』第一個女人這時已經等候得有些不耐了，就高聲喊那老人說：『喂，厥阿！（老人名——譯者）請打開我的包來！』伊的包，真的，結打得實在太多了，老人低着頭，竟至放下他的煙筒，一個一個的替伊解開，直等到解開了最後的一個，就先漏出一大捲的黑布來。老人打趣的說：『呀！這不是你的裝奩麼？』女人笑了一笑。老人看了布，又說：『咦！竟連裝奩上的小圈都拿下來了？』女人說：『自然

啊！還留着幹什麼？」老人笑道：「你這樣會賺錢，將來卻真會發起財哩！」女人很大方的答道：「啊，我是一點都不拘束，無論在什麼地方，要拿就一起連根的拿了來！——但是，請你沒要把油滴在氈子上！」老人看了看包中的舊的絨氈，這樣問說：「這是他的氈子麼？」女人一點也不遲疑的說：「不是他的，還有誰的！你想或者拿了她的氈子來，怕他會傷風麼？」老人這時正在檢查着氈子上的窟窿，嘴裏卻自言自語地說：「我想他死了的病，該不至於會傳染的……」女人聽了有點不大暢快，曉得他又在那裏拈出『減價』的題目了，就接口說：「這倒用不着擔心的，決不會至此！——喏，現在請你看這件襯衫，」伊說時，從包裹拿出一件大半新的襯衫來，「這是沒有一個洞和一點污

跡的襯衫，要算是他所有衣裳裏的一件最好的了。哼，……他們那些傻子，竟要把這件好的衣服幾乎糟蹋了！」老人有點不明白，就擡頭問伊說：『怎麼，怎麼是糟蹋了？』女人頓時放出厭惡的顏色，說道：『你想，你們竟要這麼着，要把這衣服給那老貨穿着去下葬哩！』又把鼻子皺了兩皺，接下說：『那樣的人，無論什麼破布，卻不夠了，還須白白糟蹋寶貴的東西！』

史可治見了這樣，又聽了這些話，心裏懼怕得幾乎冰了起來！因為他看見他們所買賣的貨物，都是自己所心愛的東西，他們既隨意買賣，並極力的詆毀，史可治真是恨極了，也痛極了！他遍身戰慄起來，竟至呻吟不絕。

『哈哈！……』第一個女人又笑起來了，這是因為又從

包裹拿出一條絨的褂子，都交給了厥阿，厥阿也一一地付給伊們的現款。女人們齊聲這樣說：『這個老貨，他在世的時候，害苦了我們，他把他的精力盡用在我們這些苦人身上，但謝天謝地，他死了，卻也給了我們一些好處！』伊們說時，用手捏捏手心裏的錢。

『靈啊，我現在十分地明白了，那死的人就是我罷！我想我的爲人，正是他們所痛罵的！——呀！天哪！怎麼有這樣的一個可悲底結局呀！』史可治淚流滿面，悲切切地叫着，但眼前的景象卻又變了。

這又是另換了一處，面前有一張牀，——是沒有帳幕的牀，牀上睡着一個挺直的死屍，屍上覆着一匹白布。史可治見

了，更覺恐怖。這屋裏是十分的黑暗，他雖用盡他的目力，想
看明白這裏面的景象，但終是模糊不清，只有一線光亮，自那
小小的窗隙裏透入，照在屍身的上面，屍旁杳無一人，情況更
覺淒慘。史可治幾番想上前揭去屍身上的覆布，看到底這死
者是誰，但是已經絕沒有這種勇力了。就對靈說：『我們走罷
，我的好靈，我在這裏實在是很怕哩！』但靈屹然不動，是用
手指着那牀上的屍身。史可治真是又怕又急，帶哭聲地說：『
我己知道你的意思了，你實是要我看那死者的面貌，假使我要
有這樣的勇力，我早遵你的命去做了，只是我怕，我真不敢啊
！』但靈仍然是不移動，只指着屍身。

『請你指示給我一個人看，這人是爲着這死者而悲傷的，

我或者可以就能知道這死者確是誰了，好不好，靈呀？」史可治如有所悟的說。這時靈就微微抖擻一下，輕輕掀動黑衣，眼前的景象就隨卽改變了。

一間屋裏，光線是很明亮了。屋裏坐着一個婦人，和幾個孩子。那時，伊好像正在等候着一個人，因爲那人久久不來，伊就十分焦急地，在那裏時坐時起，又不時的看看鐘，只要聽見一點聲響，也必立刻跑到門邊張望一下。有時坐下縫紉，但絕沒有心思在針帶上面；並且，聽着孩子們吵鬧，更嫌厭煩。最後，門外果真有人來扣門，伊知道這是丈夫回來了，馬上跑去開門。伊的丈夫年紀雖然還輕，但面容因爲貧困，卻已經很憔悴了。這時他的樣子很覺舒服似的，極力底強作笑容，想掩

節面上的悲哀。他坐下了，婦人連忙張羅着茶飯。他吃着，婦人已不能再忍耐下去，就急急地問道：『我愛，信息怎麼樣了？』他暫時沒有回答，伊就連續着問道：『到底是好消息呢？還是壞的？』他一面吃完，用手抹着嘴，慢慢地答道：『消息，那自然是不會有什麼好消息的！』伊聽了，十分憂傷，忙忙地說：『這樣說，我們不是要破產了嗎？』他趕緊安慰伊說：『不至於到那個地步，我的親愛的，我們現在卻還有希望哩！』伊覺得十分出奇，接着說道：『希望！難道他已經心軟了麼？除非他改變了那很惡的心腸，我們又那裏來的希望啊！』男子就告訴伊說：『他是不會改變什麼的了，因為他是已經死了。』伊原是一個很賢德的婦人，但這時聽了這個消息，也不禁

自然底露出感謝歡喜的樣子；但隨即伊自己就覺得這是不十分合理的，就顯出很慚愧的悔改心，伊正低下頭默默地祈禱上帝，饒恕伊這樣不慈愛的心意。但因爲聽見那人的死耗，也確實引起伊一番的感嘆，這是很明顯的事。

『昨晚我原是打算去看看他，後來竟沒去成；但我也料不到他竟會死了。』他也吁嗟地說。

『那麼，我們的債權，將歸給誰呢？』伊很切心地問。

『那我倒不能預先曉得。但是，到他們安排定了的時候，我們那時一定可以有錢償還了。萬一就是還沒有，我想那承繼債權的人，一定是要會比他好些的。所以，我們今天晚上倒很可以放心睡覺了。』他這樣很覺暢快地說了，果真的，那天晚

上他們覺得放心而快樂，就是小孩們雖然不曉得是怎樣一回事，但也確實感覺到今晚和平時有些兩樣，所以也都活潑得可愛起來。

『靈啊，現在可以不可以請你指示給我看，有什麼因死者而悲傷的麼？否則那屍身淒厲的慘象將要永遠追隨着我，直到我進入墳墓了！靈呀，請慈悲我！』史可治淒慘地懇求着。於是靈就前行，領史可治到了他的書記的家裏。

這個地方，史可治是曾經來過了。這時屋裏的景象，沒有一些改變，火爐旁邊仍舊坐着許多的人，書記的妻和小孩還是那樣團聚着。但那時一點熱鬧的氣味都沒有了，全屋裏靜悄悄地。伊利小孩都默着，只有那大兒子彼得捧着一本聖經在讀。

：『他把小孩子帶進來，放在他們當中，……』伊和兩個女兒原都在那裏做着針線，伊覺得有些不自在起來，就放下手中的活計，把一隻手托着腮，低低地說：『這種顏色真妨害我的眼睛……』於是又接着寂寞地說道：『唉！我那可憐的小泰姆……』

『這樣稍停一下，屋裏更淒涼得可憐了，伊又改變了語調：『我的眼睛已經好了，他回來的時候，我定不能給他看見眼睛不好……』彼得聽了，也闔上了書，帶着憐惜的口吻說：『我看父親近來回家的時候，比較從前遲得多了，他的脚步已經走得慢了！……』這又沉默了。伊聽了兒子的話，更覺有點感觸了，『我記得我的丈夫從前走起路來，就是小泰姆在他的肩上扛着，也是很快的。』伊說時有些追懷往事似的。彼得也隨着說

：『一點也不錯，我常常看見他走得那樣的快，竟會叫人跟不上哩！』別的人也都這樣說。伊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徐徐的說道：『這原也難怪喲！我想，小泰姆本來是身體很輕的，父親又十分疼愛他，所以搨着他，也就不覺得有什麼吃力了。』

書記已經回來了，這時到了門前，他的妻連忙跑上去迎接他。他穿着一件絨衫，很懊喪的進來。桌上的茶已經預備好了，小的兒女們爭先地坐在他的腳旁。別人都看着他吃茶。那個小的女兒，更爬到他的背上去，把那小臉緊貼着父親的面龐，好像是慰藉他的。他見了這種情景，心裏覺得稍微快活了些。看見桌上放着他的妻女們的手工，就誇讚伊們的勤快，並且這

樣說：『這些活計，不要等到禮拜日，都可以趕成功了。』

『禮拜日？——但是，你今天已經去過了麼？』妻親切的問他。

『是的，親愛的，我已經去過了，我盼望你也能和我一同去，那個地方很好，綠草平鋪地如同氈子……我已經允許了他，每逢禮拜日必定去看他，……唉，我那苦命的孩子呀！我的心肝！……』他說着後，不禁悲從中來，竟至慟哭不止了。

『靈啊，這算怎樣的一回事呢？唉！——但是，我覺得我們不久是要分手了，雖然我不能夠知道怎樣的一個分手法。現在務須請你指示我，那牀上的死屍到底是誰呢？唉，我的心已經裂了！』史可治急切地向靈求告着。靈於是領他離開這裏，

走到一個熱鬧的市場裏面去。史可治陡然想起，這就是他營業的地方。靈走到這裏，並不指着他的店鋪，卻把手指到別處。史可治心裏有些疑惑，就向靈說道：『我的店屋原在這邊，你爲何指到那邊去呀？』靈毫不爲動，仍舊指着原處。史可治再也忍不住了。就連忙跑到自己那店鋪的帳房窗戶外，向裏張望一下，但裏面的形式已大改變，在那裏面的也盡都是些面生的人。史可治雖然着急非凡，但因爲靈還是指着那邊，不得已的跟從他去。他們到了一座鐵門的下面，史可治心裏明白，這就是公共的墳地了。這地方四面都圍着房屋，裏面是極荒涼悲慘的墳地。墓地裏的野草長可沒膝，景象淒厲異常，好像是覆蓋着一層極厚的灰色的死亡之幕。

靈站在墓地的中央，用手向下指着一座荒墳。史可治就跑到那座墓旁，俯下身軀，只看了一看，着實地受了一個極大的震駭！那靈的態度仍舊如前，但史可治已經害怕得失了常態了。

『靈啊！當我還沒到墓石的旁邊去的時候，請你告訴我：

這個地方的結局，是表明將來定要這樣，還是或者會這樣呢？

』史可治哀號着說。靈到底不出一聲，仍舊指着那墓地。史可治自語道：『一個人的行爲若是和他的結局有關係，那麼，他的行爲改變了，結局是不是也跟着改變了呢？』於是又仰着頭向靈：『靈呀！你能不能明白地告訴我呢？』但靈是一點都不動，正像一根黑色的石柱一般。史可治無計可施，只得顫慄着

依照靈所指的地方去尋找那草裏的墓碑，碑上的字跡也已模糊，墳上更沒有一些花圈和人的足跡，這實在是一座頂淒涼的墳墓了。史可治用了他十足的眼力，仔細的看着碑上的鐫字：『史可治的墓！……』

史可治跪在墓旁，像發瘋般地仰着頭大聲地問靈：『我不是這墓中人呢？』靈用手指着墓，又指着他。史可治狂叫了，『啊！決不！決不！……』但靈還是不停的指着，史可治真快要瘋顛了，把手高高地拱起，向天懺悔，十分哀慟的懇求，因為他極力的希望不致如此的結局。但當他仰看天的時候，瞥見靈的形體已經改變，漸漸地縮小，直到委身於地，恰如蛻化的一般，就杳絕了。

五

史可治急急地睜開眼睛，只見那靈就是在他的臥榻旁邊蛻化了的。這臥榻，一點也不錯，正是他自己的；這屋也正是他的寢室，並且，最好的乃是這光陰仍舊也是屬於他自己的，好使他能及時努力，做一個自新的人。

現在他的面上是滿了淚痕，因為懇求靈的時候，實曾哀哭得不止的。

他看見牀上的帳幕仍舊是掛着，那帳上的小圈也都一個個安然地掛在上面，他深深慶幸這場幻夢沒能成爲事實，他也立志極力避免，使終不至成爲事實。

他進了客堂，見各樣的什物都仍舊的擺着，馬雷的魂所打從那裏進來的那個門，和第二個靈所坐着的屋角，並且，那個窗，——就是你看見許多鬼靈的那個窗，也都是仍舊地，他就禁不住大笑，——這笑雖在一般平常極歡喜大笑的人裏面，就說罷，在他的姪兒的家裏，也很難找出的。

『我不知道和鬼靈們纏了幾天，我真成了一個無知的小孩子，』他自己對自己說，『但這也不妨事，就是成了小孩子，也好，也好，呼而拉！呼而拉！快活呀！……』正在這時，禮拜堂裏的鐘忽然響了起來，『叮噹！叮噹！……』清越得響個不住。他就從窗裏伸出頭來，向外面看看，瞥見窗下有一個小孩，穿着整齊的禮服，正走向禮拜堂那邊去，他就大聲的喊那

小孩，並且問他說：『今天是個什麼日子呀？我的好小孩。』那小孩很覺詫異，很希罕的答道：『今天，今天是聖誕日啊！』史可治十分喜歡，自語道：『哈！原來還在聖誕節的早晨呀，還好，我還沒有錯過了機會。哈哈！鬼靈們只在一夜裏指示了我！』又急急地向小孩說：『哈羅！好小孩！你知道不知道那邊那四叉路口上的那家賣雞鴨和野味的地方？』小孩仰着頭答道：『我知道。』史可治大加讚賞地說：『好，很好，真是一個聰明的小孩！』他又接着問說：『你可知道他那店裏所掛着的那隻火雞——就是那隻最大的火雞，還在那裏麼？』小孩說：『是，還掛在那裏。』史可治很覺得得意，就高高興興地向小孩說：『好，那是再好沒有，請你去替我買來！』小孩不敢相

信，搖搖他的腦袋，向上面說：『算了罷，不要拿我開心罷……』史可治連忙說：『決不，決不，你快去招呼他們送來，我就送給你一個先令。』小孩見他說得十分的懇切，並且聽說有一個先令的賞賜，就歡喜得跳着去了。史可治眼看着小孩去了，就兩隻手互相搓着，自己對自己說：『這隻火雞將送給我的書記，一定，一定不要使他曉得這是誰送來的。』他不禁失笑，『呀！那隻火雞，真要比那小泰姆大過一倍哩！』於是他就坐下寫書記的住址。因為心裏歡喜已極，手竟顫動起來，及至把姓名也都寫好，那賣火雞的已經和小孩一同送火雞來了，他開了門，把他們讓進來，笑着給了價錢，和小孩的一個先令。當他們出去了之後。他一個人進了房中，笑個不住，因為笑得太

厲害了，以致喘不過氣來。

他開了衣櫥，把頂好的他所心愛的衣服拿出來，這當然不是常見的事；他又十分留意的穿好了，就走到街上去。街中的一切情景，正是恰如那第二個靈所顯示的一樣。他背叉着手，慢慢地走着，遇見每一個人，必定含笑招呼着。別人向他說：『早安。快樂的聖誕！』他後來告訴人說，這種聲音是最悅耳不過的。後來，在街中遇見了昨天午後到他那裏募捐去的一個人，他連忙跑到那人的面前，和他親熱地握着手，並且說：『我想你們昨晚一定是成功了，我的親愛的先生，我真心的感謝你，你昨晚實在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教訓。哈羅！快樂的聖誕！』那人很覺驚奇，就問他說：『你就是史可治先生麼？』史可治

連忙地答道：『是的。我就是史可治，但是，這個名字，恐怕是你所不喜歡的。』又附着那人的耳朵輕輕地說：『務必請你寬恕我！』那人還有些不敢相信，所以又問他道：『史可治老先生，這是認真的罷，——還是兒戲呢？』史可治正經地道：『怎會是兒戲！務必請你寬恕罷！』那人十分納罕，連連地搖着頭說：『這真是希奇的事，我竟不知道要對你說什麼了！』史可治連連搖擺着手，說道：『請不要這樣說，先生，請你原諒我，我是十分地感謝你的好意，雖至十次的申謝也不爲過。如有閒暇，務必請到我那裏坐坐！』那人很受了他的感動，表示很懇摯的樣式和他重新握手，並說：『我謝謝你的美意，我有暇定來拜訪。』』

史可治到禮拜堂裏去，一遇着小孩，必定用手撫摸着他們的頭，看見人家廚房和倉屋，也要到窗戶外探望一下。總之，每一件事都能夠引起他的快樂和新奇，好像平時都未曾見過的一般。

午後，他跑到他的姪兒家去。原先不敢直接的進去，按了門鈴，有一個年輕的女僕來開了門，他問伊說：『美好的姑娘，你的主人在家裏麼？』女僕回答說：『是的，他們都在家。』他又問道：『現在他們是在那裏呢？』伊看了看史可治，就說：『先生，他和他的師母現在正在餐室裏。——我帶你到樓上客室裏等一下，好麼？』史可治說：『不要緊，謝謝你，我原是認識他們的，現在我可以自己去。』

他走到餐室的門外，很謹慎的扭開門鎖，伸頭向裏面張看。見他的姪兒和姪媳，還有許多人，正和先前所見過的一樣，正在鋪張着桌椅，他就喊姪兒的名字：『福乃德！』姪兒出乎意外的看見他，有些疑惑不定，就說：『那是誰呢？我真不相信他會來！——你是誰呀？』史可治高興得很，大聲答應說：『是我，』又笑了出來，『是你的伯父。我是特來赴你們的餐會的，我可以進來麼？』於是就進去，笑容可掬的，和每一個人作親熱的握手。

第二天，他一大早到了他的辦公室，——就是那個帳房，——他想要比那書記先到。那曉得鐘已經敲過九下，書記還沒有來。九點一刻了，九點半了，那書記方纔到。他進了他的

小房裏，脫下帽子，解開衣服，急急忙忙地坐上椅子，伏在寫字檯上拚命的寫字，他的速度正是要補償那過去的鐘點。

史可治故意裝作平時的嚴厲的樣式，怒叱着說：『你爲什麼到這時纔來！』書記怯怯地說：『我……我知道是遲了，是太遲了，但是，請恕我，昨晚在家裏實是很快樂的……一年中只這一次罷了，先生！』史可治又說：『來，到我這裏來！』書記十分膽寒，不敢進去。史可治笑了，很和藹地說：『我的好朋友，這樣的情形是不好的，現在我正該加增你的薪水了。』又接着很莊重的說：『朋友，快樂的聖誕！』他說得一點不使人疑惑有什麼壞意。又繼續着這樣說：『好的同伴，我很願意我們比從前更能彼此了解，我很盼望我們從此能夠快樂地聚

處；我將幫助你解決一切的困難。你現在可以將你的火爐生旺了，若是屋裏的煤不夠用時，你可以隨意在外面去買些來，因為天氣實在是冷呀！」

果真的，史可治從此做的事比他所說的還要好了許多，並且好得有些過分了。他已經把小泰姆做了他的義子，他已經成爲一個極富於友誼而可交接的人，並且，他已確實的做了這城中最良善的人了。

他起首常常被人議論着，譏諷着，並且訕笑着，但，他總是一點不管的努力去行善。因爲大凡一個人要立志做個好人、行點好事的時候，這種阻礙總是會發生的。但他是不怕的，他只竭力地去自新，因此，心裏也常常得着極大的安慰和快樂。

他從此不再遇見什麼鬼靈了。他此後做人，總是按照一種新的方法，他小心謹慎地去行一切慈善的事，以致認識他的人都能夠證明他確實是世界上最能虔誠、恭敬、歡喜、快樂、過耶穌基督的聖誕節的一個人。因此，作者也要希望世人都能像他，有切實的悔改，守着快樂聖潔的聖誕節，那麼，真能夠得着那小泰姆的那樣祝福：『上帝保佑我們了！』

第四博士

(原名 'The Other Wise Man')

原著者美國 Henry Van Dyke

楔子

諸君都已曉得那東方三個博士的故事，他們是從那遠的東方把極貴重的禮物帶到猶太的伯利恆城去敬拜耶穌。但是，你們尚未曾知道在他們三人之外的另一個人，正和他們是同伴的，但未能和那三人一同去罷了，這就是那位第四博士了。

現在我要說到那第四博士的事，他是抱着極大的希望，歷盡了千辛萬苦，但到底是終歸失敗，——不，這是他成功在失

敗的裏面。他長途跋涉，行經多少山川險阻；他的靈魂深處是怎樣的痛苦和激戰，他爲了要尋找他所要尋找的那位，真忍受了說不盡的勞苦哩。

我現在要將這個故事說出，這是從夢宮裏聽來的——就是那在人心深處的夢宮了。

一

當奧古斯丁做羅馬皇帝的時候，希律王正治理着耶路撒冷。那時波斯國的伊可白梯拉（Ecbatana）城中住着一位名喚阿提本（Aaban）的祭司。他的住宅是很靠近皇家的庫廩，所以，若是從他的屋頂上看上去，就能夠看見許許多多朱紅的、白的

、藍的、黑的、金色的、銀色的……各種屋頂；並且還能夠看見那對面山上皇帝的夏宮，那高大的殿屋正巍峨着威風凜凜地站在那裏。

阿提本自己的住宅裏，有一所很幽蓊的花園，裏面有各種美麗的花，蔥鬱長青的樹，還有各種佳美的菓木。園後緊靠着山麓，有一道清楚的小溪，從山泉裏流出，滋潤着園中的土地。園中樹林裏，有極伶俐的小鳥們的窠，所以鳥的歌唱，溪的流聲，和樹葉花枝上風吹過的繁響，就成了園中天然的音樂了。

這是九月將盡的一夜，園裏的景色，已漸從黑暗裏消失了，鳥的歌聲也因爲倦唱而停歇了，只有那小溪還潺湲的流着，發出一種半似喜笑又半似哀哭的音韻。這時從屋裏發出亮光，

穿過樹林，把樹影更顯得濃陰滿地。因為這花園的主人正在屋裏宴客了。

阿提本站在門前迎接來的賓客們，他的年紀還不過四十多歲，身量很高大，面皮櫻黑，兩頰廣闊，而眼睛裏的光采炯炯地射出。他的嘴唇是薄的，口是方的，面貌莊重而有威嚴似的心情，和不可輕易變更的意志。這是最能使人一望而知，決不是一個庸碌平凡的人，他在無論什麼一種環境裏，都會找出他自己發展的機會，而想建設一番事業的。他穿的衣服是白得如雪般底羊毛所織成的，有絲線鑲緣的邊，所以身上覺得有些發亮。他所戴的帽子是高而尖頂，也是白的顏色，上面有縷絡

垂在旁邊。這種裝束，正是古代波斯拜火教的祭司們的禮服。他這時接着來賓們，口裏不住的說：『你們好！父親也好！我這樣的祝福。歡迎！得着你們來到這裏，真是「蓬蓽生輝」了！』

來的賓客們共計有九個，他們的年齡並不是一致的，但他們所穿的衣服卻都是絲質的，並且都有金色的領巾，這樣，正足以表明他們正是波斯的上等拜火教徒了。他們進了屋裏，在祭壇旁邊落坐。祭壇裏有很微小的火燄時時伸出，阿提本站在壇旁，用小的松樹枝，和香膏加在火上，就發出一種香氣。他們這時就同聲唱着『亞西拉』（Yasna）是古時波斯拜火教中一種教神的讚美歌）。

『我們崇拜天上的真靈，

他有所有的善美和聰明；

在他的旁邊，

圍繞着許多聖潔的天仙——那永遠不死的人；

是的，他們能給人福氣和安寧。

呀！我們因他所作爲的都得着快樂，

真靈啊，我們服從你的真理和權力。

*

*

*

「我們讚美清潔的萬物，

因爲這是他所獨一創造的奇蹟；

他所有的思想是真實的，

言語和動作都當欽佩而心折。

萬物因爲他不至於滅絕，

我們感謝呀，

這都是他的所賜給！

*

*

*

『啊啊！「默洗德」（註一）請聽我們，

你是在真理的裏面，

你住在安逸底快樂底天宮；

願你掃除我們一切的虛僞罷，

拯救我們脫離那惡魔的羈絆；

把你的生命裏的快樂和光明，

傾倒呀！傾倒在我们這黑暗憂愁的人世當中！

『用你的光照亮我們的花園、田間、和脚前；

照在我們工作和耕種的上面；

照亮了所有的城中，

使信你和不信你的人都能夠看見！

照着我們度過這漫漫的長夜，

現在，用你的全力把我們的全身照遍。

真靈呀！

接受我們這虔心崇拜的詩歌，

和這聖潔活潑可愛的火燄！』

(註一) Mazda 是波斯教所拜的神名。

當他們唱歌的時候，祭壇上的火燄也漸漸地高起，時起時落地發出有節拍的呼呼地響聲，正好似和那莊嚴底歌聲互相應和着。他們歌唱完了，餘音還嫋嫋未絕，那火燄忽然十分底旺了起來，照得屋裏通明，登時現出屋裏簡單的陳設，和光彩的莊嚴來。

屋裏的地板的顏色是深紫的，上面畫着白的界線。牆上的花紋是金色和藍色相間而成；在火光中照得光彩煥發。窗頂都是半圓式，上面掛着如同雨過天青般的青色絲帘。那穹窿式下覆的天花板，是深碧色的石頭所造，好像青天般的覆着，並且，上面綴以閃閃放光的銀的星點。屋頂的四隅，各安置着一個金的輪盤，這就是他們所稱爲『神石』的了。在那東邊的屋角

，就是靠近祭壇那裏，有兩根深紅色水晶石的柱子，柱頭上覆着的圓頂，也是水晶石的，上面用精工雕刻着一對射箭的小人，手裏拿着弓和箭，作正在要射的姿勢，形態是極優美的。那邊，門和窗的帘子上，都繡着金色的花朵，襯着那鮮紅色如同熟了的石榴一般的鮮紅的綢地，格外覺得鮮豔奪目了。所以這屋裏的景象，在這明亮的火燄中照着，正如一個極幽美的夜色；那是一個天色深碧並且有銀色的星顆散佈在上面；東方是望着將亮的時候，放出紅色的朝霞的夜色。屋裏這種裝飾，恰正可表明主人的心胸是怎樣的清澈遠大而熱烈了。

他們的歌已經唱過，阿提本就請衆賓客們轉到屋的西邊，他請他們一一坐下，然後和他們談起話來。

『你們今晚都肯惠臨到這裏，我的虔誠的波斯教徒們呀！現在願你們堅持你們的信仰，把敬拜聖潔的上帝的心重新發旺起來，如同那正在發旺底祭壇上的火燄一樣啊！但是，你們請聽我說，我們現在所敬拜的，並不是那屬於物的火燄，乃是用火燄來代表我們那清潔的神道，因為火燄是世界上最清潔的東西。所以我們所敬拜的神道，就藉着火燄的象徵，而知道他是最光明，是真理，是最清潔的了。』他說到這裏，就問其中年紀最老的他的父親說：『父親，是不是這樣的呢？』愛伯格儒（Aberrus）他的父親點了點頭，說道：『是的，我的兒子，你說得很妙。那真的拜神者，決不要去拜什麼偶像；乃是要從外物的象徵，引到真神的所在，歸向真理中去的。因為這樣，所

以纔能有新的光明從舊的儀式中放射出來哩！』

『現在請聽，我的父親和朋友們，聽我說給你們，怎樣能從舊的儀式裏可以尋出新的真理和光明。……』他聽了父親的話後，更覺感觸到他的久蓄未吐的深意，所以說時更顯得鄭重而懇摯了。『我們大家已經尋出天地間各種奧祕的事，並且從水、火、以及萬物中找出他們能夠醫治人供給人們的功用。我們也已研究過先知們的書，書中所說的人們未來的事，並且，我們也已看出他是怎樣的應驗了。然而，……』他提高了喉嚨，更覺用力地說了，『這許多古籍裏，其最難明白的，而為衆學問中最高深的學問的，就是要明白天上星象的學問啊！我們若是能夠明白了天上星象的奧祕，那麼，我們對於宇宙和生命

的意義，將同時揭穿，而徹底明曉了。倘若我們能夠完全的照着這星象的垂示去行事，我們將沒有一點隱祕的事還能存在胸中了。但是我們世人現在對於天文上的知識是很淺薄的，不完全的，我們豈不知有許多的星辰是在地平線之外，在那很遠很遠的南方或別的方向之外，是我們所不能看見的麼？』他說時，賓客們都互相低聲私語，好像很贊許他的意思。等到他說到這裏，賓客裏就有一個名喚邵格潤（*Tigranes*）的接着說：『星象呀，那正是永遠的思想，這些思想是無窮無盡，計算不出的；但是，我們人類的思想卻是可以計算得出，如同計算我們自己生活了許多年月一樣的容易。我們的「梅迦」（註一）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了，他能夠知道他自己的缺少和無知，這就是我們

人類最高貴的能力和祕訣了。……我們時常向人這樣說：「看着，等候着，有一個新的太陽就會出來的！」我們知道，這所謂「新的太陽」，就是那光明；我們雖然渴望着光明，但須知道：暗就是光，光也就是暗，光和暗兩相交替，是無窮止的，我們又怎能知道那光是什麼時候可出現啊！」阿提本聽了，微笑了一下，就繼續發表他的意見說：『照你這樣說，我的朋友，我還未能充分地滿足。因為若是這樣永久地等候下去，實是沒有什麼指望和意義的。這已經覺得沒有什麼興趣了，又何必再有什麼渴望呢？若是這樣，那麼，我們和那希臘的哲者們所說人生沒有什麼意義的話，成爲同一的信仰了。但是，真的聰明人，是要把真和假的價值表明出來給世人看個清楚的。我們須

知道：「新的太陽」到了那個時候，總是要來的，這在我們的先知書中也已這樣說過，「極大的亮光，不久就要來了！」……」

「這是很對很對的，」老父親愛伯格儒極口稱許，撚着長髯說：「每個波斯教的信徒都應該要知道亞威斯泰（Avesta）的寓言：「到了日子，有一位得勝者蘇賽施（Sosiosh），他要在東方國中衆先知裏出來。在他的身上將發現最大的光明，能夠令人有永生，不會朽壞和死亡，並且有權力使死者復活。」……」

「這種說法，不過是荒渺之談罷了！」邵格潤不服地分辯說：「若是照這樣的說法，我們將永遠不會再明瞭什麼了！照我的意思看來，我們只可將我們眼前的事說說罷咧，譬如說我

們應該怎樣把「梅迦」的勢力擴張，怎樣振興吾教，怎樣富強國家……這都是我們可以說到，並且能夠做得到的；至於要說到那別的國家裏將要有一位絕大權柄者出來，並且還要來征服我們國家，和管理我們的事，竟可攔着不談罷！」他發了這番議論，別的賓客們也都甚以爲然，他們聽了，有一番贊許的誠意，這可以從他們的顏色和容貌上看出來的。

阿提本只向他那老的父親愛伯格儒看着，他面上竟似發出極顯明的光輝，很響亮地說道：『父親啊！我在我的靈魂深處時時記着你剛纔所說的那個預言。我想，一個宗教若是缺少了一種極大的希望，那麼，就好像我們祭壇上沒有那活的火燄一般了。』他用手指着那正在發旺的火燄，火燄正發出極明亮泛

青色的光來。『我看了那火燄，更覺得有一種真理，藏在裏面；這竟使我不能不信服，不能不極力的熱望着，這是比那先知們的預言還要有力量些，這就是那大光明快要來了。』他這時候鄭重地從胸前襯衣袋中取出兩本裝釘得極其精緻的小羊皮手卷，攤在膝上，翻到一處，用手按着，仰面向賓客們說：『在許多年以前——在我們的祖先還沒有到巴比倫以前，那時在迦勒底地方有許多先知，我們中間的第一個「梅迦」，就從他們那裏學得各種的學問。他們那裏有一位名叫巴蘭的，是波耳的兒子，他是衆先知中最有能力的一位，我們現在要看看他所說的預言是怎樣的。』於是他就俯首望着卷中的文字大聲的讀道：『他說：「從雅各族裏要出來一位光明的星宿；從以色列人

當中要出來一位執掌大權的人。」……』

『哼！……猶太人是巴比倫的俘虜！雅各的支派正是我們皇帝的奴隸！以色列的各族，現在都是恰如那迷散的羊羣，在亂山谷裏奔跑了！』郅格潤冷諷地又繼續着說：『並且，他們現在正是屈伏於羅馬人的脚下，還要說什麼星宿要從猶太中出來啊！』

阿提本並不和他分辯，只繼續着向衆人說：『還有一位大先知，就是但以理了。他曾做過君王們的謀士，他是一位極享大名的智慧者，他是受我們古列王時代最隆盛的尊重的，他能夠戰勝一切惡魔，脫離一切苦難，我們當中的人，也都尊敬他，相信他。……』他於是取出那壓在膝上底第二本手卷，翻開

了，讀道：『自從回復耶路撒冷的命令下來的時候，到受膏者出世的時候，當要六十七年零兩個禮拜。』……』

『這種數目是一種神祕的數目，我的兒子呀！有誰可以確定這樣數目是指着那一日的呢？』老愛伯格儒也有些猶豫起來，不覺插入了這一句話。

『確實的，父親，這其中的意義，我已經有些明白了，我和我那同伴們三個「梅迦」，就是喀斯波（Caspar）米爾崛儒

（Melchior）和貝澤撒（Balthazar）三位，已經在巴勒底的地方，

掘得古代的碑記，那上面明明地記載着這事就要發現在今年。並且，我們在今年春間，曾經在天空中發現兩顆巨星，這兩個星若是聯合起來，形狀就和魚一樣，這就是象徵希伯來民族的

了。以後，我們又曾看見一顆新的星，可惜那星只出現一次，第二天夜裏就沒有了。現在那土木兩星在秋天又相逢了，這真是奧祕的垂象啊！我三個同伴們，現在正在巴比倫的一座古廟裏觀察；把我留在此地觀察。我們每夜都要仰天細看，若是那顆新的星再出現了，他們將在那邊等候我十個日子，我就從此地起程到他們那裏，一同往耶路撒冷城，拜謁那方出世的新皇了。我十分相信，這個佳兆一定就會出來的，我早已預備了長途旅行的一切物事，並且，我已賣掉我自己的產業，買了這三件寶貝。』他這時從袋中掏出紅色和藍色的寶石並明珠各一顆，托在掌中，『這是要獻給那新皇的。我現在願意邀請你們大家和我一同前往，朝見那新皇，你們請聽！這纔是人生中一種

最高貴而難得的服役哩！」他把三種寶貝放在掌中，那藍的寶石，如同深碧的青天；紅的寶石，如同晴日的朝霞；那顆明珠更皎潔光圓，閃閃地發亮，如同高山頂上的白雪一般。衆人看了，十分地希奇，並且都顯出矜憐的樣子，好像可憐他這般的舉動，實在是愚昧之極的一樣。

『阿提本啊，你這是一種虛妄的夢想呀！這實在是因爲你看得星辰太多了，太用心了，太理想化了，依我看來，你不如趁早把這筆錢在我們這雀魯（*Chala*）地方建造一座火神廟，真是比較得聰明多了。』邨格潤又堅持着急切地說：『從那以色列破散的民族裏，是決計不會再出什麼明星的了！從衰弱的雅各支派裏，是再也不能有什麼新皇的了！光明和黑暗是永遠地

無止境地交戰，那是不可懷疑的了！誰說能夠看得見光暗交戰的結局，並可以見着新的光明，這真是捕風捉影底無稽之談罷了！朋友，我們再見罷！」他就從屋裏走出去了。

『阿提本呀！我對於這些事，是沒有一點知識的；你們所說的，我是什麼也不懂。不過，我現在是管理着國家的皇庫，你是知道的，那樣重大的責任，我怎能卸下？你真要去麼？我的朋友，願你前途珍重！再會了。』另一個這樣說了，也就走了。

『我的朋友！我家裏恰恰有一個剛娶過來的新婦，我既不能離開伊，並且，我也不好叫伊和我同行這樣長遠辛苦的旅途，實在抱歉得很，恕我不能奉陪了。』又另一人也就告辭着，急急地離開這裏，大概是回家看新婦去了。

『我親愛的「梅迦」，我的身體實在是太不行了，可惜不能陪你一同去；——但是在我的奴隸們當中，卻有一個是很頑健的，若是你願意，我可以命他和你同行，將來他也可以把你的消息傳給我聽哩！』又另一個人說了，和阿提本握手告別。

衆賓客們一個個陸續着託辭告別了。最後，老父親愛伯格儒很莊重地向阿提本說：『照我想起來，我親愛的兒子，這預兆的寶星中，恐怕就是藏着真理的。牠（指星）或者可以引領你到新皇那裏去，看見真理和榮光。但是，或者這光不過也是一種影子，正像那郅格潤所說的，倘或跟着他去，雖吃盡辛苦，也不能得着什麼結果，這都是說不定的啊！……但，我想，與其在那最不好的設想中自止，實在倒不如從那最好的理想中

去追求哩！所以那些能夠看見宇宙中最希奇的奧秘者，並不必要徵求什麼人做同伴，只須自己的志向堅定，就獨自出發了！唉！我現在太衰朽了，不能和你一同去了；然而我將把我的這顆雄摯而熱烈的心，交給你，和你同行罷！我尚希望能夠聽見你的好消息，我的兒，願你平平安安地去罷！』他說完了這番勸勉的話，也就從這青碧色的屋中走出，這時只餘下阿提本一人。

他把三件寶貝，重新放入衣袋裏。他只靠近祭壇站着，眼看那祭壇上的火燄時高、時低，時起、時落，默默地獨自深思。後來，火燄也漸漸地微了，他就從那兩根水晶石的柱子當中走進去，上了屋頂的涼臺，站在臺階上向園裏望去。

這時夜色已深，秋夜的冷風蕭蕭地吹來，烏雀們的睡眠將要醒了，時時從樹葉深密處發出那夢中啁啾的小鳴。冷風一陣陣吹過，帶着熟葡萄的香氣。那時東方有一片白茫茫地大霧，如同一片湖水正在波濤汹涌着的一般。那西邊的山峯上，天色十分地清朗，蔚藍的天空，土木兩星光輝大放，和一對銀盤彷彿，好像將要聯合起來了。在那天際緊銜接着山峯的那裏，卻還昏黑不甚分明。那時，忽然間有一顆光芒萬丈的明星，從那黑暗處漸漸地騰起，起初尙帶着點藤黃顏色，及至騰升到那清朗的天空中，就皎白晶瑩，光輝四射。那光明是很完全，而能散射到四方的天空，雖然那是很小的一顆星。這種光彩正像要和他那衣袋裏的三件寶貝爭輝，越望越亮，而成爲天空衆明星

的中心了。他急忙低下了他的頭，把雙手遮了面孔，低聲自語道：這就是預兆：他一定快來了，我一定要立刻起身朝拜他去！』

（註一）*Masi* 是古時波斯教的祭司名稱。

二

阿提本那匹足力頂快的韃斯德（註一）已經披掛妥當了，牠雖不能夠知道主人將要到那裏去，但牠已確能知道這是一次長途的旅行了。牠的主人阿提本當天尚未大亮，小鳥們尚未盛唱『晨之曲』的以前，那東方的白露也尚未曾散開，就騎上了牠的背，循着向西的大道，超乘而去。

在這漫漫的長途裏，只有一人和一馬，相伴着向前趲行，他們的親熱當是何等的密切啊！他們雖是不能互相傾談，但他們中間實在是有了一種極深密而濃厚的情感。他們在路旁同飲小溪中的流水；在濃蔭底古樹下一同露宿。當天色將晚的時候，他們有同一的畏怯的心情；到了第二天早晨，朝暾初上時，他們也都覺着爽快而喜樂。他們在日中吃飯的時候，所吃的東西，也完全是一樣，阿提本的食物是和他的愛馬共同的。當他用掌托着麵包給牠吃的時候，他覺得牠那舐着的溫暖柔和的嘴唇，實在是表示十分的親愛。

他當早晨起身的時候，覺得和暖的天氣已將夜間的寒冷完全驅除，肢體十分的爽健；又看見他那忠實的同伴，正站在

的身旁，抖擻着鬚毛，正待出發，他雖不是一個猶太教徒，也要深深感謝上帝，因為他實已有了一個最好的同伴了。他在祈禱時，必定是要這樣說：『求上帝祝福我們兩個，使我們的脚步不會走錯了路程；我們的生命不至於在半路上喪失！』天亮的時候，他們起身趕他們所要走的路。馬跑得飛快，絕塵地騰驤着奔去。他們的兩顆心都在十分地跳動，好像因為要快些達到那目的地，竟想剎那間吞盡了所有的長途。

他們這樣拚命的趕路，實是因為要在僅僅的十個日子中間，跑完了四百五十英里的路程。他們每天至少要走過四十五英里，方能不致誤了日期。但他是很知道他的馬的足力，所以心裏並不害怕趕不上。但他們卻仍然是不敢懈怠，每天早起晚息

地趲行着。

他們跑過阿讓蘭斯 (Orontes) 高山，跳過許多高高低低的山巖，竄過無數小溪利山澗。又穿過臘薩恩斯 (Zigeanis) 平原，那裏有很多的野馬羣，牠們正在平原草地上嚼草，見了他們跑來，都岔息奔去，蹄聲響震如雷；風也陡然的大起來了。他們越過樹林時，林旁平原草莽裏有無數的鷺鳥，也都受驚，飛鳴而起，羽翼蔽天，鳥聲也極淒厲駭人，空中乃起了大風和怪響。他們又經過孔喀巴 (Concabar) 一帶的稻田，那時土人們正在收割，道旁被穀穢的灰塵滿佈，人馬如行在濃霧的中間；這揚起的灰塵，遮蔽了很廣的地面，以致那座鄰近的大廟，——有四百根柱子的大廟，竟隱約得不甚分明了。他們又到裴格司頓

(Baghistan)，那裏有許多著名的山水，山上有大流士（註二）王的戰蹟很多。他們所經過的地方，有的時候遇着美景名勝，有的時走到險峻的山坂，和毒蛇猛獸出沒的去處。他們浮渡過許多小湖，跨越過無數的叢莽，到了第十天晚間，已抵到巴比倫的城外。韃斯德已經氣衰力竭，實在不能再跑了，阿提本也很希望到了城裏能和他的愛馬一同得着休息。但他知道從城外到那所預約的古廟裏，尚須有三個小時的路程；並且，若早趕到那裏，夜半的時候能在廟裏會見那三位同伴，就將立刻預備再起身前行哩。所以他們仍舊不能耽擱，還是得得的趲行不息。他們不一時走進了那護城河岸上的櫻樹林，那林中的景象是和外面迥不相同了。他們的心裏都有些懼怯，走得很慢，並且十分

的小心似的。其實，那林裏實在是太可怕了，那是異常的陰黑，一棵棵的高大的櫻樹，枝幹動也不動地森然立着，沒有一點聲響，連一隻鳥兒都沒有，只有他們走過時擦着樹身和馬蹄踏着殘落的樹葉，共同發出一種蘇蘇的聲音，這聲音且更令人膽寒了。

韃斯德走得很慢，阿提本也不會想到用脚促牠快走，只按轡徐徐行去。正走到樹林深處，——這大概是已到樹林的腹地了。——景象越加幽慘。韃斯德忽然喘哮起來，遍身發抖，站在那黑魃魃的叢樹中間，再也不肯前進。阿提本隨即下來，見面前樹下有一團黑物伏着，藉着樹隙中的星光，隱約可辨，那大概是一個人在那裏睡着。他就上前去仔細一看，見那睡在樹

下的正是一個活人。那人身上的衣服已經十分破爛，面目也很憔悴，在他的容貌和裝束上正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希伯來人。大概就是住在這城外希伯來僑中的一個罷。那人正在發着熱病，臉色蒼黃，而且乾皺得難看，那緊促斷續的呼吸，正是表明他的結局就在眼前了。

阿提本有些爲難了，他細細看了看那人的樣式，又向他的四週看看，實在覺得無法可設，並且他以爲這樣在波斯教中，是很難得的一個結局，因爲人在路上或曠野中死了，屍身既被野獸和飛鳥所食，只贖下那潔白的骨骼，這正是一種高尚而純潔的葬禮。於是他決定不再耽延，就要牽馬拔鞍，忽聽那垂死的路倒者正在他的脚下發出一聲深長的悲嘆，並且用他那隻枯

乾露骨的手拉着阿提本的衣角，好像有意不放他行。他這時心中非常急迫，心臟跳盪得異常厲害，因為時候已經是很短促了。他想：『他是我所素不相識的人，他又有什麼權利叫我服侍他呢？並且，我若到得遲了，萬一那同伴們等候得煩急了，就以爲我不會再來，而起身前去。那麼，我的前功不是盡棄了麼？……但是，這人，唉！我若委棄不顧而去，他是必死而無可疑的了！若是我能在他身旁盡些力，或者他還可有生望哩！……』這時他精神中有兩種問題正在交戰：還是救這可憐的垂死人一命，而放棄那最高的目的和神聖的使命呢？還是跟着明星前行，會合同伴朝拜新皇去，而不給這垂死人的杯冷水呢？於是他就俯首禱告，他十分懇切的禱告：『清潔的上帝呀！

求你在這困難的路途中指給我一條聰明的前程，是你所知道的！』

他把韁繩放在韃斯德的頸上，好像是說：『老友，等一會罷！』就連忙跑到那病人的身邊，首先將那人的兩手放開，又抱他到一棵最大的大樹之下，一個小土阜的上面，然後將他的衣服鬆開，使他能夠舒服着呼吸。再從自己身旁小水壺裏倒出一杯冷水，從腰間囊裏傾出一點藥來，和在水裏，一手扶起那人的頭，把這杯水慢慢地灌下。他在旁邊留心的看着，直過了幾小時的工夫，那人纔慢慢地甦醒過來。

『你這位是誰？爲何卻要救我出死入生？……』那人甦醒後，睜開疲倦的眼睛，看着阿提本低微地問。

『我是波斯伊可伯梯拉城裏的梅迦，朋友，我現在是從伊可伯梯拉來，要往耶路撒冷去，因為那裏將有一位新皇出世，他是世界上人公衆的救星。現在，我不能再耽擱了，因為我的同伴們等候得我實已太久了。——喏！我放下這酒、麪包、還有一包藥在你的身旁，你若是能起來，你就可以慢慢地走到城裏你們同族那裏去。』阿提本說着，直起腰來，就預備登程了，並且又點着頭向那希伯來人告別道：『朋友，我們再會！』那個希伯來人舉起他露骨的弱手，顫抖抖地指着天，竭力的說道：『我的以撒、雅各的上帝呀！請你保護這良善的梅迦安安穩穩地直達他的目的地！……』又繼續着說：『請你等一下，我雖沒有什麼送給你，報答你這活命的大恩；但我可以告訴你

一件事：我祖我父和我，都聽見過我們的祭司們說：「彌賽亞不是生在耶路撒冷，乃是在伯利恆城出世的。」……」

這時早已過了夜半了，韃斯德因爲得了幾小時的休息，精力已經恢復不少，所以跑得很快，但阿提本還嫌太慢，這實在是耽延得過久了。

他們如風般的奔馳着，穿過杳無人跡的大曠野，浮過清流活潑的小河，韃斯德竭其餘力，喘哮着，噴氣如同濃霧一般，快得如同野鹿們奔馳一般。但是，當他們到了古廟的門前，太陽已經從那東邊山峯上起來了。

他首先急急地在廟外看了一番，但沒有他的朋友們的一點蹤跡，於是就進了廟去。廟裏荒涼得不堪，杳無人跡，他喊了

多時，只有那高牆上送回來的返響。他看見走廊的階石上面，縱橫地畫着黑的藍的紅的顏色，燦爛得如同早晨的雲霞一樣，還有許多野鴿的落羽和鳥糞罷了。他急急地跑上那最高的臺階，一直登上最高的一級，先從西邊望去，只見蘆葦叢生，莽莽無際，再從東方看去，一片黃沙，浩浩如同大海一般，茫無涯涘。他竭其目力，遠遠近近的皆找不出他的朋友們形影。他正急得焦躁，忽然瞥見脚下階石上一塊小石的下面，鎮壓着一張蘆紙，上面隱隱有些字痕，連忙俯身拾起來，那紙上寫着：『我們已經等君過了夜半，現在是不能再等候了。我們現已啓程前往，尋覓新皇；君若來時，可經過那邊的沙漠，隨後趕來！』只這寥寥幾字，是給了他怎樣的一種失望啊！他坐了下來，

用手緊遮面孔，頹喪已極。他低低地把失望的言語從掌中吐出來：『唉！我怎樣能渡過那浩浩的沙漠呢？食物已盡了！馬也疲乏得不能再跑了！……』他於是站了起來，悵望了一會，決然的說道：『現在，我必須回到巴比倫，賣去我的藍寶石，可以買幾頭駱駝，預備些糧食！』但又低聲說道：『我恐怕到底是不能趕上他們的了，我的慈悲的上帝！你是知道一切的；你是不是因為我發了一點仁愛心腸，就延了我的寶貴的時刻，就使我不能看見新皇了麼？……』

（註一） Yasda 馬名。

（註二） Darius 波斯王名。

夢宮裏現在是很寂靜，寂靜得沒有一些聲響了。

我在這裏面，——這夢宮的深處，隱約地可以看見阿提本騎着高大的駱駝，搖搖擺擺，如同風吹小船一般，行經曠野的沙漠而去。

在他的四週，都是死的地，那可咒詛的地，盡是些石頭、沙灘、蒺藜，沒有一點草木和膏腴的土塊。有時當他面前現出一座險惡的山嶺，那裏雖然有上古遺下的溪流，但早已乾涸了，只有些死一般沉寂的石塊堆砌在裏面罷了。山上是草木不生，好像是久已死去的一般，就是想一點青綠的顏色看看，也不能夠。日中天氣炎熱得難當，皮膚炙灼得像要爆裂。遍地沒有一點生物可以看見，除了那在石縫裏爬來爬去，見了人馬的影

迹，就藏躲到石底下去的四脚毒蛇之外。入夜，氣候驟然冷得嚴酷了，並且，在這黑暗的曠野，到處又可聽見野獅子的吼聲，牠們正在深夜裏出來，要尋找些血肉以膏其饑吻。但阿提本只毫不退縮地向前走去。

最後，他已走完了這沙漠的曠野，到了大馬色，那裏有龍蔥綠蔭的樹林，有嬌豔芬芳的鮮花，淺碧的草色，更足令人心喜。我又看見黑門山上的積雪，正在皚皚地放光；利巴嫩的柏香木，更挺秀得可愛；並且，我已看見加利利蕩漾着的深藍色的海水了。他走過美好膏腴的推羅平地，走過以法蓮山岡，又走過了猶太的高原，最後，他已到了伯利恆城了。

當他到伯利恆的那天，東方的三個博士已經把寶物獻給那

生在馬槽裏的耶穌，並且，這事是已經過去三天了。

他到了伯利恆，雖然是覺得十二分地吃力，但他還抱着無窮的熱烈的希望，他謹謹慎慎地摸着他的那兩件寶貝——紅寶石和明珠——心裏盤算着說：『我雖然來得遲些，但我不妨尋找那新皇，以獻上我的寶貝。我雖是吃盡了辛苦，獨身到了這裏，但是這裏，就是那伯利恆城，那新皇是定在這裏出世的，照那櫻樹林裏希伯來人所說，確是不會錯的了。……現在，我必須打聽我那三位弟兄們可曾來過沒有，若是已經先我來過，我就可以訪問那星是領他們到了什麼地方去，進入那家，在那裏獻出他們的寶物。……』他一面想着，一面見城中街市上十分冷靜，悄悄地沒有一些人聲，他想這或是居民們趕着牛羊羣

入山牧放去了。

忽然有一家的門開了，並且有柔和的婦人歌聲從那屋裏出來。他就到了那裏，見屋裏有一個年輕的少婦，正抱着一個嬰孩，用手拍着，口裏唱着輕曼而柔和的小歌。

『前三天，有三位和你一樣的博士，到了我們這裏。』伊說時有些害羞的樣子，『他們到那邊一家小客店裏去，在馬房裏朝拜那從拿撒勒來，丈夫名叫約瑟，妻名馬利亞的他們方生下的一個嬰兒，並且獻上他們的禮物，——那真是啊，很貴重的禮物，聽說還有王所用的那乳香和沒藥哩！他們的來去是那樣的迅速，真是令人奇怪的事；並且，那個約瑟也帶着他的妻和嬰兒在當天晚間逃跑了，有人說他們是往埃及國去的。自從

這事發生以後，我們這城中就起了不安的紛擾，有人說：這是一件不好的預兆，羅馬的兵早晚就應該來了，他們將要用強力向我們索取重稅，所以現在都把牲口趕到山裏去，要躲避着他們。……」伊說得那樣婉轉溫柔，並且夾着那少婦們應有的羞澀的態度，阿提本聽了，心裏覺得十分地暢快。伊那懷中的嬰孩，也笑嘻嘻地現出歡喜的面孔，把一雙黑得和漆點彷彿的小眼看着他，並且用那白嫩的小手抓弄他胸前所懸掛的金圈。他雖經過了多量的痛苦，並且，覺得他眼前所希望的光明也漸漸地陰翳起來了；但現在被這樣天真可愛的母子的柔情所感動，不覺精神又振作起來了。

『這個可愛的小孩，爲什麼不可以做那萬人救星的新皇呢

？莫非就是他罷！』阿提本自己心裏想得有些恍惚了，就用手撫摸那小孩的頭，看了看屋裏簡陋的景象，心裏又不禁想道：『還有皇帝會生在比這樣更貧苦底人家的麼？……』於是立刻轉了一個念頭，以爲：『上帝不見得會這樣做的罷，決不會使我這樣容易的尋着新皇的罷！據伊所說，那新皇的父母已經把他帶到埃及去了，那麼，我也是一定要追隨着去的！』

伊把懷中的愛兒謹慎着放在搖籃裏去，就殷勤地招待這位遠方來的客人。伊擺出些食物請他吃，這雖然是很清淡而最普通的飲食，但因爲伊的那種快樂供給的盛情，並且是誠實的樂意的，所以他不但身體上十分暢適，精神方面也得着極大的安慰了。那時嬰孩已漸漸入睡，面上時時現出笑容，恐怕他那小

小的靈魂，這時正在夢鄉裏看見那和平慈愛從波斯國來的老博士哩。所以這屋裏登時充滿了柔和而安祥的空氣。

忽然，有大聲從街上傳來，有女人的尖銳底呼喊聲，和號筒聲，刀劍觸地鏗鏘聲，革靴馳驟聲，紛至沓來，這實是有了大的變亂了。後來又聽見最大的慘叫聲說：『兵呀！希律王的兵呀！來殺我們的小孩了，……』屋裏的伊聽了，立時變了顏色，臉上駭得如同白紙一般，顛兢兢地趕忙把嬰孩連着搖籃抱到那黑暗的屋角上去，又用自己的衣服蓋着，防他在醒時啼哭了出來。伊只站在屋角那裏戰慄得可憐了。

阿提本卽忙奔到門口，用他那副闊的雙肩，撐着兩邊的門框，他那尖頂的帽子，直上觸門頂，竟把一個小小的門給塞滿

了。街中有許多武裝的兵們，東衝西撞地奔跑，身上盡染着鮮血，刀劍的鋒刃上面也是鮮血淋漓，所以他們所走過的街石，盡滴下點點斑斕的血痕。兵們跑到門前，見了阿提本，很覺有些膽怯，他們的『甲必丹』（註二）上來拉着他，想把他拖下來，但他動也不動。他的態度很是鎮靜，泰然的面容，正像當深夜中觀看星象一樣。但他有一種莊重威嚴的氣象，使人見了自然生畏，『甲必丹』和兵們都立定看他。

『我只一個人住在這裏，』他用一種極平常低微的聲音說：『現在我可以送給那勇敢的「甲必丹」一件極貴重的寶貝，但是，務必請你們不要來驚吵我罷！』他從懷中取出那顆紅寶石來，托在掌中，真是好看，如同一團鮮紅的火光，一塊鮮紅

的血花一般，閃閃地放出寶光來。那『甲必丹』見了，心裏大動，就伸手從他掌中迅速地取下，一面招呼兵們說：『前去！前去！這裏沒有什麼小孩（註二），屋裏是空的！』於是刀劍和革靴一陣亂雜的響聲，不一刻就過了這間小屋而去。

阿提本返身進了屋裏，面向東方，哀聲祈禱說：『真理的上帝呀；請你饒恕我的罪過，我實在是因爲要救那嬰孩的性命，雖然我不應該那樣地謊言。上帝呀！現在我的兩種寶物已經沒有了，應該獻給你的神聖的禮物，已經給了人，爲了人們而損失了。我，我現在不知道可不可以再配見那新皇的面，求你可憐我罷！』屋裏黑暗角上的伊，這時已驚駭得安定了，心中十二分地感謝，掛着熱淚，很適快而歡樂地說：『博士啊，因

爲你救了我的小孩，你有這樣的愛心，上帝定要祝福你，保護你，指導你向光明的地方，給你最多的平安和快樂！……』

（註一）Captain 是羅馬兵中的頭目。

（註二）希律屠殺嬰孩事，見馬太二章十六節。

四

○
夢宮裏又安靜得充滿了神祕，這是比較以前更顯得幽深了

照我所能知道的說來，阿提本的行蹤真是迅速得不可捉摸啊！我在那幽深而滿罩着神祕色彩的夢宮裏，只能時時看見他出沒不測的形像。我是只能，實在是只能在這裏或那邊暫時地

看見他一點影迹罷了。

我看見他在許多埃及居民當中，遍尋那從伯利恆來拿撒勒人的約瑟之家，但他這樣的尋覓，實在是終歸枉然，好像在沙灘上尋找足印；有時顯然陳在面前；有時卻模糊杳滅而不知何往了。我也看見他經過那巍峨底金字塔的下面，他站在那裏，那枯寂的容顏，正在那裏深沉着思想罷。他見這高聳的金字塔，是紀念着過去的榮華，但現在卻已荒涼到這般地步，也可以想到人們希望是永不會滅絕的罷。他見了塔上所鐫的人面，正向他微笑，也將感到那正在鄙笑着他失敗的那個郅格潤罷。或者是以爲這笑正是憐憫他，安慰他，鼓勵他，幫助他，是要叫他從失敗裏得勝利，從喪志裏得快樂，從黑暗裏得光明，從千

辛萬苦之後能得實現原來的希望的罷。

我也看見他在亞力山大城中問着一位希伯來的『拉比』，
(註一)那拉比翻開羊皮的經卷，對他說：『彌賽亞到世界上來，是要吃苦的，受人的逼迫、輕視、辱罵，備嘗了艱難和困苦的。』於是從經卷上擡起他的頭來，用一雙深陷的眼睛注視着阿提本的臉，繼續向他說：『我的有志氣的青年人呀！你要記牢了，你所要尋找的那位新皇，不是在皇宮裏、富貴人裏、和有權柄執政帶兵的人們裏。倘若以色列的君王是這樣的，——其實是決不會是這樣的，——那麼，他早已是來過了。你想，顯貴富足，還有比得上在埃及王朝做宰相的約瑟麼？掌權執政，還有像所羅門一樣的嗎？他們都是希伯來人，但他們都不是

那位彌賽亞啊。我的好青年人，你須知道現世界所等候着的那新的光明和榮耀，決不是從富貴尊崇中來，乃是從忍耐貧苦中產出的；因為我們所要建設的那個國家，是要建設在永遠不會被人征服的愛心上面的。』末後，他又叮囑說：『我雖不知道他是怎樣的降世爲人，也不知道世人將怎樣的尊敬他，崇拜他，但我確確實實地知道：凡要尋找他的人，必須要到那貧困、失敗、受逼迫、被吐棄的人中去！』

從此以後，我就看見阿提本在離散的、苦惱的、猶太人中間來往不息。他竭力的打聽那從伯利恆來的拿撒勒人約瑟，是不是在他們的中間。他有時跑到那大饑荒的地方去，看見無數缺少食物的人，他必設法用食物賑濟他們；有時他到了盛行

瘟疫的地方，看見許多疾病痛苦的人，他必設法用藥物醫治他們；他更到監獄裏去，看見慘淡、悲哀、失望、愁悶的囚人，他也必勸慰他們，竭力幫助他們。他有時跑到奴隸買賣市場中去，見了多少殘酷淒慘的事情；他有時也跑到裝載和販運奴隸的船上去，見了多少可憐無告的人，他也盡力的解救他們，做了無數慈善的事業。但是，他走遍苦惱人生的中間，閱盡複雜世界的真象，雖然沒有找着什麼可以值得崇拜的人，但他卻給了寒冷的人衣穿，飢餓的人飯吃，生病的人得着醫治，悲慟的人得着安慰。他這樣的生活得很快，時日的過去，正像織布機上的木梭一般，那木梭不停的跑着，但布卻不知不覺地織得漸漸成幅了。

他這樣地生活着，送去他的日月，好像已經忘去了本來的志願，但我卻看見他有一天站在那羅馬監獄的旁邊，掏出懷中那顆最後的明珠來，托在他的掌中，發出無數道的光彩，映照着他的顏面，正在巍巍地顫動。那兩顆藍色和紅色的寶石，雖然已經不在他的手裏，但他們的寶光，都好像一齊歸併到這顆明珠的裏面。這顆珠，因為深深地藏在他的胸前，緊緊地貼着他的心窩，所以時候越過得長久，他那愛珠的心也就愈加迫切了。並且，這珠的光彩，因為得着他那雄厚慈祥底心的調護，也就格外燦爛得晶瑩起來。他這時俯看着掌中的明珠，心中起了無限的感慨，迴想所經，有時喜，有時愁，有時悲酸，有時暢適，有時驚心動魄，有時悅性怡情。……

我在他正在看珠的時候，這故事的結局，已經被我聽見了。

（註一）Rabbi猶太人稱呼『夫子』的意思。

五

已經過了三十三年了，阿提本仍舊是在他鄉作客，並且仍舊存着那如新的希望，去努力地尋找那世界上的真光。他的髮原比那山上的石頭還黑的，現在卻像那山頂上的白雪了。他的眼睛原比那火燄還有光彩的，現在卻翳暗得像明珠埋在灰塵中的一樣了。他已經耗費盡了他的心血，只在東奔西跑的裏面葬送了他的半生。現在，他是年已垂暮，死期已經近了，但他爲

着雄心不死，卻又跑到耶路撒冷找那新皇去。

他在前到省城裏來——耶路撒冷——也不只一次了，他在城中遍尋從伯利恆搬來的拿撒勒那一家，他走盡了大街小巷，荒僻的去處和監獄裏。這是他來的最末後一次了，他心裏好像有聲音在對他說：『喂！阿提本，這一次你可以尋見那位，完成了你的志願了！』

這正是一個逾越節的時候，從東，從西，從南北各地，來了無數的猶太人民，都趕到城裏來，過他們這個大節。城中不久將要舉行極大宴會的筵席，到處都是十分忙碌。那異言異服流落外邦的以色列子民，更是充滿了城中。這時城中的現象非常的緊張，好像有一件極重大的事故就要發生，並且，人心惶

惶，市面上更形紛擾，那天上如同跑馬般的浮雲，也泛出愁慘的顏色。

阿提本只見有無數的人，裏面有的穿着鞋，有的竟赤着雙足，整千整萬紛紛擁擠地都向着那條直達大馬色的路中走去。他心中十分納罕，也就跟着一組從波斯來的猶太人隊中走着，並且問着他們：『請告訴我，我的兄弟們，你們爲什麼這般的驚慌，並且是到什麼地方去呢？』他們答他說：『我們現在是到各各他（Golgotha）那裏去，因爲有人要在那裏受刑了；有兩個是著名的強盜，還有一個名叫耶穌的，他在他們當中行了許多奇事，人民們都很愛戴他，但祭司和長老們都很憎惡他，要判他的死罪，因爲他曾自稱爲上帝的兒子。但是彼拉多巡撫要

把他釘十字架，卻因為他曾自稱爲猶太人的王啊。』這一番話，在他聽來，那疲乏困頓的心中，覺得極爲純熟。他實在是爲了這猶太人的王的事，跋涉千里，作客他鄉的哩。不過他現在是聽到了，不禁暗暗驚奇，這並不是一種喜歡的消息，卻給他那老的心神中一個很大的刺激和失望了。

『呀！』他且行且想，『這位王是已經來了，現在，卻被人拒絕，並且判決了死刑，或者這時已經處死了罷！……』他的思想愈入愈深了：『啊，這位許就是那三十三年前伯利恆城的應着星瑞而出世的罷，是應着先知們的預言而來的罷！』他這時把那三十三年以前，夜間請客、觀星、出發、到巴比倫到伯利恆的往事，一一都在剎那間湧現到眼前，他的身體雖是十分

的老邁，但是他的心卻跳得厲害了。

『實在的，上帝的旨意是往往超乎人們思想之上的。』他興奮的自語着，『或者，新皇落在他那些仇敵們的手裏，我還能夠用這顆明珠把他救贖出來，也未可定哩！』

他實在是太老得衰頹了，龍鍾地隨着衆人走去，心裏別別地跳個不住，遍身覺得都有些發熱了。他剛從大馬色的城外經過，忽然看見一羣馬其頓的兵們拖着一個年輕的姑娘，伊的頭髮已經散開，衣襟已經撕破，悽惶的臉上驚駭得沒有一些血色，他見了，心裏十分悲慘了。但那姑娘見阿提本頭上戴着白色的尖帽，胸上又有金色的圈，就極力擺脫了兵們的手，急急地撲到他的懷裏，俯身跪在他的膝前，緊緊地抱着他的雙足。

『仁愛的老梅迦啊，爲了清潔的上帝的緣故，搭救我罷！我也是一個清潔的教徒，是謹慎地遵守着你們所教訓的。因爲我的父親原是在波斯經商；不過欠了他們的債，現在竟要把我賣給人家做奴隸去！請救我，救我脫離那比死還痛苦的地獄生活罷！』伊急切慌張地哭訴着。

阿提本心裏不禁怕得顫抖了，他這時精神上又起了交戰，比那第一次在櫻樹林裏還要厲害。一方面是要去尊敬新皇，一方面卻受着愛心的衝動。他已經兩次把在宗教上用底拜神的禮物，爲了人類的痛苦用去了，現在這是第三次的試探來了，他應該怎樣應付呢？這是極大的行善機會，還是魔鬼故意的試探？他不能夠說定；不過，他發生了一種觀念，心裏卻發生了一

線的光明。他以為這個女子既然抱着他的脚，不肯讓他前去，並且哀求着他，這竟致使他不能夠不去搭救伊，這『不能夠不』，難道不是上帝的旨意麼？他於是想：『搭救這可憐的弱女子，無論怎樣，定是愛的真行爲；——愛，不是靈魂裏的光嗎？』他就決定了他的意志，搖動的心神也就安定下來。他毫不遲疑地掏出他那顆緊貼心窩的明珠，那明珠這時在他的手裏格外放起光來，這光竟是從來所未有的那樣明亮。

『姑娘，這是你的贖身的費用，』他慷慨地說，『我的寶貝是僅此一件了，這原是打算獻給新皇的，現在贈給你了！』

他正在說話的時候，天色忽然陰暗起來，一時間天地變色，太陽也沒有光亮了，風聲陡起，景象悽慘得駭人。牆壁都在

震動，屋頂上的磚瓦紛紛地墜落。兵們見了，十分害怕，就都跑散了；路上的行人們也都紛紛地逃竄。阿提本和那小女子，就跑到一座牆下蹲着。他這時是並不覺得有什麼害怕了，最後的寶物已經給了別人了，他的最後的希望也就隨着消滅了。他所尋找的事是已經過去了，他的結果是終歸失敗了，現在他只有死神可以做他的伴侶，他沒有一些希望，還有什麼害怕的呢？但是，他雖然是失敗了，他心裏卻極能平安恬適，這絕不是出於勉強，也並非是自抑和自解，實在是因為他已經竭了他的力，在每日裏盡了他所當盡的本分，爲人類們服務了。他對於真理和光明，——他所渴望而追尋的——確已盡了他的本分，他還想另外能夠尋着那新的光明，但到底沒能尋着，這也是上

帝的意思，他也是無法可想的。他雖然未曾看見那永久的真理和生命，但他確實地明白，若是能夠再做一世的人，他還願意照這樣做去，沒有一點後悔和懊喪。

那時地又大震起來，屋頂上的瓦石落了許多下來，有些打在老博士的太陽穴上，他登時昏暈了，倒在那女子的身上，血從他的太陽穴裏慢慢地流出，女子知道這位慈愛仁德的老人恐怕就要死了。這時空中忽有優美柔和的音樂，隱隱約約地可以聽見；但那雲中的言語，卻是不可辨出了。女子仰面看看，以為這屋裏或者正有人在說話，但那牆上的窗戶裏卻是杳無人迹。那時老博士嘴唇顫動，說出波斯的話來，那女子很能懂得，就細聽下去：『我的主啊，不是這樣。我在什麼時候曾經看

見你肚裏飢餓而給你吃，或者你口渴的時候而給你喝的呢？我什麼時候曾經看見你在異鄉作客而請你進來，或者你寒冷而給你衣穿的呢？我更在什麼時候曾經到監獄裏探望過你的呢？三十三年之間，我正在四方奔走着尋找你，從來沒曾見過你的面，也從未曾服侍過你，我的新皇呀！』老博士閉口不言了，那優美柔和的音樂又奏起來了，女子這時是明明白白地聽見了，但那聲音是很遠而很輕微罷了。這時女子已經很明白老博士的話中精義了。

他這話是含着什麼意義呢？——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行在你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行在我的身上了！』

老博士青白的臉色上，正現出垂死的沉寂；忽然間有一道亮光現出來，正射在他的面上，照見他正現着的笑容；這笑容裏是充滿了快樂、和平、慈祥、和仁愛。他徐徐地嘆了一口長氣，這是表明萬事都已告終了；並且，他的寶貝是已經被接受了；因為這位第四博士實在到底尋着了他的新皇，看見新的光明了。

荷都麥克菲根的聖誕

原著者 Stephen Leacock

我曾經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使我在一個聖誕節的早晨得去探望荷都麥克菲根。那時我正是在他父親的家裏作客，所以能獲得着在聖誕早晨和荷都接洽的權利。

荷都真是一個很好的小孩，並且他的宗教性也很豐富。當他在更小年齡的時候，便已熟聽關於聖誕老人的故事，他又從父母那裏知道聖誕老人只是在聖誕日送禮物給小孩子，成年人是沒有分的。因此，他便留心着積蓄起來，經過一個很長久的時間，他便能把他所有的錢去爲父親買了一盒雪茄煙；另外買

了一支假鑽石的胸針，那是送給他的母親的。至於他自己的禮物，他一些也不留心，只交託在聖誕老人的手中好了。不過他爲了他自己將要得着的禮物，着實的祈禱了很多的時間；他極希望從聖誕老人那裏得着以下的各物：一隻溜冰鞋子，一隻假的小狗，一根小汽槍，一架小腳踏車，一個挪亞的小方舟，一把雪橇，還有一面小銅鼓。共總的價值，大概也要一百五十金罷。

聖誕節的早晨，當我到他的房間裏去看他的時候，——那原是出於我的好奇心，要看看他在得着禮物時的怎樣一個情形。——他正在睡着，我便把他叫醒，只見他睜開光灼灼的眼睛，那眼睛中正足以表明他熱烈美滿的希望。他急忙爬了起來，立刻把掛在床頭的長襪取下，便伸手進去，把裏面的東西掏了

出來。他從那襪中掏出來的第一個包，是一個橢圓式的亂而且鬆的包裹，荷都見了，很高興的笑道：『哈哈，……』他的手是不停的拆着那個包裹，口中卻一面說着：『我想，這裏面一定是一隻小狗了！』但是那裏面到底是不是小狗呢？不是，不是，那個猜想完全是不對的。等到他把包裹完全解開了，卻看見包裹只有一雙很堅固的第四號的小靴子，上面繫着靴帶，並且分明的寫着：『荷都收——從聖誕老人寄。』在老人字樣的下面，又寫着：『實價九角五分。』荷都這時張大了小口，高聲的呼道：『啊，這卻是靴子』……但立刻他又喚起了最大的希望，便再從襪裏掏出一個小而圓的紙包來，他急急的去撕那封皮的紙，手指也很顫動着，並且滿含着驚喜的聲音呼道：『這

一定是一隻有鏈條的錶了！」他這是已經揭開包中一隻小盒的蓋了，——那真是一隻有鏈條的錶麼？否，否，那只是一盒很新而且很好看橡皮的硬領罷了。那盒硬領的號碼恰和荷都的頸項相合，共總是有一打。這時他的面上現出一種乾苦的笑容，好像要勉強表明他心裏很歡喜的樣式。過了一歇，他的神情漸漸的恢復了，便又從襪裏掏出一個包裹來；這次是一個長形的小包，裏面分明的裹着一把硬質的東西。那東西的一端稍微大些，看去好像一根喇叭。荷都見了，快樂得把身體顫動着，嘴裏帶着吃驚的聲音說：『這個定是一柄小的汽槍了，我想，恐怕這裏面還有許多小的彈子罷！啊，我馬上要去試放牠們，由於牠們發出來的聲音，定能將父親從睡夢中驚醒了哩！』唉，

可憐的小孩啊，你真是要把那包裹裏的東西當做汽槍去驚醒你父親麼？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那件東西不能放，又不能裝什麼彈子進去，因為無論是誰，總不能把一柄牙刷去驚醒一個熟睡的人哩。是的，這一個包裹只是一柄美麗的牙刷，雪白的骨頭柄上雕刻着一行小字，是寫着：『荷都收——聖誕老人寄。』荷都看了，那一種很快樂的表現又出來了，他或者因為喜歡得太厲害，竟至於流淚了！過了一會，他實在無奈，便又揩乾眼淚，把那柄牙刷放過一邊，用眼睛看着又一包東西。那個包裹是特別的大，並且更長得離奇，甚至那隻襪子竟不能容納下去，所以將牠繫在襪子外邊，荷都這時想着過去的經驗，着實有些畏縮，但這種畏縮是極暫時的，立刻他便由新生的希

望又鼓起他的勇氣，他已經忘懷了一切，只用力急急地把那包裹拿出來，並且愉快的說道：『這次，一定是一隻小銅鼓了！』

『其實，那並非什麼銅鼓，卻是一條褲子，——是一條很美麗棕黃色上面現着條紋的童子短褲。在那上面卻又寫着『荷都收』

——聖誕老人』。並且也註明了『實價一元五角』的字樣。在那褲子的包裹裏，又有一些東西夾着，等到攤開一看，卻只是兩根背褶的鬆緊帶子，是用來繫領着褲腰的。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表明他心中的滿足。當他把手再伸入襪子裏面的時候，他便摸着聖誕老人送他的一件最後的禮物。他一面解開那禮物的包，一面卻輕輕地說：『我想這本書不是童話便是遊記？——最好是新出版的遊記，那麼，今天早晨我便可以讀了。』啊

，荷都啊，那真不會這樣巧——是一本遊記，那是一本家庭中
所用的小聖經。

荷都看着前面所陳設的所有的禮物，一面便着好了他的衣服。他是一個聰明的孩子，所以他仍有方法去欣賞那些由聖誕老人所送來的東西，因為小孩子玩耍自己在聖誕節早晨新得着的禮物，這原是他們特有的快樂哩。第一，他把牙刷拿到手裏，用一大杯的清水來洗刷他的牙齒。第二，他便將一打的橡皮硬領，搬過來一個一個的從盒裏取出來；在取的時候，嘴裏卻噤咕的罵着。然後又罵着一個一個的歸還到原處。再後，他所玩的便是那條短褲；那真是再好玩也沒有的了，他穿了又脫下；脫下又穿上。並且又猜着那布料的反面，這樣便發生了不

少的苦趣。最後，他拿出那本聖經，翻到舊約裏創世記中的遊記，便一直讀了下去。到了早餐時候，他方走下樓來，和他的父母接了吻，道過了早安。那時他看見父親是正在吸着雪茄煙，母親的胸針在閃爍的放光。於是他的面孔上不再有什麼笑容了，他皺着眉頭，現出正在深思的樣子，我們看了他的情狀，便能知道他的心中，實在已有了一些什麼新的思想。若是照我個人想來，恐怕他正想到明年聖誕節時，他將不肯再爲別人去花費所積蓄的錢；至於聖誕老人所要給他的禮物，也只好聽憑老人的尊意罷。

聖誕的禮物

美國歐·亨利原著 (O. Henry)

朋友，她大約年華二八，正像一朵豔麗的牡丹，在最適宜的時候，枝葉盛開。

她確是美麗而可愛。

她所住的地方，離開日暮牧場約五十英里。她的名字，約略記得是露沙麥克密倫，她是日暮牧羊場麥克密倫老人的愛女，她長着光亮的黑髮，一雙秋水似的蔚藍色深目，她的巧笑，和可愛的笑聲，是何等的動人！

二匹雄駿的馬——一匹班栗色的，和一匹赤色的——追風逐電似地奔來。這是二個求愛的少年，一個叫梅迪生藍痕，一

個叫弗利渥凱德。但是這位弗利渥凱德那時人們並不叫他這個名字，因為那時他還沒有得到這個尊號，原來他的本名是龔耐麥克洛愛。

在許多少年中間，藍凱二人既英俊過人，又武藝超羣，美麗的露沙祇看上了這兩位；其餘的人們，都不在她眼中，他們雖然豔羨、愛慕，但是，他們自知要美人垂青，資格還夠不上，因此，祇得在他們經過她面前的時候，又妬又羨地看了一眼，打破麥酒瓶，拚命的喝了幾口，消消滿懷的悶氣。可是這般可憐的求愛落伍者，我們也不必再去顧及，現在要講的便是藍痕和麥克洛愛的事。

梅迪生藍痕是一個納西地方的少年牧場主。他竟能得到最

後的勝利，在聖誕節時和露沙結婚。耶穌聖誕的晚上，一對玉人，舉行婚禮，遠近的朋友們，不論牧羊少年和畜牛健兒，都盛服武裝，很高興地來吃喜酒。堂中燈綵輝煌，賓客喧雜，他們都放開了從前的妬羨，很熱忱地恭祝這對新夫婦的大喜。

平時很冷落的日暮牧場中，現在充滿了喧鬧，歡笑聲和慶祝的鳴槍聲互相應和，孩童們放着流星，牧人們唱着高歌，揮着快槍，各人都放懷暢意的尋樂，良辰佳節，又逢着盛禮，這一對新夫婦的心中，自然也裝滿了無限的歡樂。

喜宴正吃得熱鬧快活的時候，麥克洛愛因爲心中妬恨交作，竟發狂似的奔來。

『送給你們一件聖誕禮物！』他立在門外大喝着，一面便

將手中執的快槍，向禮廳內亂放。

他第一個彈子在藍痕耳邊很切近地擦過，第二個彈子，祇相差一寸，幾乎穿透新娘的胸膛，幸虧卡遜的急智，救了她的性命。原來他們赴宴入座的時候，各人的兵器，都一齊解下，掛在壁上，所以，當癡狂的龔耐突然衝進，舉鎗亂擊時候，他們竟不及預備抵禦。幸而卡遜老哥，平日原以智多聞名的，他的腦筋像加了油似的敏捷，危難一到，救急的方法，也就臨時想出，他見龔耐舉槍向新婦瞄準，便立時舉起一塊很大的蹄膀肉向他擲去，龔耐正要放槍，猛不防肥肉飛來，滿頭淋漓。二手一鬆，可怕的彈子，早已射在距露沙身旁二尺許的花瓶上了。

衆客趁此機會，早就踢開桌椅，趕緊拿着兵器對敵，霎時

間槍彈亂飛，烟霧滿室，二三十枝快槍同時向着龔耐齊放。

『此番便宜你們，下次再來，』龔耐漸知不敵，翻身奔出，『謹防下次……』他且奔且射的狂喊着。

那時卡遜老兄因爲第一次急智的成功很是得意，便趁勢追出，不防黑暗中間龔耐突然回擊，卡遜即忙躲避，早已中了一彈，倒地身死。

衆人見傷了自己的人，不覺大怒，立刻闐然追出，爲友報仇。唉！卡遜的死，實是冤枉，因爲他和這件婚事，毫無關係；既不是居間的媒妁，也不是來助戰的，現在，瘋狂的龔耐竟將這位無辜者打死，這是多麼可悲的事！

衆人追了一陣，究竟沒有達到報仇的目的，因爲矯健的龔

耐，原是武技超羣，槍法精通的，普通的牧人那裏是他的對手？雖然此次人衆勢盛，但是這邊的人，總有幾分膽怯，不敢冒險窮追，因此，他們祇得眼看那兇惡的龔耐翻身上馬，且奔且詈的跳入那黑暗的森林中去了。

從這一夜起，龔耐便變爲弗利渥凱德了。因爲戀愛失敗的緣故，使他變爲一個兇惡的暴徒，從此以後，常爲一方之患了。數日後，官府因卡遜被殺，派人往捕，在樹林中又被凱德殺死二人，這樣，他的罪名，又復加大，他自知不能再容身於社會，也沒有機會重見天日，所以，便死心塌地的做一個森林中的亡命客，結納無賴盜匪，殺人放火，專營響馬的生活。

一年一年的過去，弗利渥凱德的名望，漸漸傳佈開來，遠

近的人們，都聞而生畏，他們都知道他是一個無敵的神槍手，雙手執着快槍，連珠地亂放，發無不中，中無不死，官府既無法捕他，社會人們，也祇好談虎變色，聞他聲音，抱頭鼠竄罷了。他是一個極端冷酷、兇殘、健捷、的暴徒，往往喬裝平民，到附近的村市中去，借着一些很輕微的事端和人啓釁。爭端一開，立刻拔槍殺人或痛擊對手，官吏來干涉，卻施展他的手段，將他們盡情的侮弄毆辱一下，方始狂笑而去。無辜死在他手中的人們，已有數十個，有的是和他決鬪，也有的是被他很兇殘的刺死，好幾年的橫行、作惡，纔偶然間被一個斷臂的墨西哥人所打死。

在邊陲區域的居民中，常常講到他兇殘、勇敢、的故事，

孩兒們聽了，還覺得非常可怕，他是一個完全無情的人，因為他並不像別的綠林英雄，有時尚能豪俠慷慨，發點慈悲，他對於忿恨的對敵，從不寬容，心頭火起，人們便要做他槍下之鬼。唉！這簡直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呀！但是在他生前，有一回，聖誕節的晚上，讚美的歡聲，動人的鐘聲，竟將他鐵石似的心打破了，他冷酷的思想，無情的槍彈，不能照舊的發出，啊！他心中究竟有一點善根呀，而這種慈悲心腸，在這神聖的日子里，從這樣冷酷無情的心坎裏，也不期而發出來了。

一個失戀的人，最好不要嗅到蕾德瑪（花名）的花香，如果牠的芬芳，一陣陣地吹來，那末，引起你無限的愁思，滿懷的哀怨。

某年的十二月中，在凱德的故鄉，一枝蕾德瑪花正滿樹盛放，可愛的冬季，也和暖得像春天一般。弗利渥凱德和他的親隨墨西哥人弗蘭克並騎出遊，在樹林內徘徊着。他坐在馬上，無端的亂想，兇光閃閃的細目，也半開半閉地停注着。忽然，陣陣的花香從林中吹來，這是何等動人的芬芳呀！

『我不知道我在那裏胡想些什麼。』他用他滑稽的神情向小墨說着，『我忘記贈送我最有價值的聖誕禮物已經好久了，明天，我定要去履行前約，馳赴藍痕家中，將他擊死，他奪了我的愛人——如果露沙不忘舊情呢，也許仍要愛我——唉！可憐，我爲什麼到現在方幹？』

『不要瞎說了，』小墨 西哥人很得意的說，『你明天能踏

進藍痕佃莊一英里以內的地方麼？我前天遇見愛綸老人，他說聖誕夜裏，藍痕家裏要大舉慶祝，但是從前他們結婚時，你大鬧喜筵，你的辣手，他們已經嘗過滋味了，難道明天他們還要請你凱德先生到會，大家領教你的手段麼？不要妄想，他們自然防範很嚴的，我也不要聽你的空話。」

『我一定要去，』凱德堅持說，『到藍痕家中的慶祝會中，當場打死他。我應該早已去了，二禮拜以前，我還夢見露沙和我結婚，和我同居在一所很美麗的房裏，對我巧笑——啊，小墨，他竟得了她，我也定要報仇，是的——朋友，在那年聖誕夜裏，他奪她去，今年此夜，我也要將她奪回來……』

墨西哥人笑道：『免了罷。你要尋死的方法多着呢？何必

要如此妄想，我勸你到法庭去自首罷。」

凱德大喊道，『我定要奪她回來。』

涼夜如水，皓月照人，聖誕夜的晚上，空氣中充滿了雜花的芬芳，動人的景色，村中的人們，誰也覺得暖和快樂，非常暢適。

日暮了，藍痕田莊的大宅中，燈光輝耀，陳設華麗，有一間精緻的客室中，裝置着一棵很好看的聖誕樹，藍痕現在已經有一個三歲的小孩，左近的鄰客，也將要聚集。

『莊客們，』藍痕很熱切地說，『你們大家要謹慎些，在本宅附近巡行，尤其要守着大路，你們大家知道弗利渥凱德的殘暴，如果看見他，不問他來幹什麼，立時舉槍痛擊。我並不

怕他，但是露沙卻很膽怯，自從我們結婚以來，每年聖誕，露沙總是惴惴憂懼。』

一會兒，賓客都漸集了，有乘馬車的，有騎馬的，到了裏面，大家飲酒談笑，很覺安適。那天晚上，大家興致很好，吃着聖誕筵的時候，衆客們尤竭力稱贊露沙的善於烹飪，你言我說；佐以悅耳的音樂，孩童的歡笑，更覺熱鬧。宴會之後，大家在大廳上吸煙飲酒，歡笑雜談。

孩童們對於聖誕樹，自然非常喜歡，而使他們尤其快樂的，就是聖誕老人穿着很奪目的紅袍，戴着很可笑的白鬚，親自拿着幾大包玩具糖果，在他們中間分散。

『這是我的父親』六歲的小別萊說，『因爲他從前也穿過

這件衣服的。』

藍痕的老友牧人白克萊正在大廳上獨自散步。他見了露沙，立刻請她坐下，一面吸烟道：『藍痕夫人，你今年聖誕，可以不再怕麥克洛愛這廝了。我剛和梅迪生講到這件事情，你知道麼？』

露沙笑道：『我今年略爲寬心了。可是有時想起，還令我心悸。唉！那可怖的晚上，他舉着手槍，要打死我們，這是我終身不能忘記的。』

白克萊道：『他實是世界上最冷酷無情的暴徒，我們居在邊陲的人，實當盡力追蹤他，鋤去奸惡，以除一方之患。』

露沙泫然道：『唉！先生，他確乎犯着很大的罪，但是——』

——我不知道，我想每一個人的心中總存着一點良心，他不是常常殘惡兇暴——這是我所深信的。』

露沙立起身來，跑到走廊內，正撞着一位聖誕老人，穿着一身很鮮明的化裝，從室內奔出。

他道：『藍痕夫人，我在外邊窗隙中，已經很明白地聽得你的話了。我正要從袋內取出一件聖誕禮物送給你的丈夫，可是，現在，我卻留着送給你了。這件禮物，在你的室中，請你快去拿罷。』

『啊！敬謝盛意，仁愛的聖誕老人，』露沙很柔媚的報以巧笑。

這樣，露沙就很快樂地走進熱鬧溫暖的室內，聖誕老人便

向黑暗中一閃，影蹤不見了。

露沙急急地跑到自己臥室內，並不見別的東西，祇有梅迪生坐在室內。

她忙問她丈夫道：「聖誕老人贈給我的禮物放在什麼地方？」

她丈夫笑道：「我並不見有什麼聖誕禮物，也不見有聖誕老人來過，你所說的聖誕禮物意思是指我而說麼？」

露沙將廊下遇見聖誕老人的事情講給他聽，他們二人都覺得非常驚奇。

第二天早晨，藍痕牧場的牧人首領，到洛麥阿爾泰郵局裏去寄信，他對郵政局長道：「噲，先生，大名鼎鼎的弗利渥凱

「德昨天晚上，被人擊死了。」

「真的麼？怎麼樣？」

他是被山卻斯老人莊內一個墨西哥牧人所擊死的。哈哈，遠近聞名的凱德，竟死在牧人之手，真是咄咄怪事。昨晚十二點鐘時，人們都到藍痕莊裏赴宴去了，他獨自留在帳內防守，忽然——他望見弗利渥凱德騎在馬上，緩緩地行着，他那時幾乎嚇死了，即忙伏在幕後，舉槍打他，砰的一彈，便將他打死，嘻嘻——還有一件怪事哩，兇殘的凱德竟自頭到腳，完全化裝着，假扮一個聖誕老人，戴着假鬚髮，穿着皮衣服，你想這不是又奇怪又好笑的事情麼？」

（文藻譯）

聖誕樹和婚禮

“The Christmas Tree and the Wedding”

原著者道斯妥夫斯基 (Fiodor M. Dostoyevsky)

一日，我看見一種結婚禮。但是我寧可講述一株聖誕樹的故事給大家聽聽。那次的結婚禮果然來得華壯，令人羨慕；不過另外尚有一件更其美妙的事。我一些也不明白，自己在看見那婚禮的當兒，會立刻回憶到那株聖誕樹上去。以下便是我所遇見的實在情景。

五年以前，在一個除夕的晚上，我被一位頗有勢力的商人請去參加一個兒童同樂大會。那位商人原是在商界中占有一部

分勢力，交際也頗廣大，只是做人有些鬼鬼崇崇罷了。這次的兒童同樂大會的召集，它的動機也不過使那些大人們可以有個機會，商議一些與自己有利的事情。

我本是一個局外人。因為那晚上我沒有要事和別人談論，所以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行樂。此外，還有一位來賓也和我一樣地偶然參加這次遊戲。他是我所注意的第一個人。他的外貌不像一個上等階級的人。他的身材細長，態度嚴肅，衣冠楚楚。這人對於一切的遊戲顯然缺乏興趣。每在他獨自走到屋角的當兒，他的臉兒立時沉下來，濃厚的雙眉也緊緊地鎖住了。除了主人，他一個也不認識。只見他時時顯出不安的樣子；但是他仍然努力保持他參加的同情。後來我探悉這人原是一個鄉下

人。這次他上到京城裏來，有些要事相商，同時還帶來一封介紹書給我們的主人，所以我們的主人留他住在家裏。這次我們的主人請他參加兒童同樂大會，無非爲了地主的關係。

那些來賓沒有一個和他打牌，也沒有人敬他一枝雪茄，連一聲也不去理他。或者爲了他是一個鄉下人，和城裏人臭味不投，所以大家也不和他周旋了。這位陌生客人，因爲枯坐無聊，只得不斷的撫摸自己的鬚鬚。果然他的鬚鬚生得很雅致，只是因他撫摸得太過分了，反而使旁人想起他先有鬚鬚然後纔有他這個人，所以他纔這樣努力的撫摸着。

另外又有一位來賓使我注意；但是這人絕對不是那鄉曲階級的人，他是一位要人，別人都稱呼他裘利·麥斯德谷維克。

我一望而知他是一位貴客。他和我們主人的關係，正像我們的主人和那長鬚鄉曲的關係一般。我們的主人和主婦不知向他親密密的談些什麼奉承的話，待他特別的客氣，不敢遠離他的身旁，又替他介紹了不少的賓客，但是從來不敢叫他走到別人的地方。我注意我們的主人差不多要快樂得流下淚來，在這貴客讚揚他待遇週到，和表示自己滿懷愉快的當兒。但我只爲了這位要人擺在眼前，反而覺得有些不自在了。所以我已經和那些兒童們——生長富貴人家的子弟——玩耍以後，我就退到一間狹小的休息室裏，獨自無所事事的坐在屋角裏。

那些兒童們個個是生得天真爛漫，令人愛慕，一些也不像他們的大人，雖然他們的保母和母親要努力的管理他們。在片

刻中，他們已把那株聖誕樹上的糖果和玩具摘了下來。有些玩具在不曾找到物主以前，早已打得粉碎的了。

在那些兒童之中，有一個特別美貌的孩子，黑睛捲髮，故意舉起他的木槍朝我瞄準了一會兒。但是他有一位妹妹，尤其引人注目。她的芳齡大約在十一歲左右，嬌滴滴和愛神一般。她的態度頗鎮靜而又富於深思，生着一雙滴溜圓的媚眼。有幾個兒童或者已經得罪了她，使她氣憤憤的離開那兒，竟走入了我所退休的小室裏，手中抱着一個洋囡囡，獨自坐在對面的屋角裏。

『她的父親是一位極大的富商，』來賓中彼次詢問，帶着一種沉重的語氣。『聽說已備好三十萬羅布，做她的嫁資。』

我立刻回頭探望那些來賓，不提防我的視線正注射在裘利的身上，只見他側耳傾聽他們乏味的談話，把手放在背後。

當我們的主人分贈玩具的當兒，我已十二分的注意到他的一種欺貧重富的態度。那擁有鉅產的女孩，第一個分得一具美好的洋囡囡。其餘的玩具，都是依着各家孩子的父母在社會中地位的高低，做爲優劣的標準。那挨到最後的一個小孩自然是貧苦得很，年紀還只十歲，面貌不揚，身材瘦弱，紅櫻頭髮。他只分得一本小故事書，不要說裏面沒有一幅插畫，連封面上看來也空無一物。原來他不過是一個保母的孩子。這保母又是一個寡婦。她的孩子只穿了一身紫花布的衣服，滿面顯出一種垂頭喪氣的樣子。他手中拿着一本小故事書，朝四週望望別的

兒童們的玩具。他極願把自己一切所有的和他們交換着玩玩，但是他終於沒有這般勇氣，大約早已明瞭他自己的地位了。

我生性喜歡觀察兒童們的舉動，這是一件非凡的樂事。看看每個兒童的個性正在努力的發展着。我一望而知那紅櫻色的孩子對於別的孩子玩具，是何等的豔羨。他尤其想參加在這個遊戲團中，所以決定要阿諛別的孩子。他笑嘻嘻的走到他們中間一同玩耍：他把自己手中的一隻蘋果贈給一個肥胖的孩子，雖然這個孩子的衣袋中已充滿了各式的糖果；他又把別的一個年幼的孩子背在自己的肩上；這些都無非爲了他想加入這個遊戲團中。

在這個當兒，一個厚臉的男子走近他的身旁，隨手擊了一

下；他呢，連哭聲也不敢發出來。那個保母於是走來，吩咐他立刻退出那些兒童的遊戲團。他只好偷偷的退到那小屋中來，小屋中現在已經有三人了。那富家的小姐倒待他不錯，先叫他坐在自己的身邊；她們倆就開始給這具貴重的洋囡囡穿起衣服來。

大約過了半個鐘頭，我幾乎要昏昏的睡去了。正在我傾聽她們兩小無猜的絮絮談心，不料那裘利猛然跨了進來。他趁着那些兒童們喧嘩聲中，私下退出那會客室。我雖然坐在這屋角裏，仍然看得清楚，他方纔正和這女孩的父親親親密密的接談，活像幾十年的老朋友。

他呆呆的站在那兒，思忖了一會兒，不知他喃喃的說些什

麼，似乎在計算數目。

『三十萬——三十萬——五年之後！照長年四釐計算——一萬二千乘個五——六萬。五年之後本利合計當有四十萬羅布。嚙——嚙！但是那個老奸（指那富商）對於這區區四釐必不知足，或者他會要求八釐或一分的利息。這樣本利合計，當在五十萬左右。這樣，一筆偌大的嫁資——嚙——』

他吹着自己的鼻孔，正想離開這小室，不提防他會望見那個女孩，於是他站住了。我呢，被花盆遮沒了，他一些也看不見我。那人似乎已受了意外刺激，周身發抖。這或者是他方纔的計算，使他神經錯亂。又見他撫摩自己的手掌，東西的跳躍着，一陣一陣的奮興起來。最後總算把他的情緒止住了；兩脚

也立住了。開始朝他的未婚妻（？）很命的釘了一眼。在未會走近她身邊以前，先朝小屋的四週看了一下。最後輕手輕脚的走近女孩身邊，似乎有些良心不安的模樣，笑嬉嬉俯下身子，在她的頭上吻了一下。

他原是偷偷的走來，使她吃了一驚，不禁狂叫起來。

『你在這兒幹些什麼，可愛的孩子？』他輕輕的問道，同時再朝四下一望，順手捏着她的嫩頰。

『我們正在玩耍哩。』

『什麼，和他嗎？』裘利問道，同時，斜着眼睛看了那保母的兒子一下。

『你當走到那會客室裏去，孩子呀！』吩咐他說。

那孩子仍然默不作聲，張開兩隻巨眼望着他。裘利再小心地朝四週望望，湊到女孩的身上。

「你分着些什麼，一具洋囡囡嗎，我的愛呀？」

「是的，先生！」女孩略爲退縮；皺着眉頭。

「一具洋囡囡嗎？但是你知道，我的愛，洋囡囡是用什麼做成的？」

「不，先生！」她低聲答着，同時把頭下垂。

「用破布做成的，我的愛呀！你這男孩（指保母的兒子）快回到那客室中去，那些兒童羣中。」裘利吩咐着，同時，卻很很的看他一下。

這兩個孩子都立刻皺起眉頭，彼此握着手。一些兒不願分

離。

『你知道嗎！他們爲什麼獨獨給你一具洋囡囡呢？』裘利問道，同時，把聲音漸漸的低下來。

『不！』

『只因你在本星期中做個好的，很好的孩子。』

說到這兒，裘利如同發瘋一樣的朝四週一望，低聲說道，幾乎急切得聽不出來！

『如果我到你府上去拜見你的父母，你肯愛上我嗎，我的愛呀！』

他想再吻一吻這嬌小的女孩，但是那紅髮的男孩一見她幾乎要掛下淚來，就緊緊的握住她的小手，嗚嗚的哭起來，和她

表示同情。這事簡直惱怒了這位要人。

『滾開些！滾開些！回到那間室中去，你的遊伴那兒去吧！』

『我不要他去！我不要他去！你自己去吧！』女孩子呼叫着，『讓他坐在這兒！讓他坐在這兒！』她幾乎要哭出來了。

在門外忽然聽得有腳步的聲響。裘利不禁吃了一驚，把自己魁梧的身子直立起來。那紅髮的男孩來得更加驚奇，放脫了女孩的手，沿牆逃去了。他穿過那會客室，來到那會食堂。

不使別人注意，裘利追到那會食堂裏，臉兒漲得像龍蝦一般。他自己偶然在鏡子上望見，也覺得難以爲情。這或者是爲了他自己過分的熱度和性急，使他的心境紛亂了。他一些兒不

曾顧到自己的身分和尊嚴，只因一時爲金錢所迷，似乎急切得來不及了。活像一個貪得無厭的孩子，看見了一種目的物，心想立刻抓到手中。在於裘利，這雖然還不算他的目的物，必須等到五年之後，方纔到手。我也跟隨在這要人身後，走進會食堂，竟看見了一齣好戲。

裘利滿心惱怒，臉上頓起赤化。他心裏懷着鬼胎，開始威嚇那紅髮的男孩。只見那男孩一步一步的朝後退卻，到了最後，已退無可退，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

『滾出去！你在這兒幹些什麼？滾出去！你這無用的東西！偷菓子嗎，是不是？唉！原來這樣！快替我滾，你這醜類！』

這受驚的孩子到了這般地步，祇好躲到桌子底下去了。但那個暴徒卻又變本加厲，抽出自己的一方麻紗手帕，做條鞭子，趕他出去。

卻說，裘利原是一個大胖子，身子笨重，肚子和腳踝圓圓的突出。現在他出汗了，喘氣了。他十分憎惡這個男孩，（恐怕是嫉妒吧？）不息的鞭打，他活像一個瘋漢。

我不覺失聲大笑，裘利回頭看看，他一時不知所措，明明的忘了自己身分。正在這當兒，我們的主人走近門旁，這男孩就從桌底下爬出來，用手拭拂自己的臂彎和膝蓋。同時，裘利也急忙提起那方纔下垂的手帕，揩拭自己的鼻端。我們的主人懷疑的眼看我們三人。但是他到底也是一位熟悉人情世故的人

，善於隨機應變。這次他又趁着機會，向這位貴客討好奉承起來。

『這兒有一個孩子，我正要和你談起，』他一邊說，一邊指着這紅髮的孩子。『下走冒昧替他說情，在你先生面前。』

『唉！』裘利答道，仍然有些不自然的樣兒。

『他是我家保母的兒子，』我們的主人繼續請求說，『那保母是一個可憐蟲，本是一位誠實軍官的「未亡人」。爲此，下走請求你先生；但不知可否？——』

『不能，絕對的不能！』裘利急忙高聲答道，『非力·愛蘭克！你當諒我，真個不能；我早已調查過，現在並無空缺。大約已有十個候補的職員，他們都更有希望，可惜我不能替

他設法了。」

『可惜！』我們的主人說道，『他是一個鎮靜而聽話的孩子。』

『我敢說他是一個十分頑皮的小鬼。』裘利固執着說，『滾開吧，孩子，你還在這兒嗎？走到別處去吧！』

他已無力管理自己，給我一個白眼；我也再不能管理自己了。在他的面前竟噉的一聲笑將出來。他掉頭不顧而去，故意問問我們的主人說：『那古怪的青年是誰？』（不要自己太古怪了）他們彼此談論一會，然後離開這餐室；把我撇下在那兒。

我不禁大笑，於是我也走進那會客室裏。只見那位要人已

被兒童們的父母、主人和主婦、所包圍。他正在和一位太太親密地接談，雖然她只是初次和他會見。這位太太握着這有錢女孩的小手。裘利不斷的讚揚她的美貌，對她癡癡的出神——她的美麗、天才、文雅、高貴的出身。他明明的要阿諛她的母親，使她感激得幾乎流淚，同時，她的父親也笑得合不攏口咧！

這種樂趣頗有些傳染性，使各位賓客發生興趣，甚至那些兒童也停止他們的遊戲，免得打斷他們的談話。全室當中充溢了嚴肅的空氣。我聽得這富女的母親至誠至意的問問裘利，可否請他光臨她舍下一次。又聽得裘利也熱烈地接受了她的邀請。最後賓客們各自退坐到自己的原位置上？我仍然聽得他們帶着恭敬的語氣，互相揄揚這富商和他的妻子女兒，尤其注重裘

利。

『他已娶親否？』我有意高聲問那站在裘利身旁的一位友人。

裘利立刻惡狠狠的回我一眼。

『不曾，』我的友人答道，同時，因為我故意的輕忽，表示十二分的奇異。

*

*

*

*

不久，我偶爾經過一個教堂的門外，看見許多人聚在那兒，正在參觀結婚。這是一個陰沉的天氣，濛濛的細雨已落下來。我就擠入人群中，一直走進禮堂。望見那位新郎是一個肥胖大腹的人，衣冠華麗。他正在東跑西奔，指揮一切。最後有人

報告那新婦就要來到。我又擠出人羣，遠遠望見一位絕世美人，正在青春開始的時期中。可惜她的臉上似乎帶着慘白和隱憂的模樣，就是她的一對眉眼似乎也已哭得紅腫。這樣，在她的美貌上又加上了幾分的嚴肅；但是在這幾分嚴肅和隱憂之中，卻流露一種孩子的天真。在她的美貌之中有一種不可形容的天真和稚氣存留着，不禁使人見了生憐。

聽說她到現在還不過二八芳齡。我又細細的觀望那位新郎，立刻認識他是裘利，在近來五年之中久未曾會面。我然後又偷看了那新婦一眼，不禁叫好。立刻踱出禮堂的門外，耳旁還聽得觀衆談論到那新婦的嫁資——大約有五十萬羅布，——這樣偌大的一筆私產。

『這樣，他從前的計算必是正確的了！』我一邊思忖，一邊擠出人羣之外，到了街道上。

（頤義譯）

冬天的樂園

強盜媽媽，她是居住在柯應奇樹林裏的強盜窠裏的，有一天她週行着求乞，走入一個村莊。強盜爸爸自己是一個放逐了的人，不敢越離那樹林的；他祇能劫掠那些冒險走近那樹林的旅客。但是這幾天在北斯坎那的旅客不多，若然那男子交了幾禮拜壞運，那妻子便得上街去。她的五個孩子都穿了襤褸的襖皮外衣和赤楊皮的鞋子——每一個孩子負了一個像他一般長的布袋——一刻不離的跟着他。當那強盜媽媽踏進了誰家的門口，沒有人敢拒絕她所乞求的——因為她也許會在晚上回來把那沒有好好地接待她的那家屋子放起火來。強盜媽媽和她的乳臭

們比一羣狼還要可惡，許多人都恨的想試着把一枝矛槍射穿過他們。但是誰也都知道，當然啦，她的丈夫已回到那樹林裏了，對於他的妻子或是孩子們有了什麼，他是要報仇的。

現在那強盜媽媽正在一處一處的求乞着，她有一天到了屋徽特，在當時那是一個修道院。她擊敲着鐘要討吃的東西。看門人開了大門口的一扇小門，授給她六塊圓麪包，一塊給她自己，五個孩子也各得一塊。當時那母親靜靜的站在門口，那些孩子都各處奔跑着。現在有一個來了，牽着她的裙邊，那意思是他已發現了什麼，她須得去看的，她呢，便立刻去了。

那修道院是圍着在一堵高固的牆內的，那孩子已找出了一個半掩着的窄狹的後門。強盜媽媽把門推得很開的就走了進去

，像她所慣了的，並不請求允許。

屋微特修道院是在寺長漢士方丈的管轄之下的，他是一個種花的人。正在那院牆裏，他闢了一個小小的花園，這便是那婦人走着進去的。

強盜媽媽起初很是奇怪，她停了一回，祇是張望着。這時正在強烈的夏天，方丈的花園裏盛開着鮮豔的花卉，她的眼睛被那一切紅的，藍的，黃的，艷麗地迷眩了。但是當她走下那許多花壇間的仄徑時，一個滿意的微笑展開了她的容顏。

一個和尚在園裏工作，拔着野草。這就是讓那後門半開着的人，他得把茅草和蒺藜擲在外面的廢物堆上。當他見了強盜媽媽和她所有的孩子們都在園裏時，便奔到她那裏，命令她出

去。這乞丐婦一直走上前去，正看着佈滿在她脚前的那剛勁的白百合花，又瞥見着覆蔽在院牆上，那蔓延着的常春藤——可是並沒有注意那個和尚。他想她沒有理會他，正在要執住了她的手臂，把她轉向那門口去，她瞪了他一眼，把他怔的退了下去。她本來在她的討飯袋的重量之下，身子很彎曲地走着的，但是現在她儘量的拔直了身子說：

『我是柯應奇樹林裏的強盜媽媽，你敢碰我！』

這是很清楚的，她想是一定能安然地在那裏了，像她已宣說她是丹麥的皇后似的。那和尚也並不措意的敢於妨礙她，雖然他知道她是誰了，卻還得和她講理。

『你須得知道，強盜媽媽，這是一個修道院，婦人是不准

在這些牆裏的。若是你不離去，和尚們要怒恨我開了那門的，他們怕會把我逐出這花園和修道院哩。』

但是這種懇求對於強盜媽媽是枉費的。她繼續着在花壇間閒遊，眺望着生着紅花的牛膝草，和生着一叢叢濃色的小橙似的忍冬草。

那和尚見得無法可施，只有奔到院牆那邊去呼援。他同着二個勇壯的禿頭筆直的回來。強盜媽媽會悟了他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她穩固地在小路上站住了脚，開始聲音粗糙地狂喊起來，說是若不憑她所希望的時間，允許她留在這花園裏，她便得把她所能做的一切可怕的事情來對付這修道院。但是，那些和尚並不顯得被她的脅迫嚇倒，他們祇想着挾她出去。

剎那間，強盜媽媽大叫一聲，把她自己向着那些和尚撞去，把他們抓裂着，痛咬着。她所有的孩子全是這樣。那些男子知道了敵不過她，立即返身出去，大聲呼喊，召集幫手。

他們奔過在到修道院的路上，當他們遇見了漢士方丈，便催促他去看那個在花園裏正掀起着那一切喧譁的人。他們一定告訴他說，是那柯應奇樹林裏的強盜媽媽正在花園裏，他們夠不上趕她出去，非得增援不可。

漢士方丈斥責他們動武，禁止呼援。他遣回那二個和尚去工作，雖然他自己是一個衰弱的老人，但也祇帶一個和尚。

當時他走到外面，強盜媽媽仍是躑躅在花壇間，他不禁欣羨和奇異地注視着她。他很確定的知道她以前沒有見過花園，

但是她悠閒地遊踱在許多花壇中間，每一個花壇有它自己一種稀世的植物，她看着它們活像老朋友一般；對於有些，她笑笑；對於旁的，她搖搖頭。

現在這方丈愛他的花園像他所能愛那塵世的和會消滅的一切東西了。像那闖入者的野蠻和可怕，他不禁願意她和三個和尙打過了纔得安逸地有參觀他花園的權利。他走上她那裏，和藹地問她歡喜不歡喜這花園。

強盜媽媽大膽地轉向着漢士方丈，以爲要被陷和力服了；但是當她看了他的白髮和衰老駝曲的樣子，她便溫靜地回答說：

『我起先想我沒有見過再美麗一些的花園了，但是現在我

看出它還不能和我所知道的一個相形媲美哩。』

漢士方丈希冀着一個完全不同的回答。所以當時強盜媽媽宣說她見過一個花園比他的還來得美，這使他枯瘦的臉上起了微微的紅暈。那站在近旁的和尚便開始訓誡那婦人了。

『這是漢士方丈，』他說，『他用了無上的心力，從各地收集了你所看見在他園裏的花種。我們誰也都知道，在這整個斯坎那地再也尋不出更好的花園了，這不是你整年住在野林中的人可以對他的成績下什麼批評的。』

『我並不希望把我自己當作他或是你的審判者，』強盜媽媽說，『我祇說若是你們能看見我正在想着的一個園子，那你們就得拔去所有種在這裏的花，像野草一般的拋出去哩。』

那方丈的助手爲了那花像方丈本人一般的驕傲，他嘲笑了
一下，說：

「那必定是你爲自己築在柯應奇樹林的松木裏的一個大花園了！我可以把我靈魂的得救下賭，你以前從沒有踏進過花園的牆壁哩。」

強盜媽媽想了她的話竟被人疑慮，便忿怒地激紅了臉。「這也許是的，」她說，「直到今天我從沒有進過一個花園的牆。但是你們和尚是神聖的人們，須得知道每年在聖誕節的晚上，柯應奇樹林會變了一個樂園，慶祝我們救主聖誕的晚上的。我們住在樹林裏的，每年都得目擊這個奇蹟。在那花園裏，我看見過花兒們美麗的連我伸手去採摘也不敢哩。」

那和尚要反斥她，但是漢士方丈作着手勢止住了他。因爲在他幼年的時候，這方丈聽得過在聖誕節的晚上，那樹林怎樣地會穿上那可愛的翠綠色。他常常熱望着要去觀看一下，但是從未如願。現在他燃燒一般要求強盜媽媽在聖誕節的晚上，讓他到那強盜窩那裏去。若她祇要肯遣一個孩子把路徑指示給他，他便能單個兒騎馬到那裏，他決不孤負她或是她的親人。並且，他還要盡他力所能及的報答他們。

強盜媽媽起始是拒絕的，因爲她想起了強盜爸爸，她允許漢士方丈去參觀了他們的巢穴以後，那臨在他身上的危險；但是她希望要證實給那個和尚看她所知道的花園，要比她所形容着的美麗得多，她到底答應了。

『但是你祇能帶一個人，並且依着你一個神聖的人的話，你可不要狙擊或陷害我們的哩。』

漢士方丈答應了，強盜媽媽也走她的路了。那方丈便吩咐那和尚不得把剛纔約好了的事情洩露。他怕他的和尚們，若是聽了這件事，決不會讓那麼一個年高的人去跨了馬到強盜窠那邊去的。

那方丈自己也不把他的計畫告訴誰。但是事有偶然，倫德的大主教阿布薩倫有一天到屋徽特來，並且住過了夜。當時漢士方丈領主教參觀他的花園，他就想起強盜媽媽上次的蒞臨。在園裏工作着的那個和尚，聽得方丈對主教講及在那樹林裏放逐了已經多年的強盜爸爸，要求他爲那人出一封贖罪的信，使

他再能像平常一般和旁人穩度着誠實的一生。『像現在的情形呢，』方丈說，『他的孩子們長大着將成比他父親自己更壞的害物，你就得有整隊的強盜活動在樹林裏了。』

大主教阿布薩倫答說，他不能想着讓這邪惡的強盜和誠實的人們自由地生活在鄉邊；最好他還是住在他的樹林裏。

那時漢士方丈漸漸的奮興了，把柯應奇樹林對主教說，每年在聖誕節上，它在那強盜窟的四周怎樣地裝飾着夏天的鮮花。『若是這些匪徒不是凶狠到怎樣，而有上帝的榮耀顯示給他們，當然他們算不得壞到不配受終有一死的生物的恩澤了。』

大主教知道怎樣回答方丈：『這樣，我纔允許你，漢士方丈，』他微笑了一下說，『無論那一天，如你能給我一朵從柯

應奇樹林的聖誕園裏摘來的花，我定會爲了你要提出訴請的一切強盜，把贖罪的信件給你。」

那和尙懂得大主教阿布薩倫並不比他自己更相信那強盜媽媽的故事。但是漢士方丈不是這樣想；他稱謝大主教恩慈的允許，說他一定會把那花朵給他的。

*

*

*

*

這是聖誕節的晚上，漢士方丈是在到柯應奇樹林的路上了。在他前面奔着強盜媽媽的一個蠻狠的小東西，在他後面的就是那個和強盜媽媽在花園裏講過話的和尙騎馬跟着。

漢士方丈熱望地逼視着他的前程，心裏十分快活，現在他竟然來了。至於那和尙呢，這卻全是另外一件事了，他很專心

的愛護着漢士方丈，不願讓旁人衛隨着他；但是他不想會看見什麼聖誕花園的。在他的頭腦裏，這事全然是一個圈套，強盜媽媽詭譎地擺布了把漢士方丈陷入她丈夫的掌握的。

漢士方丈往北對那樹林驅策着過去，他看見各處準備着慶祝聖誕。每個農場都有火燃燒在浴室內，烘煖着預備下午的洗澡。大量的麪包和肉食，從伙食房搬運到屋子裏去，從牛棚裏，人們搬出着一大捆一大捆預備撒在地板上的草料。沿途的每一個小小的禮拜堂裏，牧師和幫着他的司事裝飾着他的聖所。當他到了那到鮑司局修道院的路，他看見那教區以內的窮人們，帶着滿碗的麪包和長長的蠟燭走過來，那些是他們在修道院門口所受得的。

這所有的聖誕節的準備的情景，使那方丈格外的心急地要達到那個樹林了；因爲他正想着自己準備去享受的樂節比他一路所看見的要偉大得多了。

但是那和尚看了在每一個低低的茅屋裏，他們正預備着恭祝聖誕，他惱恨並且發怒了。他加增地懷懼着災害，懇求着漢士方丈回去，不要把他自己拋入了盜手。

漢士方丈駕馬前進，並不注意那和尚的哀嘆。那開朗的鄉野最後都走過了，他騎進了一個荒僻孤絕的地方，那裏的路祇是多石而生着芒刺的小道，沒有橋梁也沒有板條可幫助他們渡過小溪和河流的。他們愈騎得遠，氣候愈冷，一會兒，他們到了滿蓋着白雪的地方。

那是一個悠長而危險的行程。他們攀登崎嶇滑潤的小路，經過沼澤和卑濕的地方，在被風倒掉了的樹木和荆棘裏力行着他們的路。日光正在現着青白色，那強盜孩子領着他們橫過森林間被高高的樅杉和光剝了葉子的樹木環繞着的一塊草地。正在這草地的那邊，豎起着一堵山牆，牆裏有一個用厚厚的松板做成的門口。

漢士方丈懂得他們到了的地方，便落下馬來。那孩子爲他開了那扇笨重的門，他望進一個貧苦的山洞，祇有光光的幾堵牆壁。強盜媽媽傍着地板中央燒着的木柴火坐着。沿那壁牆是幾隻檜樹和多苔的床鋪，一隻牀上躺着強盜爸爸，睡得熟熟的。

『進來，不要在那外面！』強盜媽媽坐着喊說，『把馬兒也牽進來，那樣，便不會在那寒冷的夜氣裏凍斃了。』

漢士方丈大膽地走進窟內，那和尚跟着。這裏是賤陋和貧窮！一些沒有什麼預備了可慶祝聖誕的。強盜媽媽沒有釀什麼，也沒有烘什麼。她也沒有洗濯或是擦抹過。那些孩子們圍着一隻鍋子，匍匐在簡陋的地板上，正從那鍋子裏拏着什麼吃。爲他們預備了的飲食，祇是稀薄得很的粥湯。

強盜媽媽現在說話的聲音傲慢自大的像隨便那一個富裕的農婦了：

『傍着火坐下了取煖一下罷，漢士方丈。若你有什麼食物呢，你可以就吃；因爲我們在這林子裏預備的東西，我不想是

你要嘗嘗的。如你經了長途的馳騁覺得乏力了呢，你就躺在這裏一隻牀上休息一下。可不怕睡過了時辰；因為我正傍火坐在這裏守候着，我會準時叫醒你去看你來這裏看的東西的。』

漢士方丈打開他的食物袋，但是他困憊的不能就吃，當他展身在床上時，便立刻睡熟了。

那和尚也有一隻牀給他休息在上面的。但是他想還須得睜着一隻眼睛看着強盜爸爸，否則他要跳起來去縛住漢士方丈的。雖然這樣，他也那麼疲倦，不一回就跌入了睡鄉。

當他醒了，漢士方丈正坐在火旁，和強盜媽媽談着話。那匪徒，一個高高的，削瘦的人，有那遲鈍和憂鬱的態度的，也傍火坐着，他把背轉向着方丈，他像並不在聽着那談話似的。

漢士方丈正在對強盜媽媽說着他在路上看見聖誕節一切的準備，提醒着她在她幼年曾參與過的那些暢快的歡宴，和聖誕節上的遊戲，當時她還和人類很安穩地生活着哩。

『我爲你的孩子們抱恨着呀，』他說，『他們萬不能穿了幻想的美衣，奔走在村街上，或是在聖誕節的草裏打滾哩。』

強盜媽媽起初回着簡單粗率的答覆；但是停了一回，她很馴服了，專心地聽着。忽然的，強盜爸爸旋轉來把他堅握着的拳頭在漢士方丈的當面震顫着。

『你這卑鄙的和尚！』他叫道，『你到這裏來要誘惑我的妻子和孩子們麼？你不知道我是一個匪人，不能離掉這林子的麼？』

漢士方丈並不驚嚇，直直的釘着他的眼睛看着。『我爲你從大主教阿布薩倫那裏想得到一封贖罪的信哩。』他說。

於是那匪徒和他的妻子突然的笑了，他們知道的透啦，一個綠林盜寇所能從阿布薩倫主教那裏希冀的那種慈悲！

『哈，』強盜爸爸說，『若我從阿布薩倫那裏得了一封贖罪的信，那我得允許萬萬不再偷竊像一隻鵝那樣的東西了。』

那和尚憤怒着他們竟敢嘲笑漢士方丈；否則他便很喜悅了。他從沒有見過那方丈在屋徽特謐靜和柔順地和他的和尚們坐着像他現在和這些盜黨坐着一般。

猝然的，強盜媽媽站了起來。『你坐在這裏說話，漢士方丈，』她說，『我們竟忘了到這林子裏去看了。我可以聽聞，

就算在這個窟穴裏，那聖誕節的鐘聲正震盪着哩。」

現在他們都跳起來，奔了出去。在林子裏還是烏黑的夜裏和陰寒的冬天氣候。他們不看見什麼，但是他們聽得了迢遠的諧音被那微微的南風吹送過來。

『這鐘聲怎能喚醒這睡着的林子呢？』漢士方丈疑惑着。因爲現在當他站在外面那冬天的黑暗裏，他看來似乎一個夏天的花園能在這裏開花放豔，比他以前所想像的，不免大相懸殊了。

那鐘聲隆隆地鳴響了祇有幾秒鐘，時當一道光浪忽然呈現在林子上；一回兒它去了，陡然的又折了回來。現在它浮盪地經着那黑暗的樹林子來了，像一團清澈發光的烟霧，那宵夜便

浸沈在淺淡的黎明裏。

漢士方丈注意着那白雪在地上失了蹤跡，像有誰移掉了一張地氈，大地轉變着綠色。鳳尾草從泥土裏忽然長起來，葉兒捲曲的像一種主教的植物；野草在土堆上生長着，生在沼澤裏的水石榴樹也很快的染上了鮮綠。一簇簇的蘚苔展開着，發長着，春天的花卉開放了飽滿的蓓蕾，那早已着上些許顏色了。

漢士方丈的心兒爲了那復甦着林子的起初的現像跳的很快。『會不會，像我一個老人，看見這樣偉大的一個奇蹟呀？』他沉思着，淚珠兒突瀉在他的眼眶裏。

那時情景又很曖昧了，他怕夜的黑暗會再行勝利；但是，眨眼間又來了一道新的閃光，它帶來了溪流的呢喃和瀑布的狂

吼。現在那樹兒都生出了牠們的葉兒，真快的彷彿幾百萬的綠蝶飛起來躲住在枝兒上。還不止樹兒和花草醒悟了，鶯兒也從這枝跳躍到那枝，啄木鳥搥擊在樹枝上，直到木片在牠們近旁飛裂開來。一隊飛翔着的噪林鳥落下在松檜的樹顛裏休息了，每次那鳥兒們遷動時，牠們毛羽的明亮而紅色的光芒閃耀着像寶貴的珍珠。

又暗了一回，又有一路新的光浪來了。一陣溫暖新鮮的南風吹來，把一切從南方被那鳥兒、船兒、和風兒、帶來的小小的種子，都撒播在林地上。這些種子一着了地土便生根發芽。

接着的一陣流光催熟了蜜橘和漿果。鵲鳥和野鵝叫喊着飛來；鳴禽們開始築巢，松鼠們玩耍在林子裏。

現在什麼事都進行的很神速，漢士方丈沒有時間得默想那正在進行着的奇蹟的神怪。他祇能用他的眼睛和耳朵。

現在滾滾地來的光浪帶來了新耕了的田畝的氣味，遠遠地聽得榨乳婦誘呼她們的乳牛的聲音，和羊鈴的叮噹聲。松木和檜樹那麼密厚地載着紅色的果球，它們照耀着像大紅的衣袍。杜松上的漿果每一秒鐘轉變着色彩，花朵鋪蓋着地面直到地上全成了白的、藍的、和黃的。

漢士方丈彎下身去，摘了一朵野楊梅的花葩，當他伸直着他的身子，那果兒已在他的手裏熟了。母狐狸領了一大窠黑足的幼畜兒走出了牠的穴窟，牠走到強盜媽媽那裏，扒抓着她的裙子。強盜媽媽偃下着稱贊牠的嬰兒們。那角鴟鳥，牠剛開始

着牠的晚獵哩，被那光浪迷了眼，飛回到牠的山谷裏去棲躲着直到黑暗。雄杜鵑啼鳴着，雌杜鵑喙裏銜了一個蛋，私遁到別一隻鳥的窠裏去。

強盜媽媽的孩子們發出惶遽的歡呼，當他們吃着他們採摘來的盈盈的果實，那時大的像一球球松子那般吊掛在樹叢裏的。孩子中的一個，和一窠小野兔玩着；別一個和幾隻從巢窠裏冒險下來，翅翼還不十分會飛的烏鴉賽走着；還有一個從地上拾起了一條蛇，把牠盤繞在頸項和手臂上。

強盜爸爸站在澤地上吃着山莓。他擡頭一看，看見一隻大黑熊在他旁邊。他拆了一枝柳條兒鞭韃在熊的鼻子上

『你守你自己的地面去，』他說，『這是我的沼地。』那

大熊兒便回轉去朝着別一個方向笨重地離去了。

每一個時間，光亮和溫暖的新的波浪不斷地流到着。從水沼那裏可以聽見鴨兒們唧唧吱吱的叫聲。金花粉從麥田裏充滿在空中；現在有蝴蝶兒飛來，牠們看來大得像舞着的蓮花。櫟樹凹處，那個峯巢裏滿藏着甜蜜，蜜兒滲漏出來，從梗幹上滴落着。一切的植物，那從外地吹來的種子裏生長出來的，轉瞬間都開裂了花朵。那華麗不過的薔薇，攀昇在山嶽的旁邊，和懸鈎子的葛蔓賽爬着，在下面的草地上開了的花兒，每朵大的像一個人臉。

漢士方丈想起了他要爲阿布薩倫主教採摘的花，但是每一朵花開了出來，總比那最後的一朵還要動人，他呢，要爲主教

折一朵在那花園裏最美麗的花。

光浪重疊地滾着進來，直到天空真個眩目地光亮了，它便恰好地輝耀着。夏天一切的生命、美麗、和快樂、都對着漢士方丈莞爾含笑。他覺得世上的福氣沒有比他所享受的更大了。

『我不知道再來一個光浪會帶來什麼新的榮耀哩。』他說。

但是那裏還來了一道又一道的光；現在在漢士方丈看來，那光浪是從一個無限量處帶着什麼來的。他覺得他自己像那情形，是被一個超乎地球的空氣所細裹着，並且，畏憚地戰慄着，他等待那臨近着的天國的顯赫。

在那林間靜默了，沉肅無聲。鳥雀們寧息着，小狐狸不再

戲玩，花卉停止了生長。那尊榮現在所逼近着的，活像使那心兒停止了跳動，靈魂兒急望着昇向到永遠裏去。從遙遠，遙遠的那裏，盪來了琴樂的曲調和天庭的謳歌。

漢士方丈拱合了雙手，齊膝跪下。他的臉洪福地生輝着。連夢也沒有做過，在他這一生裏，他會一嘗天國的樂味，聽天使們唱那基督聖誕的頌歌。

但是近邊站着那個和方丈同來的和尚，在他的腦裏起了晦闇的疑慮。『這不能算是真實的奇蹟，』他想，『因為這是顯示給罪犯看的。那決不會從上帝那裏來的，但是一定給魔鬼遣來了的。惡勢力正蠱惑着我們，並且強逼着我們去看那沒有生存的東西。』

天使的琴聲和天使的歌唱在遠處飄揚着；但是那和尚相信那地獄裏的野鬼們在臨近着了。『他們會迷亂和引誘我們的，』他嘆息着，『我們將要繫上了桎梏，被陷入沈淪裏去了。』

那天使的隊伍現在是很近了，漢士方丈從叢林間可以看見她們燦爛的形態了。那和尚也看見她們的，但是他想在這一切怪異的佳人後面，可有什麼惡意的東西。對於他，這是那魔鬼在我們救主降生的晚上做了這些怪事的。他想那是做了祇因把苦楚的人類欺詐的更有成效一些，爲他們已佈置了一個羅網。

在這整個時間裏，鳥雀們又在漢士方丈的頭上旋飛着，讓他把牠們拏在他的手裏。但是飛禽和走獸全怕那和尚；沒有鳥雀敢藏身在他的肩頭上，沒有蛇兒盤玩在他的腳上。那裏有一

隻小林鴿，牠見得天使們翩翩地臨近了，大着膽子飛下在那和尚的肩頭上，把牠的頭兒倚靠在他的面頰上。那和尚自己想那仇敵劈面來誘惑他了，擊打着那隻鴿兒，大聲喊叫，聲音迴響在整個林間：

『你們回到地獄裏去，就是你們來的地方！』

正在那時，天使們已逼近得連她們翅膀的舉動都能撼搖着漢士方丈的臉了，他呢，必恭必敬地把他的頭拜叩到地上，但是那和尚說着那話的時候，那歌唱停了，那神聖的賓客回身逃了。同時，那光亮和溫暖從一個人心裏的黑暗和冰冷的無可述說的恐怖裏分離了。黑夜降落在地上；霜也凝結了，植物也凋萎了，走獸們奔去匿避了，瀑布的咆哮靜了，葉兒們從樹枝上

蕭蕭瑟瑟的飛落下來，驟雨一般的響着。

漢士方丈覺得他的心——那剛纔盛滿了洪福的——緊縮在萬難容忍的苦痛裏。

『我萬不能渡過這個慘絕的苦痛了，』他想，『那天國的使者已那麼近了還被趕走；她們要爲我歡唱聖誕的頌歌的，可是逼逃了！』他記得他已允許阿布薩倫主教的那朵花，在這最後的時間裏，他不自主的摸索在樹葉和鮮苔裏，想得到一朵花。但是他可覺得那地皮在他的手指下面冰結了，雪片在地上滑着。他的心還給他更難受的苦楚；他試着站起來，又仆倒在地上。

當時那盜黨和那利尙在那全然的黑暗裏摸索在他們的路上

回進了山洞裏，他們遺失了漢士方丈。他們從火裏搶奪了火柴，走出去找尋他。……他們尋見他在一片雪上躺着死了。

那和尚放聲號泣——他知道他已害死了漢士方丈，因他從他的嘴唇上擊去了那快樂的杯子，那是他枯渴着要喝盡那最後的一滴的。

當時漢士方丈已經被人搬到屋微特，那些看守他軀體的禿頭們注意了那右手緊緊地攥住着什麼，那一定是在他死去的時候握執了的。最後，當他們分開了他的手，他們看見在那麼緊的拳握中執着的，是一對白色的花根，那是從蘚苔裏拖出來的。

那和尚——就是陪同漢士方丈到那樹林子裏去的那一個——

——掣了這花根，把它們種在方丈的園裏。他整年的培植和看守它們，希望着從它們裏面生長出一朵花來。他空守着經了春天、夏天、和秋天；當時冬天來了，一切的葉兒和花兒都死了，他便停止了看護它們。

但是，當那基督聖誕的晚上又到了，他迅捷地想起了漢士方丈，便往外進了那園子裏去紀念他。當他到了他種了那光光的根球的地方，他看見從那裏已長起了茂盛鮮綠的莖幹，上面生着美麗的花兒，花瓣白的像銀子。

他叫出了在屋微特所有的和尚，當時他們見了那在聖誕節的晚上開花的植物，那時旁的一切植物都死了，他們知道這花一定給漢士方丈在柯應奇樹林裏的聖誕園裏採來了的。

那和尙便請求把幾朵花拏去給阿布薩倫主教。當時他見了主教，把花呈給了他，他說：

『漢士方丈把這些給你；這是他允許在柯應奇樹林裏的聖誕園裏採給你的花兒。』

當時阿布薩倫主教看見了那些花，那是在殘酷的冬天裏從地裏生長出來的，聽了這個消息，他面色慘白起來，像遇了一個鬼。他靜靜地坐了一個長時間，於是他說：

『漢士方丈已忠實地成全了他的話，我也得遵守我的。』他吩咐爲那已置諸法外，從年輕時就強逼他住在那林子裏的強盜，撰寫了一封贖罪的信。他把信託付了那和尙，那和尙便即刻離別而到那樹林裏去了。

在聖誕節的白晝，當他踏進那強盜洞，強盜爸爸舉着利斧走近着他。

『我願計畫着把你們那般禿頭們弄成碎片，有許多就像你！』他說，『那必定是你的過錯，這林子昨晚並不穿上了聖誕節的花卉了。』

『那過錯完全是我的，』那和尚回答說，『我已準備爲了那個去死；但是事前我一定要從漢士方丈那裏轉述一個消息。』他抽出那主教的信，告訴那匪徒他現在是一個自由的人了。

『從此以後，』他說，『像漢士方丈所希望你們的，你和你的孩子們得玩耍在聖誕節的草裏，在人間慶祝你們的聖誕節了。』

那強盜灰白了臉，默然無聲的站着，但是強盜媽媽用他的名義回答說：

『漢士方丈成全了他的應許，強盜爸爸也會遵守他的。』當時那強盜和他的一家脫離了他們的穴洞，那和尚便遷了進去；在那裏他單身住着，在那森林隱處，痛悔和祈禱中過度着他的一生。

但是柯應奇樹林永遠不再慶賀我們救主的生辰了；牠那一切的榮耀在今天所留存的，祇有漢士方丈所採來的那花了。牠已叫做聖誕節的薔薇。每年在優爾忒，牠從那沃土裏生出綠莖和白花，彷彿那是永遠不會忘記的，牠有一次曾生長在偉大的聖誕園裏。

本篇的原名是聖誕薔薇的傳奇（The Legend of The Christmas Rose），原著者瑞典著名女作家塞爾馬·拉革勒夫（Selma Lagerlöf），她的作品差不多已譯成了歐洲各國的文字。——譯者。

小孩和老人

斯拉夫伊凡·凱加 (Ivan Cankar) 原著

每天晚上，在他們去睡覺以前，那些孩子們慣於在一起閒談的。各人自己坐在那寬闊的爐竈的邊沿上，他們想着了什麼便吐露出來。那薄暮的微光，和迷夢中的眼睛一般，穿過那暗淡的窗口，射進了那間屋子。從那每一個屋角裏，那靜默的影子向上浮動，帶同着奇怪的故事兒。

他們把想得到的說出來；但是到他們頭腦裏來的，祇是陽光和溫暖，參雜了愛情和希望的故事。那整個將來是一個悠久光榮的假日；在耶穌聖誕節和復活節的中間，可沒有禁食四十天的事蹟。在那裏，在那花幕後背什麼地方，完全的生命，眨

眼着，怔忡着，靜謐地從那光裏灌輸着。說話低低的，祇有一半可以懂得。故事兒全沒有什麼開端，也沒有固定的方式。沒有一隻故事是有一個結局的。往往四個孩子全在一起談起來，但是沒有人卻擾亂了旁人。誰也拘束着凝視在一個美麗的天光裏，那裏每一個字是清楚和真實的，那裏每一隻故事有一個開朗和活潑的面貌，每一隻笑話有它榮耀的結果。

那些孩子們彼此現露了那麼顯著的一個形像，在那暗淡的薄光裏的一個頂年幼的面容，四歲的湯契克和那最長的十歲的羅司迦，可分別不出來。誰也都是瘦狹的臉部，生着大而睜得開開的眼睛——內省着的眼睛。

那個薄暮上，有一件不素稔的事情，從一個不知悉的地方

猛烈地混進了那個神嚴的光裏，無情地攪擊在那些假日裏、故事裏、和傳奇裏。郵局把音訊帶來了，說那父親『已陣亡』在意大利的疆土上。有一件不知道的、新的、奇怪的、完全不能領會的事情浮現在他們面前。它可站在那裏，高而且闊的，但是既沒有面，又沒有眼，也沒有嘴。它並不屬於什麼地方，不屬於那禮拜堂前和那街上的喧譁生活，也不屬於圍着那爐子的溫暖的薄光，也不屬於那些故事兒。

它可全不是快樂的，但是它也不是特別的憂傷，爲了它是死的；因爲它沒有眼睛給他們看來可以現露它的緣由和來處，它也沒有嘴巴得用言語來伸述。思想兒謙卑地、懦怯地、站在那無可度量的幻像之前，彷彿在一座大大的黑牆前面，一無動

靜。它傍近了那牆，沈默地、笨重地、聳立着。

『但是他幾時會回來呢？』湯契克疑惑地問。

羅司迦怒視了一下，用肘輕輕的觸碰他。『若是他已陣亡了，他怎能回來呢？』

誰也都沉落在靜默裏。他們站在那大黑牆前面，越過牆的那邊，他們可不能看見了。

『我也得上陣去！』很想不到，七歲大的瑪的克這樣宣說，像是他已迅捷地偶然想出了那準確的念頭。很顯明的，那已是完全所必須要說的話了。

『你太小哩！』四歲大的湯契克用了沉重的聲音諫勸着說

。湯契克還穿着衣服！

瑪的克解釋說：『哦，戰爭是像這般的。人們用刀互相刺戳，用劍互相廝殺，用鎗互相放射。你刺的愈多，殺的愈多，那末愈好。沒有人對你說什麼的，因為那是只得那樣的。那便是戰爭了。』

『但是爲什麼他們互相刺戳和殺死呢？』蜜兒茄追究說。
『爲了那皇帝！』瑪的克說。誰也都不作一聲。

他們迷離着的眼睛前面，彷彿那幽暗的遠處，現示了什麼威赫的東西，照耀着榮華的光輝。他們一動不動的坐着，他們的呼吸祇敢輕輕的經着他們的嘴，像在禮拜堂裏祝禱時的情形。

那時瑪的克又迅捷地把他的思想集中起來；恐怕祇要驅散

那麼沉重地壓在他們上面的沉寂：『我也得上陣去！攻打那仇敵。』

『那仇敵可是怎樣的？他有號角麼？』忽然的，蜜兒茄柔聲地問。

『當然有的，否則他怎能做仇敵？』湯契克用了着力的聲音，嚴重地、差不多忿怒地回答說。現在就是瑪的克也不知道那準確的答覆了

『我不想他——有那些的！』他慢慢地、猶豫地說。

『他怎得有號角兒？他們是像我一般的一個人，』羅司迦不願意地發聲說。那時，她重行思議着加着說：『只是他沒有靈魂的。』

長長的停了一會兒，湯契克問了，『但是一個人怎樣陣亡在戰爭裏呢？像這樣倒下去的麼？』他裝着那姿勢。

『他們殺死他的！』瑪的克靜靜地解說。

『父親允許過帶給我一根鎗的。』

『若是他已陣亡了，他怎能把鎗帶給你？』羅司迦粗魯地斥聲說。

『那麼，他們把他——殺死了麼？』

『殺死了。』

沉靜和憂傷，經過那些幼年和圓睜着的眼睛，透看在黑暗裏，透看在不知名的某件東西裏，看着不可思議的心坎和頭腦。

同時，在那小屋的前面，那祖父和祖母同坐在一張長凳上。那太陽最後的紅暉穿過了那花園裏的樹叢煥發着。除了從馬廄裏來的，已經變成了一個破啞的、窒塞的、迂緩的、啜泣聲以外，那個薄暮算得很靜謐。想來那是那個年輕的母親的悲哭，她是到那裏去餵牲畜的。

那兩個老人彎曲着身子坐着，彼此很貼近，各人握了其他一個人的手，像他們好久已沒有那般做了。他們用乾枯的眼睛凝視着天際的餘光，可是並不說話。

馬奇的禮物

美國歐·亨利 (O. Henry) 原著

一元八角七分，就祇有這些，裏邊有六角錢還是銅子，這些銅子都是她日常一枚兩枚的同那雜貨店人、賣菜者、賣肉者、爭論得來的，有時自己也覺得太刻薄了。戴拉數了三次，還是一元八角七分。可是明天就是聖誕了。

這就很明顯地沒有別樣法子好想，祇有倒在床上悲號；所以戴拉就這樣做。這種情形卻引起了一種精神上的返映，覺得生命祇是飲泣、流涕、同微笑、做成的，可是流涕格外覺得顯著。

當這位家庭的主婦從悲傷的初期退到第二期的時候，她就察看她的家庭：一間八元錢一星期的有家具的『百家屋』（註一）牠不能確實算乞丐式的狀況了，可是離着卑田院的守望線卻不很遠哩。

底下的廊前有一隻沒有信件投入的信箱，還有一隻沒有那個生人的手指可以按得響的電鈴。連屬在這上邊有一張名片寫着『詹姆士狄林海楊』。

『狄林海』這幾字在興盛的時候，當牠們主人每星期收進三十元的那時期，曾經順風搖晃過。現在，進款縮到二十元，『狄林海』字樣卻變得模糊了，好像嚴重地在那裏想要縮成一個羞澀而謙卑的『狄』字。然而，每當詹姆士狄林海楊先生走

進上邊那間百家屋裏時，牠的妻詹姆士狄林海楊太太——已經介紹給你的戴拉——總要叫他一聲『詹姆』，並且走上去擁抱着他。那當然是很好。

戴拉哭完了，就拿粉撲子收拾她的雙頰。她站在窗前呆瞪着灰色後院裏灰色籬笆上走着的一隻灰色貓。明天就是聖誕節，可是祇有一元八角七分去給詹姆買一件禮物。她好幾個月一個銅子一個銅子的積攢，卻得了這樣的結果。二十元一星期沒有多過，費用卻比她預算着的大。永遠這樣，祇有一元八角七分給詹姆買禮物。她的詹姆，她費掉了多少快活的時光計畫着給他買一件好東西，一件精貴的上品東西——一件稍微相近足配有給詹姆所佔有的榮譽的東西。

這間房的窗間有一面壁鏡。也許你會看見過每星期出八元錢租金的鴿籠式的百家屋裏面的壁鏡。一個極瘦而極敏捷的人，走着急速的大步，看着他影子，就可以得到他自己外表的一個很準確的印象。戴拉，她是瘦長，已經練熟了這個藝術。

她忽從窗口轉過來站在那鏡子面前。她的眼睛明亮地發光，可是在二十秒鐘裏她面上卻失了色。她很快地拉下了她的頭髮讓牠散着披下去。

楊家現在祇有兩件東西是他們可以自傲的：一件是詹姆的金表，這也是他父親的，他祖父的；另外一件就是戴拉的頭髮。假定那示巴王后住在出氣洞對面的百家屋裏，戴拉就有一天會把她的頭髮披到窗外邊去晾着，減掉了王后殿下一切珍寶禮

物的價值。假定那所羅門王做了看門人，拿他的珍寶堆滿了下層，詹姆每天走過的時候就會掏出表來，祇想看看他拉着鬍子豔羨的神情。

所以現在戴拉的美髮披在她身上，波動着發光，像一道金黃色的小瀑布。牠一直披過了雙膝，給她做成個天然的袍服。一會兒，她又顫抖地敏捷地把牠挽了起來。躊躇着呆呆站定，一兩滴淚珠拋濺在破舊的紅地毯上。

她的櫻色的舊外褂穿上了；她的櫻色的舊帽子戴上了。接着裙幅的一轉，眼睛裏帶着光亮的閃爍，她慌忙地奔出房門，下樓，到街上去了。

她站定的地方，招牌上寫道：『蘇風尼太太，收買各種頭

髮。』戴拉奔上樓梯，定了定神，喘着氣。那太太碩大、白皙而冷酷，那兒像個『蘇風尼』？

戴拉問：『你要買我的頭髮嗎？』

太太道：『我是買頭髮的。你把帽子脫掉，讓我看看牠的樣子。』

金黃的小瀑布流掛下來了。

太太用熟練的手提着那一堆道：『二十元。』

戴拉道：『快拿來給我！』

唉，以後兩個鐘頭，她如同撲着玫瑰的小翅膀飛過去了。

我們且別多形容她的舉動，總之，她在各處商店裏專心搜尋詹姆的禮物哩。

最後，她找着了，這當然專爲詹姆製造的，別人那兒配？別的商店裏找不出跟牠一樣的，雖然她已經在各處兜底翻過了。牠是一條白金的表鏈，樸素的式樣，很正當地祇靠着實質來顯露牠的價值，沒有一些妖艷的裝飾氣味——像許多好東西都不能免的。牠也差不多配得上那隻表。她一眼看見就知道牠是詹姆的。牠正和他一樣。沉默與價值——這個描寫可以引用在雙方。他們從她手裏拿去了二十一元，她就帶了那八角七分趕回家來。那隻表上繫了這鏈條，詹姆在交際場中就可以正當地頻頻掏表出來觀看了。這樣寶貴的一隻表，他卻有時還要偷偷的看着，祇因爲他拿了一根舊皮帶代替着表鏈。

戴拉走到家裏時，她心頭的沉醉慢慢讓出些地位給理智來

盤旋了。她就拿了燙髮的鉗子，點旺了煤氣爐，開始去修理那慷慨挾着愛戀所蹂躪的殘蹟。這種當是一樁極困難的工作——像巨象般龐大的工作。

過了四十分鐘，她的頭上已經蓋上了一層細小熨貼的髮圈，使她的樣子特殊地像個頑皮小學生。她長久地、注意地、又是審察地、看着鏡裏自己的影子。

她對自己說道：『就算詹姆看了我一眼，不把我立刻殺死，他也要說我像個康奈島（註二）上會唱的女郎。可是我能怎樣呢？——噯！祇有這一元八角七分，我能怎樣呢？』

到了七點鐘。咖啡已經做好，煎炒的鍋子燒得熱熱地，擱在鐵竈後邊，預備着煎熟那些排骨了。

詹姆總不會晚歸的。戴拉繞起那條表鏈捏在手心裏，坐在他日常進來那扇門旁的一隻桌子的角上。於是，她聽見他的腳聲在末層的樓梯上響了，一霎時她的臉變成了慘白。她爲了日常最普通的事情有靜默地說着短小的禱辭的習慣，所以她低聲道：『上帝，請你使他想我還是美麗呀。』

門開了，詹姆走進來又關上了。他樣子很瘦又很嚴重。可憐的朋友，他纔二十二歲哩——卻已背上了家庭的重擔！他缺少一件大衣，並且連手套都沒有。

他走進門了，兀然不動的像隻獵犬聞着鵝鶉的氣味。他的眼睛直直的釘在戴拉的身上，眼光裏帶着一種她不能了解的表情，把她嚇慌了。既不是怒，又不是怪，也不是嫌，更不是驚

，總之，不是她預料的各種感情。他祇是臉上帶着那種特殊的表情，呆呆地瞪着她。

戴拉扭着身子，離開了桌子迎上去。

她嚷着道：『詹姆，我愛的，不要這樣看我，我因為聖誕節不買件禮物給你，我是過不下去的，所以把頭髮剪下來賣掉了，牠就會長出來的——你不生氣，對嗎？我不能不這樣。我的頭髮長得分外的快。說「快活的聖誕」呀！詹姆，我們該快活活的。你真不知道怎樣一件好——一件又美麗又好的禮物我給你找來的哩。』

詹姆很艱難地掙出一句話道：『你把頭髮剪掉了嗎？』好像他在最深刻的心理上的追尋之後，還沒有得到這件明顯的事

實的真相。

戴拉道：『剪下來賣掉了。無論怎樣，你不是照樣的愛我嗎？沒有頭髮的我還是我，對嗎？』

詹姆驚異地向屋子四週望。

他差不多像傻子般的問道：『你說你頭髮去了嗎？』

戴拉道：『你不用找。牠被我賣了，我說——賣了也就去了。今兒是聖誕晚，孩子。好好的對我，牠的去就是爲了你。』她忽然變了種嚴重的溫柔，『我頭上的頭髮也許數得清的，可是沒有人能數清我對你的愛情。詹姆，我該把這塊排骨放進去嗎？』

詹姆好像忽然從迷夢中醒過來。他擁抱了他的戴拉。在這

十秒鐘裏，讓我們且用着謹慎嚴察的眼光向屋子裏別方面找不論那件不相干的東西瞪着吧。八元錢一星期或是一百萬一年——有什麼分別？一位算術家或是一個機敏人就會給你個不準確的答辭。馬奇（註三）能送寶貴的禮物，可是這東西卻不在裏邊。這個黑暗的肯定，一會兒就會露出光明了。

詹姆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包裹，往桌上一扔。

他道：『戴拉，別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以為剪髮也好，剃髮也好，洗髮也好，可是沒有一件能叫我減少一些兒愛我女郎的心腸。可是，你解開這包裹來看，就知道我剛纔爲着什麼出神。』

白皙而活潑的手指撕開了帶子和紙。接着就是一聲快活的

出神的尖叫：然後，呀！被一個迅速女性的變態改成了瘋狂般的流淚與悲啼，必需要這百家屋的主人翁立刻引用他各種溫存的手術。

因為那裏放着的是一套髮梳——戴拉在大街的窗前常常膜拜着的那套髮梳。美麗的髮梳，純淨玳瑁的質料，和珍寶的鑲邊——恰配戴在那已經消失了的美髮裏的色調。她知道，牠們是重價的髮梳，她的心一向祇能簡單地對着牠們羨慕而歎息，沒有一點兒佔有的希望，不料現在，牠是她的了，可是該襯着這可羨的寶飾的那一堆頭髮卻又沒有了。

然而她把牠們緊緊地摟在懷裏，最後纔能慢慢地擡起那一隻含淚的眼睛帶着微笑說道：『我的頭髮能長得這樣快的，詹

姆。」

接着戴拉就像隻燒焦了毛片的小貓般跳起來嚷道：「嘎！

嘎！」

詹姆還沒有看見他美麗的禮物哩。她把牠放在攤開的手心上很急切地遞過去，這個沉寂的白金好像閃爍着她光明熱烈的精神的返照。

「不是件好玩意兒嗎，詹姆？我走遍了合城纔找來的。現在你一天總該要看一百遍時候哩。拿你的表給我，看牠繫上這鏈子是怎樣的。」

詹姆却不聽她吩咐，他祇倒身橫在榻上，拿他的手捧住了頭微笑着。

他道：『戴拉，我們扔開聖誕禮物，暫時別講吧。牠們太好了，眼前還用不着哩。我是賣掉了表給你買這套髮梳的。我想你該把那些排骨擱進去了吧。』

你知道，馬奇是一班聰明人——出衆的聰明人——他們是送禮物給馬槽裏的小孩的。就是他們發明了聖誕的餽贈。因爲他們是聰明，那末，他們送出來的禮物當然也是聰明的，也許帶着送重複了可以交換的權利。可是，在這裏，我卻訥訥地把一間百家屋裏兩個傻孩子不相干的故事講給你聽，他們很不聰明地把家庭裏最寶貴的東西相互地犧牲了。然而最後我卻有一句話要對現代的聰明人說，在一切餽贈者裏邊，這兩人卻是最聰明的。一切贈者與受者，能像他們這樣的，也是最聰明的。

不論到那兒他們總是最聰明。他們是馬奇。

(註一)西國高樓大廈，多至幾十層，聚衆雜居，一屋之內，甚至有畫分居住幾百家者。這種房屋，無以名之，名之曰『百家屋』。

(註二)離開紐約不遠的遊藝場。

(註三) 馬奇 (Magi) 是波斯的博學者。耶穌教的聖經上說，在耶穌降生的時候，有三個馬奇跟着天上的明星，來獻禮物給他。這裏邊所說馬槽裏的小孩就是指耶穌。

這篇譯文是根據虛白的，其中有些錯誤之點，已由編者略加改正。附筆。

聖誕老人的傳說

(The Legend of Santa Claus)

濟澤

今年的聖誕雖然還沒有到，但是從我記憶所得，已過了三十多次聖誕，差不多每年聖誕節有聖誕樹還有聖誕老人，我的朋友陳德明先生已經把聖誕樹的故事從英文譯到中文，如今我願意把聖誕老人的傳說介紹給我同胞。

聖誕老人並不是沒有姓名的，他名叫聖尼古拉，生於紀元後三五六年，死於四二六年十二月六日，是小亞細亞人，年幼時便喪了他的父母，但是他得了一筆鉅大的遺產，馬上成爲富人。他年紀雖輕，卻抱了哲學與宗教的眼光去分配他的財富，

他並不自驕自大，在他的祈禱中，他說：『天父啊，這一切的財富都是父的，願父指示我如何支配它。我不知道如何用它，但是父啊，你一定是知道的。』

聖尼古拉把他的遺產一起都用在平民身上，自己卻做了一個無產者，同時，受了人民的愛戴，便被舉做了一個被人尊敬的會督。這是聖尼古拉傳說的輪廓，但是孩子們願意知道聖誕老人如何分東西給人的故事，所以我願意與小朋友講一些關於他的故事。

在馬拉 (MYRA) 城中有許多居民，但是大半是平民，他們的生活差不多與我們中國的平民相同。他們的男孩子要出去做工，他們的女孩子常會被奸商欺騙，被賣作妓女。

住在聖尼古拉鄰近有一家平民，老父親靠借債度日，妻子早死，他有三個女兒，大的約二十歲，小的也有十五六歲。而最美麗的還是第二個女兒，她年紀十八歲，正是青春，這個女兒既聰明而又十分孝順她的父母，她知道她父母的心，所以肯出去爲人洗衣，掙一些錢足以支持家中生計，但是仍不能夠替父親還債。有一次，她的阿姊生病，阿妹又是體弱，父親不知道如何渡過難關，所以二女在惶急中把這情形告訴了聖尼古拉。

老父原是無知識的平民，有壞人來對他說：『你既然無錢，不如把你的大女兒賣了還債。』父親說：『大女兒生了病。』那個壞人說：『那末，不妨把你的第二個女兒出賣，她今年

有多少年紀？」老父說：「她年紀祇有十八歲。」那壞人快樂的說：「正是適當的時期，何不請她出來給我看一看？」那老人便說：「她在外邊做工，須要等晚上方能歸家。」那壞人心急了，就央求那老人請他陪去看一看。老人應允了，當他們去看她時，那十八歲的姑娘感覺到那壞人不是一個君子，所以心中十分的疑懼，但是亦不知道他們的計畫。

那壞人看過了二女以後，十分滿意，所以對那老父說：「很好，你可以不必憂愁了，我情願出一百八十元作你女兒的代價，十元一歲，價值不少，而且可以馬上兌現。」那壞人一壁說，一壁從他的袋中摸出一百八十元錢來交給他。

那老父原是無知的平民，也不十分知道那壞人爲甚麼肯出

一百八十元來購買一個平民的女兒！他一面拿了錢在手中檢查，一面口中說：『我不忍做這不人道的事，因為我愛我的女兒們，尤其是這第二個。』

但是那壞人說：『老人，話說得輕些，你的錢也許要被人劫去。』

這些話被三女聽見了，當二女在黃昏返家的時候，三女把這事的經過告訴了二女。

二女一聽見了這話，就在房中哀哭，並且跪下祈求天父開一條出路，因為如果她被那壞人購去，一生是要落在火坑中。在祈禱中，上帝告訴她說：『女兒，不要哭，起來，去把這事告訴你的鄰舍——尼古拉。』

那女子就揩去眼淚，暗暗出走，把這事告訴尼古拉。

尼古拉對她說：『女子，不要哭，世上有許多這樣的男子，他們專門乘人之危，用金錢來陷害良家的女子，尤其是平民的女子。這是上帝所不喜悅的。你放心去罷。第一，對你的父親說，萬不可拿那壞人的錢；第二，你們的家中從明天起就以興盛起來。』女子相信尼古拉的話，並不要他甚麼擔保，因為上帝在祈禱中已經指示她尼古拉會護庇她的。

那天晚上大約是聖誕前一夜，尼古拉用襪子裝滿了三袋黃金，一袋掛在大女兒的病床上，一袋掛在二女兒的床上，一袋掛在三女兒的床上。掛了以後，尼古拉又在她們的床邊跪下替她們祈禱祝福說：『天父，可憐這三個女孩子，她們都是你自

己的女兒，如今她們在貧窮與無知中，願天父賜福給她們，使她們長大成爲有用的姑娘。也求天父開導她們父親的心，使他生出一個新心，做有用的人。亞們。』

第二天，這三個女孩子睡醒了，卻看見了三隻襪子，並且打開一看像是黃金。她們不知道誰給她們的，但是她們滿心快樂，感謝上帝。最奇怪的大女兒的病已瘥了不少，能夠坐起來了。小女也強壯了不少，歡欣地跳舞着，高唱哈利路亞，榮耀上帝的名。二女心中充滿了感恩的心，反說不出話來，她便跪在地上，感謝上帝說：『父啊，我感謝你，因爲你聽了我的祈求，使我能脫離那壞人的手，不做辱羞的事。』老父看見孩子們都在靜默的祈禱，也跪下來與他們一同祈禱，感謝上帝，上

帝就在那時賜給他一個新的心。

那家就在聖誕那日還清了一切的債務，並且在家中點了紅綠的燈來慶祝我主耶穌的降世。在他們行慶祝典禮時，他們便請尼古拉到他們家中分贈花生米與糖果。

尼古拉看見上帝祝福這一家，使他們如今都忘了以前的愁苦，所以他快樂起來，並且與他們同唱了一首三一頌，讚美上帝、耶穌、與聖靈。

在慶祝的時候，尼古拉講給他們聽耶穌如何降生的故事，生在馬槽裏，馬利亞用慈悲的手撫養耶穌，並且從小就教導他如何讀聖經，與天父親近，做禱告明白上帝的旨意。馬利亞從來不責打她的兒子，她用愛心來教導耶穌。所以耶穌成爲人類

的救主。

這三個女孩子聽見了這番話都流出眼淚，因為她們沒有一個仁慈的母親。尼古拉安慰她們，並且用慈悲的聲音向她們講解，告訴她們說：『上帝是愛，上帝如今與你們同在。』

從那天起，三個孩子都得了一個新的心。她們的老父也不再與壞人爲友了。據古傳所說，這三個女子後來長大都成爲有德有貌的婦女，並且都嫁了很有作爲的丈夫。

她們起初當然不知道那些黃金從何處而來，後來她們年紀長大了，方始知道，那些黃金原來是尼古拉放在她們的牀上的。所以她們就開始對她們自己的女兒講『尼古拉老人如何愛護孩子們，並且會送禮物給她們』的故事。

從此家喻戶曉，人人都知道尼古拉——聖誕老人——他是如何的仁慈，肯爲人們還債，甚而至於能使死人復活，或是託夢給皇帝，叫他不作殘忍害民的事。

他死後六百年時，有人偷了他的遺骸從馬拉（Myra）到意大利，而且英國竟爲他造了五百七十六個禮拜堂，作爲紀念他的地方。如今我一個中國人也感覺到興趣來述說這位古代的聖者，因爲他得了耶穌降生的精神，所以我雖然沒有見過他，確乎相信天地間實在有這麼一個人，願我們年青的男女不但會相信有這麼一個好人，也會在我們的言行中仿效他的仁慈。

聖誕樹的傳說

The Legend of the Christmas Tree

德明譯

孩子們大都看見過聖誕樹，而且有許多人知道樹枝上懸掛禮物的習慣是起源於德國的。可是很少有人聽到過關於這個習慣的起源的故事。這段故事名叫小客人，情節如下：

在一個樹林邊岸的一個小村落裏面而住着一個貧苦的樵夫。他有一子，一女，子名凡倫挺，女名瑪麗。兄妹二人都是非常馴良，極得父母歡心。一個冬天晚上，天氣嚴寒，風雪交作。他們一家四口圍爐而坐，進着晚餐，忽然聽得窗子上有人輕輕的敲着，同時，聽得門外孩子號叫的聲音：『請你們讓我進

來罷！我是一個苦惱的孩子，沒有東西吃，無家可歸。如果你們不讓我進來，我是要凍餓而死了。』

凡倫挺和瑪麗跳起身來，奔出去開門，口中說道：『可憐的小孩子，請進來罷！我們沒有許多東西，可是我們願意把我們所有的分給你。』

那個陌生的孩子跑了進去，在火爐上烘着凍僵的手足，那兩個孩子拿了家中最好的東西給他吃，並且對他說道：『可憐的孩子，你必定很疲倦了，請你在我們的牀上睡吧，我們可以在椅子上過一夜。』

那個外來的孩子說道：『你們這樣殷勤的招待我，我得感謝上帝。』

他們領他們的小客人到臥室中去，把他放在牀上，拿被頭在他身上蓋着，然後自相言語道：『我們真有福氣哩！我們有煖熱的房間和舒服的牀鋪，而這個可憐的孩子是以地爲牀，以天爲帳啊！』

瑪麗和凡倫挺等他們的父母睡了以後，就在火爐旁邊的椅子上躺着，在入睡以前說道：『今夜那個孩子睡在煖熱的被裏，一定是很快樂了。』

瑪麗睡了不少時候就醒了，在她哥哥的耳邊輕輕的說道：『親愛的凡倫挺，醒來罷，聽那窗子下面美妙的音樂。』

凡倫挺睡眼惺忪地側耳聽着。那音樂果然美妙，只聽得歌聲伴着琴聲唱道：

聖嬰，我們歡迎你！

你帶來美妙的琴聲伴和我們的歌唱。

聖嬰，你安安靜靜地睡着，

我們在外面守視。

你所寄宿的人家是有福的，

是人間的樂園，是天堂的門戶。

兄妹二人聽着歌聲，心中充滿了快樂，輕輕的跑到窗前去
看誰在外面。

東方有一縷粉紅色的晨曦，在那亮光裏面，他們兄妹二人

看一羣孩子站在那裏，身披銀袍，手執金琴，他倆看了，十分驚奇，站在那裏出神，後來聽見背後一個輕輕的聲音，回轉身去看，只見面前站着那個外來的孩子，身上披着金衣，鬚曲的頭髮上圍繞着一個光圈，那孩子說道：『我是聖嬰，我週遊天下，攜帶和平與幸福給好孩子們。你們看我可憐，收留着我，並且待我這樣的好，現在我要祝福你們。』

屋子旁邊長着一棵樅樹，那孩子在那樹上折了一根檜枝，插在地上，說道：『這根檜枝會長大成樹，年年開花結實。』說罷，他就倏然不見，同時，天使們的歌聲也隨之停止了，那檜枝長大起來，成爲聖誕樹，每年到聖誕節的時候，樹枝上面掛着蘋果和其他各種菓物。

上面就是德國人講給兒童們聽的聖誕樹的傳說。我們雖然知道那聖嬰現在在天父的身邊很安定的過着生活，不會再到人間來流浪漂泊，可是我們可以從這段故事裏面看到聖經所告訴我們的真理，就是幫助一個在患難中的基督徒孩子，就同爲基督出力一般。

「你們給我最小的朋友所做的事，就同給我做的一般。」

姜生夫子

(丹麥嘉林蜜齊列原著)

夕陽課餘的時候，一羣活活潑潑的兒童們，齊集草場，作捉迷藏的遊戲。前面樹叢裏，隱着一座大屋，屋的尖頂直插雲端，不知者或以爲那座大廈必是誰家侯王的城堡，——內中或許有無數的美女與武士們，杯酒歌樂，倦而作金盤之戲，或許在每星期日，燈燭輝煌，大張盛宴，同一班富家子歡宴。

然而這些乖巧的兒童們，從來不作如是想，從來不作如是觀，因爲他們深知道那是一座極悲慘痛苦的牢獄，他們亦知道在那裏有許多囚犯。每一囚犯住在一個很小的囚洞裏，囚犯平時不能彼此會面談心。雖然在禮拜堂可以會面，但是每人必須

戴着假面具，使得人人不能相見相識。那些天真爛漫的孩子們雖然知道這些事，但是玩心太重，過一些時，都把囚犯的痛苦念頭拋到九霄雲外了。

羅麗子是一個很活潑的小孩，他住在那座牢獄裏。但是他不是犯法而住在那裏；乃是他父親是監獄的廚夫長，所以他們的家也就安插在監獄裏。羅麗子平日知道囚犯吃的是什麼，受的是什麼，穿的是什麼，住的是什麼——他看慣了這些事，亦不以爲希罕，他進進出出，都十分自由。他往往繞前廳，向高紅牆下之腰門走進，進門之後，即刻把腰門緊緊閉着，也並不把這事當作希奇！亦是因爲他還不能感覺着別人的痛苦，——若無人指點，小小孩童如何知曉悲世憐人的事呢？或有時羅麗

子的同學友詢問他的時候，他總是面紅耳赤而默默不語。

羅麗子的母親很不願見此輩牢獄的生活，她想盡方法去避免腦海中這種印象的顯現，每日她把鮮花遮滿窗前；如此，或可暫免去思想那些可憐可怕的囚犯們，他們在鐵窗縫裏呼吸那沉寂的冷氣。她平日刻苦自守，勉力貯蓄幾文，作為他日購置別墅之用。倘能達到這目的，那末，就可以從此脫離這森羅嚴嚴的「活人墓」(Living Cemetery)，因為當時人民稱牢獄為「活人墓」。她每每在睡夢中驚呼而醒，急推醒她的兒女們，因為她恍惚看見戴鬼面具的囚犯爬上短牆橫窗要殺她，所以常常在夜中嚇醒。俗語云：『惡思引惡夢』。但是羅麗子的母親心中並無惡念呀！她生平只往牢獄中走過一次。以後她想起牢

獄中生活的情形，心中還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怖，她真不明白她的丈夫何以能夠有如許膽力與囚犯們終日周旋而不厭倦？她丈夫總是說：『囚犯們都是我的好朋友。』然而她每逢她丈夫說這話的時候，她總是即刻氣憤憤的離開家中，必須等着她丈夫應許另談別種事情的時候，方肯回家。

小孩們是天真爛漫的，他們不知道什麼是世間上最可怕的事，——雖有鱷魚伏河，他們亦肯涉水渡過；雖有巨蛇懸枝，他們亦敢入林嬉戲。因此，鄰近這人間極悲痛的牢獄的兒童們，積之漸久，他們也就習以為常了。偶爾他們看着囚犯的種種生活，雖亦思想，久之，亦隨時忘去，隨時記起，都沒有什麼深深的印象刻在腦筋中。但是天賦人類的思想泉源是活潑的，

湧流的，前進的。雖是隱藏在地中暗流着，然而終有一天湧出地面而滋潤阡陌和田園！

小學生平時極恐怖的事情，就是在囚犯逃出牢獄的時候。他開始聽得捕犯的槍聲拍拍拍拍……沿途口令，警笛齊鳴。兒童們伸頭窗外竊看，見守衛的步卒騎士四出搜尋追捕。那種情形真可怕呀！啊！天下事激動人們印象最深者，當莫過於追捕人犯了！雖在酷暑嚴冬，他們仍踏雪冒暑去捉拿逃犯，直到將逃犯拿住，人心方始回復到甯靜的地位。那唯一的問題，就是：如何懲辦這逃犯。衆目咸注視羅麗子，但是羅兒默默不語，因爲他不知何故，總覺含羞。

牢獄囚犯的痛苦，到底總難深深印入小孩子的心裏，除非

那東方森林中高聳的尖塔突然映現在那班小孩子的眼簾上，或可引起他們暫時一剎那間的回想，然片刻即歸烏有！

小學校裏聘請了一位新教員。他沒有特別的姓名，他們只稱他爲姜生夫子，他有無聖教會的別名，皆不得而知；但沒有人稱呼過他的聖教會名號，只聽見人稱呼他爲姜生夫子。

姜生夫子身體弱小，說話的聲音亦極細微。但是他的語言聲浪實含有極大的魔力，——直如凡亞林琴的細絲柔聲。姜生夫子上課的時候，小孩子們從來沒有在課堂裏睡着過！非但不肯睡覺，並且每次上堂都興趣濃厚的！他們亦不偷寫字句，搓成紙團，互相投擲，又不把頭藏在書桌後大嚼牛油麵包。然而他們是專心聽講，謙恭精細的請問姜生夫子一切疑難的問題！

他對於每人的問題都有極簡明的答覆。他們亦可隨時隨地問他種種事。但有時他搖搖頭說：『我似乎忘記了這件事，必須讓我思量思量。』或有時竟答道：『我不很知道，這是我從來所不知道的；但我必替爾尋找出，或在書本裏去找，或亦可向友人求解答的。』因此，小孩們都很相信姜生夫子，也很喜歡他，因為他們可隨時隨地問他無論什麼問題，他有時能給他們很圓滿的答覆，有時亦不能立刻答覆。他終是很誠實的對待小孩們。

姜生夫子常向兒童們講述古今聖賢的嘉言偉業，他所講的話能夠深深的種在兒童們的心坎裏。他們雖在草場上玩耍的時候，亦記得姜生夫子教訓他們的話。正如鐵鑄的，石刻的，念念不忘，從此可知姜生夫子的人格感化力了！

一日，姜生夫子對兒童們說：「殺人雖是罪惡，卻不是世上最大的罪惡！我以為倘若我們平時意念、言語、行爲、有謀害別人的，或使無辜的鳥獸昆蟲受不應該受的痛苦，那纔是極大真正的罪惡！」小孩們聽了這番話，心裏充滿着驚異希奇。這條新知識好似一座新造成的門，姜生夫子輕輕巧巧把「知識之門」推開，小孩們都在不知不覺間已跨入新知識之境了。當時，衆小孩都明白姜生夫子訓話中的寓意，他們都把頭低下，心裏很難過。因為他們想起平日所做的壞事，這小小的良心告訴他們說：這確比殺人要更惡劣些！因為殺人是人人看得出的罪，那看不出的罪卻時時犯着！姜生夫子又說：「倘若你們明明知道這是善事，而反去做那惡事，那亦是一件罪惡呀！」從

此以後，衆小孩雖有時犯過，但是心裏總不大情願的，而亦悔恨的了不得！

有一天，姜生夫子手抱着一隻又病又瘦而又好啼的小貓來到學校裏。他把貓藏在他的大衣內取煖，復有時用手輕輕撫摩她那瘦小的頭、項、背、尾，然而這貓的身體很骯髒，所以就不很好看。但是姜生夫子還是愛她，並不向小孩子們提起貓的事。他只把這可憐的貓放在大腿上，常常用他的瘦臉頰摩擦貓的頭。衆小孩看看這種光景，亦漸漸把小貓放在心上了。他們復毅然決然的起誓說：『我們誓必醫好這可憐可愛的小貓。』更因爲他們看見姜生夫子一片真摯愛小貓的誠心，就大受感動。因此，他們想像着世上竟有獸類的生命比較人類爲純愛淨美的

哩！

每逢星期休假日，姜生夫子就叫一羣兒童組織遠足會，遊行郊外。但是這遠足會完全讓兒童們自由加入，從不勉強他們的！說也奇怪，衆小孩都是自願的加入這遠足會。

有一天（星期日）的清晨，時在深秋，看黃葉落地片片，脚踏着露泥。既而細雨濛濛，他們仍鼓着勇氣向郊外行去，片刻之間，他們走到了一片大森林。叢林之前，就突立着那座牢獄。羅麗子跑進牢房回家去取一條圍巾的時候，姜生夫子觸眼看見那慘無人道的牢間，就不禁低首悲嘆幾口氣，淚珠盈盈奪目眶而出。衆小孩看見姜生夫子如此哀傷悲痛，口雖不言語，但是他們心裏亦難過，人人都爲姜生夫子靜默數分鐘，——最

後姜生夫子引領他們進入一片松樹林，松樹林的前後左右都無短樹爲掩蔽。他們只看着幾抱大的松樹直立成行，上面蓋着青枝綠葉，下面挺着粗黃大幹，有時候樹根亦常暴露地面，衆小孩看了，就心中大喜！姜生夫子就利用這機會，演講樹木如何生長的故事給孩兒們聽。他說：「這一片大森林，乃是從一握小子粒撒在地面上慢慢長成的。」衆小孩心中明白他的話，但是總覺得這話有幾分新意義。他們又聽姜生夫子說：「這些樹木競存天地間，它們也呼吸空氣，也有思想，終日間爭求和愛的陽光，使身體得暖，正如世上許多貧苦的人們爭求麵包一樣呀！」

忽而姜生夫子悲聲發言道：「現在我們要作一種遊戲。我

們都幻想着把這片大松林當作一座牢獄，我們人人都是囚犯，每人站在自己的牢洞裏。先囚立一小時罷！在這一點鐘之內，誰也不可說話，因為我們既屬囚犯，就不能自由言談的！從現在起，我就拿出錶來記時刻了！」

這是一種新的遊戲，也是很特別的遊戲。濛濛細雨雖已停止多時，但是樹枝上雨水還是點點滴滴的下落。衆兒童各站一樹傍，樹上枝葉被風吹動，冷水落在各人的臉上，寒刺入骨。先前他們還是歡呼笑樂，立着牢洞前（就是每棵大樹前），以後漸漸的笑語消失，都板着臉在那裏站着。他們兩眼齊仰望着姜生夫子拿着鋼錶直立不動。姜生夫子停睛不語，也不說何時何刻作爲起點。

衆小孩感受着姜生夫子潛移默化的能力，都自動的不發一語，因爲他們深深知道這種遊戲是很莊嚴的，是一些不可瀆亂的。這度遠足會的遊行與前大不相同。他們從前曾和別個教員出外遊行，那時小孩子們總是互相忌恨怨毒，打罵爭鬪的。但是這次與姜生夫子的伴遊，不知怎的這樣莊重森嚴，一呼一吸猶如從深井中汲水一樣——冷冷清清！時間豈已停止了迅速的

工作嗎？萬物都寂然不動了嗎？我們站了幾多時呢？吾等莫不是真做了囚犯嗎？他們一面想，一面仍靜立在那裏不動。雖沒有人來約他們，他們也不逃開去。但在寂寞中偶想起往日逃犯的情形，歷歷如在目前——恍如聽得捕犯的鎗聲拍拍……沿途放禁令，警笛齊鳴。守衛的步卒騎兵四出尋搜追捕逃犯……衆

小孩飽受着姜生夫子的訓示，現今他們莫想移動半步。人人注視着他高持時錶的手，他們都靜靜的立在各人的地位，確似真的囚犯一樣！既而層雲薄霧捲捲而來，大地亦漸漸幽暗，蓋黃昏將近，天色更是灰黑，涼氣更是刺骨！

囚犯的寫生，亦確是如斯嗎？

一小時完畢——

衆小孩都同聲嘆口氣，覺得身體自由了！但是他們還是靜立着不動，因為他們還不敢自信已完全恢復真自由。最後，他們齊奔集姜生夫子四圍，有的拿着他的手，有的抱着他的腳，更有的牽着他的衣服，仰着小臉，問他許多古怪的問題。姜生夫子把錶徐徐收入衣袋裏，向衆小孩說：「現在天色將晚，我

們回去罷！老實對你們說，做囚犯固然難受，然而作看守囚犯的人更是不易啊！」

衆小孩從來沒有思想過這些事，他們寂靜了許久，姜生子說：「最難做的是獄吏，因他不能替囚犯們做些什麼。他心裏雖有救他們的心願，但是囚犯總是不相信，奈何？」

又經過長時間的寂寞不語，姜生夫子方啓齒說：「我生平曾知道有位可憐的囚者，身住牢中一十七年，以後生病，死在牢中！諸位小朋友呀，你們心裏作何感想呢？」

羅麗子回家，見慈母手彈鋼琴，口唱新詩。爐上烤着麵包的香氣陣陣撲鼻，桌上大玻璃盤內放着許多蘋果。他又看見父親坐在安樂椅上，口銜着煙斗吸煙，以致煙霧滿室。當時羅麗

子心不自主的走到鋼琴之傍，對他的母親低聲說：「將來兒子長大成人的時候，兒願做一個守牢的人。」

「你說什麼？」他母親怒喝說，「羅兒！你要做一個牢頭禁子麼？與那些戴鬼臉的住在一處麼？那是萬萬不能的呀？」

羅麗子繼續不斷的自言自語說：「將來我長大人了，必去做個守牢的人……」

那一小時的潛勢力在衆兒童的心裏發芽生長，——直等到他們想出一種實際上的計畫去救濟那些囚犯們。然而這種思潮是誰先想出？這事到如今還沒有人知道。或者就是那一小時的默化力，注入衆兒童的心靈中，念念不忘，刻刻不捨，所以纔共同的發生這種善果！

衆小孩把這事告訴了姜生夫子，他只點點頭，好像早已知道了他們的心靈。他們請他即向監獄官聲明一切，或可例外的許他們幫助囚犯一些，然而姜生夫子搖搖頭說：「這是你們的理想，你們必須把它們實現出來。望你們十分的努力前進，若是你們自己十分相信得過，就應該依着你們的信條去實行！」

那時正是聖誕佳節的前兩個月，小學校的兒童——男小孩子們，女小孩子們——聚集一堂，從事討論經濟的問題。因爲凡是做一件事，必須先有充分的經濟——金錢。然而這筆款項又必須用正當的方法得來，所以姜生夫子說：「假定你們用欺詐的方法募捐，最好還是不做善事爲妙！若你們當中有人不誠實，請勿加入，切記切記！」小孩子們聽了姜生夫子的話，回

家後就天天省去吃糖果買玩具的零用，統統儲蓄起來。非但如此，他們還要課外工作，——如替人劈柴，挑運飲料，洗牛奶罐，擦木桶，淨銅盆，——掙些錢來，爲聖誕節的用途。這許多錢都放入一只很大的瓦製儲寶盆內。姜生夫子亦時常蓄錢在學校衣櫥裏。這樣募捐法，無人知道誰捐的最多，誰募的最少，乃是各人盡力去爲罷了！

數日後，羅麗子作一個很簡單的報告云：『現在牢中共有三百一十個囚犯，內中有十七人生了病。』

十二月十五日，小孩們當衆人面前打破儲寶盆，爲要看看錢數夠不夠用，數了幾次，爲數不多。正在這時，門外來了一位小孩子，他把個人私有的儲蓄獻上。後又來了一位小姑娘，

呈上一只小的瓦製儲寶盆，內中有她平日儲蓄的辨士（英國之銅幣）。這時以後，衆小孩們都把私有的積蓄歸爲公有。一時學校內滿佈着熱烈的犧牲精神。他們既有了錢，就即刻動工了，於是買了各種美觀的彩色紙，又買了許多錦旗、胡桃。從今日起，衆小孩都忙得「不亦樂乎」。每日下午課畢後，都在校內作小紙糊的工夫。小姑娘們做了許多白的紅的玫瑰花。他們用細草織成小花籃，更磨光胡桃壳，又把彩旗糊在蘆葦上。又用硬紙做成新球，周圍鑲金邊或銀邊，還有幾個小朋友用泥土做成鳥巢，巢內安放幾個小鳥蛋。此外還做小泥馬、小泥牛、小泥羊，外面繪上彩色。教人看起來，好似活的動物一般。還有些小孩們從舊書剪下各色圖畫，把那些圖畫糊成很美觀的小

匣子。又用薄淨白紙做成許多茶巾飯巾。

聖誕樹共爲三百十棵小松樹。每棵小松柏樹的買價，那個園丁只售二十五辨士，他是半捐半賣的。

後來姜生夫子把他自己儲蓄的錢從錢袋裏倒在書桌上。這錢袋往日爲純黑色，但是已變爲紫黃色，袋面因久歷年月，所以有數處裂開了。姜生夫子向小孩們宣講說：「這錢袋本是屬於那位住在牢內十七年之人的。他在牢中活着的時候，把這錢袋從未放鬆，牢牢的保守了一十七年之久！嗚呼哀哉！」

衆小孩子聽了這些話，亦不願往下追問那人是誰？一陣心酸，不禁熱淚直流在桃紅片片的小嫩頰上。他們還是一面低頭數錢，一面俯首拭淚。

聖誕節之前的主日，衆小孩伴着姜生夫子往本城大商店裏買了許多煙葉、可可糖、杏仁餅、葡萄乾、彩色手帕、信紙信封……又在無意中得着許多聖誕節的詩歌小說，因爲書店的主人翁亦很好善，於是就把他家所有的舊書都送給這班樂善好施的青年友！

衆小孩的父母都大包小包的贈送許多禮物來，內中多半是煎餅、水果、詩歌、小說等等。

羅麗子的父親，一日祕密的將以上諸事告訴一位牢獄佈道牧師，並且請求他作爲全權代表，去與監獄長說情。那監獄長半吞半吐的說：「先生，那是決計不行的；因爲那件事與我們的定章不合；假設如此行，豈不是破壞了牢獄裏的規矩嗎？」

倘若這位牧師那時告訴了羅麗子的父親，他父親必向衆小孩說出的，那末，整整兩個月的計畫豈不完全付之東流嗎？幸得這位牧師向羅麗子的父親一句話也不提起，所以衆小孩都無從知道那事。他們當然亦不知所做的事很難得獄官的同情。如今他們唯一的願望——熱烈的等候聖誕之來。

衆小孩的父母們，無論家中有天大的事，都在聖誕節的前一日，齊往校中參觀那三百餘棵聖誕樹，棵棵隱藏着無限的喜樂。每棵樹上都有明亮的紙星，還有白玫瑰花、紅玫瑰花、白錦旗、紅彩旗、白蠟燭、紅蠟燭，金線銀線的織品。樹枝上又滿掛着書籍、圖畫、糖果、水果、糖餅、信封、胡桃等等的聖誕禮物。又每棵樹上繫着一封信，寫信的人或爲一男小孩，或

是一小姑娘。至於信裏面寫的是什麼，除了寫信人之外，誰也不得而知！或者姜生夫子知道一些，也未可知，因為有些很小的兒童，還不會寫信，或者姜生夫子幫助他們寫了幾封，也未可知哩。

聖誕夜——

禮拜堂的鐘聲鏗鏘，——衝破寂寞的寒冬夜，召喚信主的齊往禮拜堂祈禱。

牢獄裏的禮拜堂鐘聲亦同時響鳴，催迫衆囚犯都到監牢獄禮拜堂去作聖誕禮拜。

小學校門前排列着許多四輪貨車，上面都是那些美麗的聖誕節樹。衆小孩手扶着樹，隨着四輪貨車慢慢的前行，口裏同

聲高唱聖詩。這夜無風無雪，堪稱快樂的聖誕的良夜！

行到牢獄大門時，兒童引繩打鐘，請求監獄長出來說話。

過些時：監獄長出來了，姜生夫子引領着衆孩兒高唱聖誕節詩歌云：『平安的聖誕夜，純潔的聖誕夜……』監獄長連連把頭搖搖，又把手想止住兒童的歌聲。他說：『那決計是辦不到的……』但是衆兒童聲色不動，仍然繼續的口唱聖詩。監獄長亦無可如何！事後，監獄長大大的受本國監獄總督的詰責，責問他何故在聖誕夜特許囚犯們盡歡？監獄長回答說：『職以爲人之所以爲人，因爲他或他是有仁心。那日晚間，假定是總督處在職的地位，想必也如同職的做法。雖然職去位，亦比受良心刻刻擊打的「痛苦」要好些！職死罪，直言犯上，萬乞恩赦』

……
監獄長的話很有道理呀！我們應當牢牢記着的！

聖誕良夜的牢中，衆囚犯各在自己的囚洞裏慶祝聖誕——平安、快樂、欣喜。自他們戴着面具從禮拜堂回牢的時候，覺得氣象更新，他們看見每一個囚房裏有一棵美麗的聖誕樹，囚房門都大大的開放，門內金燭輝煌。又特許衆囚犯自由的來往廊廡間，從這囚房跑到那個囚室，他們彼此參觀各人的聖誕樹和一切禮物，——大家比較誇獎着，但是每人總覺得自己所有的爲最美麗最善良的禮物！

最後的燭光漸熄了，囚房都已關閉，雖在午夜，衆囚犯仍繼續不斷的唱他們幼年唱過的聖詩歌——忘了一切悲哀、痛苦

、惡毒。

夜深了！人靜了！高牆的裏面燈燭熄滅了！牆外有一瘦小的人，翻起他的外套衣領遮着他的下臉，更將帽子朝下戴，遮蓋上臉，繞着牢獄高而且厚的圍牆緩緩伏行。在寂寞的清涼夜氣裏，還時時透出細微的歌聲說：「平安夜，聖嬰夜——」

在黑夜裏，那人緊緊握着兩手舉起來，流淚的說：「我最親愛的慈父呀！孩兒今天謝謝你，懇求你從今而後，心靈平安！」

編者按：這篇譯作是吾友蔣翼振的舊稿，曾在青年友第七卷第十一期發表過，原著者名爲 Kari Minchaelis，原作之題爲 Teacher Jensen，特誌之，並謝吾友蔣先生。

關於聖誕老人的古傳

根據 Grace Hall: Stories of the Saints

聖誕老人名叫聖尼古拉，生於紀元後三五六年，死於四二六年十二月六日。他是敘利亞地方蓬撒拉 panthera 城人，他的父母雖然有錢，却甚熱心聖道，但是沒有兒子，尼古拉的父母用熱淚求神賜他倆一個兒子。後來有天使報佳音，說不久必可得一子，果然不久生了尼古拉。當他生下時，雙手合十，眼睛向着天，似乎像祈禱模樣，差不多延長到二小時。這是奇特的傳說，不一定是事實啊！

在聖誕老人的傳說中，我曾提到尼古拉如何拯救三位妙年女郎，使她們免去羞辱，不至賣身還債。如今我又得到一些資

料，可以作爲吾人在聖誕節講故事給兒童們聽的資料。

現在我要講述關於尼古拉的神蹟。有一年饑荒，尼古拉到外面去視察災情，賑濟災民。他到了一個地方，天已晚了，走到旅店中去休息，同時腹中覺得十分飢餓，於是喚旅店中人備一些膳食。這旅店的主人說：「現在已經沒有了。」尼古拉說：「可以給你些錢。」主人說：「現在災情很重，沒有膳食可以供給旅客。」尼古拉知道這是店主人的狡獪，於是對他說：「這樣，加倍給你些錢。」停了一回，拿出一碟鹹肉，還有麪包等類的東西。尼古拉做了祈禱後，要動手喫了，但是一看這些肉，停止不喫了，看看店主人，再看看碟中的肉，用鼻子嗅嗅，後來再定了睛注視店主人一回，站起身來，連麪包也不喫

了。尼古拉用安靜的態度對店主人說：「這肉的滋味很好，又很香，還有其餘的肉呢？」店主人說：「還有一些肉，安放在地窖裏，你不够嗎？可以再添一些。」尼古拉說：「我要去看。」店主人一聽了他這句話，戰慄不安了，然而見尼古拉很嚴正地迫切要他領看，不敢拒絕，就允許領他去看。尼古拉走到下面去一看，果然見一爿肉。他就在爿肉前做祈禱，頃刻之間神蹟來了！這些肉一塊一塊地從爿肉內跳躍出來，變成三個孩子，投在尼古拉手臂裏。因為這些肉，不是豬、牛、羊、等的肉，却是小孩肉，店主人把孩子殺了，當作豬肉賣的。尼古拉問明這三個孩子的家，就送他們回去。這三個孩子的母親是一個寡婦。這個寡婦正坐在窗前哭，突然之間尼古拉領他們到他們

的母親面前，死而復活，失而復得，這是何等喜悅的事啦。尼古拉知道這位寡婦很貧苦，又給她些錢，安慰了他們之後，就獨自地去了。



Cat. No.
19895